

# 夏潮 論壇 5

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出刊 第一卷·第五期



台灣是否走向軍事統治？

康寧祥的手，康寧祥的酒

十年滄桑話「中」美關係





# 莫把人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五月二十三日，立法院內政、司法及法制聯席會審查選罷法修正案時，黃煌雄委員對其中「自辦政見發表會之期間在先，公辦政見發表會期間在後」的規定，提出強烈批評，認為應予刪除，但為了顧及其他委員可能以「冷卻選民情緒，維持社會治安」的理由，為這項規定護航，他不得不同時提出兩項折衷性主張，一項是「投票日前一天不得舉辦自辦政見會」，一項是「投票日前二天不得舉辦政見會」。

當黃委員委屈求全的提出這些主張時，坐在席上的一位黨外委員搖頭苦笑說：「好可憐，爭民主像是做乞丐一樣！」

是的，在台灣，爭民主就像做乞丐。執政的國民黨把所有爭求民主政治的人，視同叫化子一般對待，它將自己置為高高在上的主子，嚴峻對待民主的抗爭者，祇有在逼不得已的時候，才會施捨一點給乞求者。

民主淪為乞求型態，絕非歷來的民主運動者骨頭太軟，姿態太低，更不是因為他們不求自立

，不謀生機，而是執政黨强行壟斷絕大多數政治資源，強制控制所有政治機器，而且以絕對支配者的姿態與作風，悍然抗拒權力均沾、國是公斷的要求，所有法律規章與制度設施的建立，莫不以其利益為絕對優先考慮，祇要有損其權力的保衛與擴張，有利於政治的開放與公平，均一概強橫排斥。

同時，對於所有學術界、政治界、文化界和傳播界的各類異議者，均以赤類、黑類對待之，極盡壓制與排除的能事，對於據理力爭者，更是以軍法、以匪諜、以牢獄繩之。甚至在其制定憲法過程中，竟以「民意代表應超然獨立於民意之外」的荒謬說辭，悍然拒絕民意，强行貫徹其黨意，粉碎一切不符己意的主張。

在經濟民生的大政方針上，執政黨同樣壟斷了決策權與分配權，嚴厲禁止人民群眾自主性的抗爭性、協商性的爭取活動，將階級或團體之間自發性、有機性的互動協商過程徹底壓抑，代之以操縱性、強制性的分配過程，決斷一切基本事



# 民當乞丐

宜，支配各種經濟利益，牢牢掌握各類經濟活動者或營生活動者的利益與命運，而且刻意偏袒強者，抑制弱者，任憑己意安排配置。

這種封閉性的價值權成分配系統，基本上是一種「祇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局面，所有不屬於該店股東或員工的人，對於店務都毫無置喙的餘地，不管你是如何有理，無論你的姿態如何高強，你都無從影響大局，而必定由其心意做定奪；萬一它高抬貴手，順應民情，立即被當做德政或恩寵來歌頌。

由於國民黨排他性的壟斷著決策權與分配權，因此民主政治體系下的許多天經地義的基本自由與權利，卻被無情的剝奪，民主運動者歷經幾十年的爭取與要求，有的甚至飽受牢獄之苦、家破之災，也都一無所得。

例如：憲法明訂人民有結社自由，國民黨偏偏來個「黨禁」；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國民黨偏偏來個「報禁」；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罷工權，國民黨偏偏用戒嚴法來禁止；憲

法明文規定人民有身體自由非經法院判決不得限制，國民黨偏偏以違警罰法來行使拘留權；憲法明文規定人民不受軍法審判，國民黨不但以戒嚴法來對人民行使軍法審判，而且意圖制定「社會秩序維護法」來擴大軍法的行使範圍。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是人民理應享有而無可割棄的權利，國民黨却都強制剝奪，使人民變成抗爭者與乞求者，而且是抗爭無力，乞求無門。

人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要求，飽經挫折而不改其志，主要乃是因為珍惜現有體制，不願輕言破壞。但是，人民的耐心終究是有限度的，執政黨不可將人民的忍耐視為馴服；人民長久保持低姿態是會造成酸痛的，執政者不可將人民的低姿態視為軟弱可欺。當人民不再有耐心繼續爭求，而將姿態昇高，甚至另謀其他出路時，其後果將是不可想像的。



《社論》莫把人民當乞丐.....	封面裡
《讀者之頁》.....	4
《每月評論》台灣是否走向軍事統治.....	6
—王昇調職有感	
黨外的台灣史為誰服務？	
不患寡而患不均	
台灣礦工命運歹！	

## 政治經濟

康寧祥的手，康寧祥的酒 / 上爵.....	9
—「八十年代」與季錫斌和解有感	
國防預算如何審查？ / 陳莫愁.....	13
台大當局的反動作風 / 青青.....	14
《議會走廊》	
● 表決部隊暗渡陳倉.....	16
● 總司令也給騙了？	
● 「人帳」也是個陷阱	
● 黨外大反撲	
● 維新變法已陷窘境	
● 第三類接觸與標準答案	
● 得地利之便，市黨部指揮若定	
● 審查預算出亂子，六人小組前途不妙	
● 李敖罵蘇南成，議會乘機調侃	
● 許水德是「好人，壞市長」	
● 柯珠美哭鬧議壇，為警察護航	
● 蔡明耀耍猴鬧議壇	
● 蔡明耀語言失態，女議員追算舊帳	
《國會風光》風雨中的寧靜 / 曉民.....	22
「台紙」大肚廠歇業風波始末 / 洪鯤.....	23
只准資方停工，不准勞工罷工 / 黑手仔.....	27
《華人世界》	
● 香港「新華社」換馬內幕.....	29
● 過渡一九九七，許家屯來港掌舵	
● 中共統戰新招—提名外國人入政協	
● 六屆人代開鑼之後的中共新政局	
● 朱光潛、錢穆久別重逢	
● 華人文學在美國	
十年滄桑話「中」、美關係 / 奧森柏格 / 著・李日章 / 譯.....	33
富國與貧國的月亮 / 江迅.....	42
—論「第三世界人才外流」：以台灣為個案	
《特訊》中華雜誌竟遭查禁 / 孔貞明.....	64

## 世界之窗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潛望鏡》●泰國政局波瀾洶湧 ..... 48

- 不結盟運動高峰會議之後的檢討
- 天主教會對保守政策之抨擊
- 蘇聯已進入安德洛波夫時期

金大中談美國必須改變對韓政策 / 金大中 / 演講 · 謝一塵 / 整理 ..... 52

日本消費社會的形成(續完) / 尤田充 / 著 · 金劍 / 譯 ..... 56

愛與戰爭(二) / 愛德瓦多 · 加林諾 / 撰 · 林海波 / 譯 ..... 58

——來自拉丁美洲的呼聲

歷史與思潮

黨外不應抱人家大腿 / 陳寧 ..... 63

——與潘立夫先生論西化問題

後藤新平的殖民政策 / 陳逢源 ..... 65

《歷史小品》請勿認賊作父 / 吳健民 ..... 66

文藝

布烈希特與當代戲劇 / 林南友 ..... 67

——從文化大學演出「四川的好女人」談起

以詩紀念「五四」 / 編輯部 ..... 70

反抗庸俗 走向人民 / 石懷池 ..... 47

——詩人節紀感

遠方 / 林華洲 ..... 74

回歸偉大的韻文傳統 / 編輯部 ..... 76

——林華洲訪談錄

公書短訊

／編輯部 ..... 79

發行人 / 柯水源  
 社長 / 黃溪南  
 總編輯 / 蘇逸凡  
 執行編輯 / 鍾喬  
 法律顧問 / 江鵬堅 · 湯金全  
 廣告顧問 / 進步廣告小組  
 編輯部 / 台北郵政第29-247號信箱  
 電話：(02)9151887 ·

劃撥帳號 / 555202 黃溪南  
 零售 / 國內每册新台幣50元 國外每册美金2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12期500元 半年6期28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30元  
 亞太地區美金26元  
 港澳地區美金20元

印刷所 / 翔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640巷30號

發行所 / 台北市泰順街59巷10弄12號4樓  
 北美洲代表 / 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J. 07932  
 U.S.A.

美西聯絡處 / 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 104  
 Berkeley Ca. 94704  
 U. S. 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台北總經銷：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9245210

各地經銷處：  
 自強書局 電話：(032)224807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英華書局 電話：(037)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花蓮文具店 電話：(038)322941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海外訂戶請注意！支票  
 抬頭請寫 夏潮論壇社

本社啓



# 注意！國民黨的法統們 又在動歪腦筋了！



官方遴派議員，是「君主國」組織上議院的手段，是滿清御制「資政院」的模式，是獨裁家朴正熙偽裝俯順民意的詭計。但是國民黨的法統們却想用這辦法來解決中華民國的法統問題。大家扯下他們「民主法統」的假面具！大家唾棄他們！

## 扯下法統的假面具

是「雜牌代表」、是「逃難代表」、是「貴族代表」、是「官選代表」、是「遞補代表」、是「舞弊代表」、是「落選代表」、是「絕食代表」、是「抬棺代表」、是「酒家代表」、是「漢奸代表」……湊成國民黨的「國會法統」。

他們是在「黨派分配」是在國民黨「黨內鬪」是在一場鬧劇、是在一團迷霧中跑出來的怪物。沒有幾個是民選的。

不甘被迷霧迷惑，不甘被鬧劇愚弄，不甘燒香供奉雜牌法統、漢奸法統的台灣人民，到博觀來！

## 博觀叢書②要目：

- 一、老而不退謂之賊
  1. 酒家法統
  2. 棺材法統
  3. 漢奸法統
- 二、法統論
  1. 法統論
  2. 權力鬪爭下的立監兩院
  3. 他們有多老
  4. 法統地圖漆黑一片
  5. 俺是當然代表
- 三、法統流浪記



尤宏·林濁水 / 編著  
劉一德·章學倉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1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7元 / 亞洲美金5元 / 港澳港幣25元 (存書不多，欲購請從速。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五本以上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電話：9144333

# 買新“夏潮” 基金會 典藏 不要忘了買舊“夏潮”

敬請珍惜民國67年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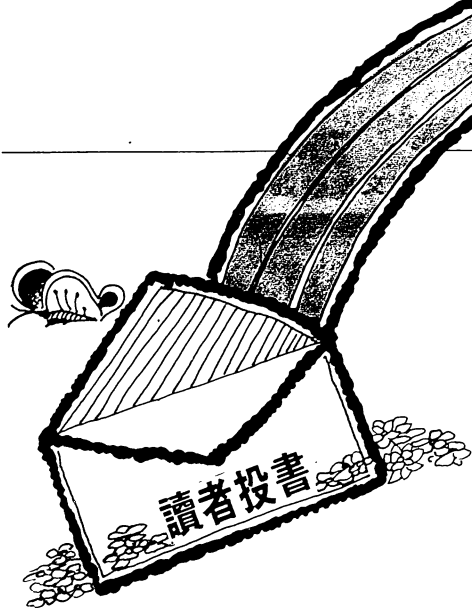
當您翻開這一本中斷了四年，爾後復出的“新夏潮”，請您不要忘了四年前“舊夏潮”波瀾壯闊的一年，就是那一年，文學界掀起了空前激烈、燦爛的大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就是那一年，黨外開始了行動上的大聯合，就是那一年，中美斷交突然宣佈了，也就是那一年，新人輩出、洶湧澎湃的大選舉，中途停止了……而“舊夏潮”也就在那一年停刊了……。

“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第四卷中華民國67年1月~6月  
第五卷中華民國67年7月~12月

要目：

1. 鄉土文學論戰——  
王文興教授談鄉土文學的功與過  
論鄉土經濟與鄉土文學  
胡秋原論王文興 nonsense in sense  
中國人立場之復歸
2. 論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  
諍言給「聯合報」副刊  
為大老板服務的報紙
3. 黨外民主運動大採訪——  
訪問康寧祥、蘇南成、康水木、余登發、黃順興、陳鼓應、周滄淵、張德銘……。67年大選選情分析  
黨外民主餐會報導

—— 懷念舊“夏潮”，支持新“夏潮” ——



## 請還台灣史本來面目！

編輯先生：

敝人在大學讀的是歷史系，對台灣史曾下過一番功夫，畢業後，仍時時涉獵台灣史料與著作，自信對台灣史的了解，尚不致離譜。近來黨外雜誌紛紛刊載談台灣史的文章，但拜讀之下，發覺頗多令人不敢苟同的論調。對一些錯誤的說法，貴刊間亦刊登過辨正的文章，但仍嫌著力過少，深盼貴刊能繼續以嚴謹的態度、堅實的證據，還台灣史本來面目，以免錯誤的歷史認識，流毒肆虐於大眾。

敬頌

編安

台中 王鴻文

## 台灣比金馬還前線！

編輯先生：

據報載，五月廿五日凌晨，兩名留有鬍子的可疑青年，企圖以暴力奪取桃園大園國小附近部隊衛兵的M十六自動步槍，結果遭衛兵擊退。這項消息發佈之前幾天，據台中的朋友走告，最近台中縣某一軍事訓練單位，同樣有兩名衛兵遭歹徒攻擊，結果衛兵被打死，兩支M十六步槍遺失。

「M十六步槍」在蘇俊模等人越獄逃亡，又遭捕獲歸案之後，已成了大街小巷最熱門的話題。如今，某銷路廣大的週刊爲了促進銷路，竟大

談此殺傷力極強的武器，可想而知，其結果將會引發更多不法之徒劫槍的動機。檢查單位一向對言論界「明察秋毫」，不知是否注意到此週刊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的言論？又，過去當兵的人最怕在金、馬海防線上站崗被大陸派來的水鬼摸哨，如今前方無戰事，反而在台灣島內的軍事單位日益成爲暴徒攻擊的對象，這種「前綫」往內移的現象，已完全暴露了台灣治安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的政府一向強調「安定」、「和諧」，現在可真是拿出魄力來整頓「治安」問題了！我們小民將拭目以待！

台中縣民 敬上

## 有案可破絕非可喜之事

編輯先生：

沙鹿劫鈔案蘇俊模等人，經過數十天的逃亡後落網。因爲他們的落網又查出游榮佳、陳坤火涉嫌搶劫世華銀行，並提供四百萬元贓款供蘇俊模等人越獄之用。案情曲折起伏，轟動一時。

社會上正納悶這四百多萬元逃亡費流到什麼人口袋中去的時候，台中看守所管理員陳大慶懸樑自盡，抖出多少獄中黑幕，也難怪作奸犯科的人會有恃無恐。反正有辦法的人，獄外獄中都有辦法。

以前國民黨一直有意無意說黨外在擾亂社會秩序。現在總不能說造成罪犯有恃無恐的獄政也是黨外主持的，動不動就查禁黨外雜誌，却從未聽過任何執掌法務的主管，因爲獄政的腐敗引咎辭職。老百姓在憲法上明文的「罷免權」，對促進官老爺的責任感，沒有一點意義。

報首的社會新聞記者群，則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找給警察搽脂抹粉的機會。幾個重大刑案的破獲，基層警員自有一定的辛勞，但有形的獎金已逾七百萬元（幾達被劫款項的二分之一），無形的獎章孫院長，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已經頒發。

有案可破絕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尤其重大刑案爲社會秩序燃起的紅燈，絕不致因刑案偵破而消失。警官們慶功，記者們起鬨之後，是大家冷靜檢討的時候了。

檢討絕不是以法律爲對象，以爲立個「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就足以遏阻 犯罪，天下太平。

十九世紀一位法國律師戴魯士說的好：『當社會受着愚昧支配，人心混亂不安定的時候，法律就日益增多。人們把一切都寄託在立法上，每一新的法律又是新的錯誤，他們總不斷地向法律要求那些只能由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教育與風俗狀態來解決的東西。』

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今天既不能追究行政上的責任，若能因幾個重大刑案的偵破而引起當道對社會風氣的重視，未必不是社會之福。無奈只見報紙錦上添花，官員彈冠相慶。陳大慶懸樑自盡及一個審議中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唉！唉！

讀者 陳鵬上

## 老兵的悲哀與無奈

編輯先生：

文中這位老兵是我在軍中認識的同志，卅八年跟隨國民政府來台。寫下這個故事，希望能喚醒社會大眾注意老兵的問題。

剛退休沒好久，對老同事老朋友時有懷念！一個星期天上午去看老同事楊龍翔兄，一進門就

看見楊太太在宅子裡洗衣服，她看到我進來就擦乾了手，去倒杯茶，我接茶杯時順便問了聲：

「龍翔兄呢？」

楊太太：「還在睡！」

我：「那……昨天胃病又發了」龍翔兄患胃病已有好多年了。

楊太太：「哭了一夜！」

我：「爲了……」

楊太太：「又想家了！」

一句話幾個字，我聽了後淚如泉湧般自眼眶奔流。

我：「他時常這樣子。」？帶些悲聲！

楊太太：「不，偶然，第一次發見是我第二個孩子出生沒好久的一個夜裡，我被啜泣聲驚醒，發見他啜泣的很厲害枕頭都濕了，我問他那裡不舒服，問東問西他都說沒有，後來我問得急了，他噴出了兩個字：「想家」我讓他乾脆大哭一場比較會好些，他說怕把孩子哭醒，怕鄰居聽了誤會，我是本省人，這些情感平常我是領會不到的，那一天他那一面啜泣，斷斷續續的話，他表現的是多麼悲哀，多麼無奈！」

夏潮  
愛  
大家

## 夏潮徵求贊助性榮譽會員

“夏潮”又出刊了，  
開始了再一次的漫長新征，  
在這坎坷艱辛的征途上，  
夏潮需要您——  
需要您的精神鼓勵與財務支持。

只要您——  
捐贈五千元(海外朋友美金二百元)，  
您就成爲夏潮的榮譽會員，  
您就可以成爲夏潮的永久性訂戶，  
更是夏潮的永恒之友。

榮譽會員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大家  
愛  
夏潮



## 台灣是否走向軍事統治

——王昇調職有感

● 陳正雄

王昇從抗戰時期在贛南追隨蔣經國總統，一直到台灣協助建立政戰系統，因為其忠貞和幹練而深獲蔣經國的賞識和信任。自從李煥失勢之後，以其寵信而權大，因而予以一般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印象，但如果因此認定王昇可以掌握軍權、或整個政工系統均以王為馬首是瞻，甚而以此推斷某些敏感性的決策或行動是出諸王一人意志，則不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了。

首先我們要指出，政戰系統因為負責軍方思想教育 and 思想考核工作，對於軍方的人事有建議權，因而有它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是它也正如中國古代的監軍，雖然在名義上、建制上屬於軍方（國防部），事實上它是政權核心派於軍中監督、制衡軍方的。因此，政工和軍方雖然都屬於國防部，却是兩個平行的系統，政工系統對於軍方有考核權，却絕無指揮權；由此可知，過去王昇雖然在政工系統有很大的權威，但不可能掌握全部軍權的。再說，以國民黨在台灣卅多年來的統治情況來看，總統不只名義上統領三軍，前總統蔣介石和現任總統蔣經國，也有充份的實力統御軍方。以兩位蔣總統的威望，再加上政工系統的存在，台灣因而沒有出現權傾一時，甚而可以「取而代之」的大軍頭，這也是台灣卅多年來，政局穩定的一大因素。

根據上述的理解，當正統軍人出身的許歷農上將取代王昇的總政戰部主任一職時，某些人因此以為是軍方抬頭的推論，也是有待商榷的。要知道，目前政工系統的功能不止在軍中，而且也

已經普及於整個台灣社會。對於台灣社會各種勢力，政工體系也一樣發揮監督和制衡的作用，其敏感、細緻和無孔不入，已如人體的淋巴組織，可以說是統治集團為了因應台灣情勢和有效統治，而發展出來的建制。因此，政工體系的保守作風，是整個統治集團體質的展現，任何主其事者都只能「在其位而謀其職。」因此，許歷農上將的就任總政戰部主任，頂多可以預期，以其過去在軍中的聲望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做軍方的工作時會較為順利而已。政工體系的性質及功能既如前述，就不可能因許上將的上任，而將軍方體系和政工體系混為一體，甚而政工體系為軍方所完全掌握；再退一萬步說，目前台灣也沒有一位軍頭其勢力大到可以併吞政工體系。由此也可以推斷，一個由軍方直接領導的軍事政府，在台灣是不太可能出現的。執政的權力核心結構會有什麼樣的異動？未來的權力中心集團是趨向民主、還是更趨向保守？

王昇調職之後，關於人事方面，非到黨大會召開是不會明朗化的，但是不管未來人事如何異動，國民黨政權的核心集團，仍是黨、政、軍、特和財閥幾股勢力的組合，而任何的異動均要講求各股勢力間的均衡。只要蔣經國總統在位一天，以其威望是可以維持這種均衡的。但是從近二年種種跡象看來，蔣總統可能鑑於自己年事已高，已逐漸地在培養一個集體領導班子，既言集體領導，便不容任何個人勢力過度的膨脹，也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王昇的調職，至於其未來動向也要在黨大會召開時才會明朗。

至於政局的發展，從種種跡象看來，權力核心集團顯然有日趨保守化的傾向。由於經濟蕭條帶來大量破產和高失業率，因而造成的道德敗壞和治安問題，已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再加上外交困局和政治異己份子的挑戰，遂有擬議中的「國家安全法」、「社會安寧秩序維護法」，以及去年通過的「緊急逮捕權」，正審查中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特別法的制定。這些帶有軍事管制性質的特別法，明顯破壞了民、刑訴訟諸大法所內涵的憲法精神，有識之士均憂慮，一旦這些特別法制定完成，即使解除戒嚴，台灣雖沒有軍事統治之名，也將有軍事統治之實。



## 黨外的台灣史爲誰服務？

● 陳宏明

近年來黨外雜誌刮起一陣怪風：大談特談台灣史，而幾乎每談必錯，每談必毆踢台灣人的先輩，不惜替帝國主義塗抹脂粉，甚而認賊作父。這真是令人納悶之至！

許多黨外人士喜歡標榜愛台灣，常常強調台灣人的尊嚴，時時哀鳴台灣人是被壓迫者，並高談要從台灣人的立場看台灣史。可是，在幾個主要的黨外雜誌上，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樣的台灣史呢？胡說「日本人始終未壓制台語」者有之，歌頌「後藤新平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有之，讚嘆「日本人行軍法審判，建立了合理的制度者」亦有之。事實果真如這些文章所言，豈不是日本天皇英明睿智、皇恩浩蕩而台灣抗日先輩不知好歹，有罪當誅？既哀鳴本身是被壓迫者，卻又謳歌殖民統治者，這是曠古未有的；既強調台灣人的尊嚴，卻又不惜侮辱先輩，爲壓迫者掩飾罪

行，這也是曠古所未有的。如果這就是從台灣人的立場寫出的台灣史，那這樣的台灣人是什麼品質的台灣人？我們不忍說出「台灣人民自有公斷」。

這些荒謬絕倫的台灣史是如何產生的呢？朝好的地方想，可以歸諸知識不足、認識不清以致自毀立場。這些文章充分暴露了作者對台灣史既無知而又大膽妄作，所寫的東西一點也經不起理論的分析與史料的檢證（編者按：請參看本刊第三期及本期各文）。一般未涉獵台灣史料的讀者，一不小心即會遭受誤導，既經誤導則遑論什麼振起台灣人的尊嚴，恐將陷於奴隸心態而不自知，其於台灣人民有害無益，至爲顯然！然而，我們又知道，這些作者寫台灣史絕不是做學術研究，而是另有目的，我們也知道這幾個黨外雜誌也絕不是純爲推廣台灣史研究而登這些文章，同樣是別有目的。這些文章的觀點既非站在被殖民、被壓迫人民的立場寫的，那麼寫出、登出這些戕害台灣人民心靈的文章到底是爲誰服務？

## 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無忌

從李斯科始作俑持槍搶劫土銀，這一年來，接二連三發生了搶劫郵局、信用合作社、運鈔車、銀行的重大案子。一向自詡「治安良好」的行政當局在手足無措之餘，祭出了「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企圖藉嚴刑峻法，搜盡天下兵器。以爲從此可以禁絕武器，歹徒行凶作案亦將從此絕跡。

其實這是本末倒置的作法。如果歹徒是因爲有了槍械才起盜心，這個作法是可取的，如果盜心之起另有原因，這個作法就未免太幼稚了。

鑑於色情、賭博禁不勝禁，可想槍械也是禁不勝禁的。歹徒槍械無法禁絕，而善良百姓被繳械，手無寸鐵，歹徒更是無所顧忌，爲所欲爲了。警力無法禁絕槍械，良民爲了自衛，應該有權擁有槍械以爲對抗。現在槍械不容許製造、販賣、運輸、持有（要判重刑），則「槍械條例」豈不是變成了助盜爲虐嗎？

事實上槍械只是犯罪的工具而已，無犯罪之

心，則雖一槍在手，亦不至於行凶作惡。有犯罪之心，雖手無寸鐵，也必會想盡辦法去購買、偷竊、搶奪、製造。

盜賊之行起於盜心，而盜心又起於什麼呢？依我的看法，有三個原因：

一、貧窮：所謂「飢寒起盜心」，吃不飽、穿不暖的時候，爲了生存不得不搶奪。

二、淫欲：李斯科供承其犯罪的動機是「看不慣社會上奢侈靡爛的風氣」。奢侈靡爛的風氣引誘意志薄弱的人覬覦之心。正當的方法無法得到，爲了滿足淫欲，不得不出諸暴力搶奪。

三、不均：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貧均富都不會導致盜賊四起，只有不均之貧、不均之富才是盜賊四起的真正原因。

解決盜賊凶殺的問題只有從平均財富著手，人民安居樂業，還有誰會行凶作惡呢？

盜賊和娼妓一樣是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基本的溫飽是必要的，要溫飽就要社會政策配合，社會政策又要配合社會教育。當局不此之圖，竟採取嚴刑峻法，搜天下兵器之下策。這除了製造許多冤獄之外，是絕對沒有什麼效果的。

## 台灣礦工命運歹！

● 陳屏

在經濟不景氣的年代，政府如果不能確保勞動者的生存條件，再如何高喊「勞工神聖」，也都是多餘的廢話。俗語說，「工字不出頭，出頭就入土」，用它來形容今日台灣的礦工命運是再恰當不過了！

繼全省三大煤礦之一的台陽文山煤礦發生勞資糾紛後，瑞芳新拓煤礦又因不堪虧損，於五月四日宣佈停工，惟因積欠工資一百餘萬元，嚴重影響礦工生活，工人代表謝河鏞等四處陳情，要求該礦先行設法償付，目前尚無有效的解決辦法。

又台灣肥料公司所屬台北縣汐止木南煤礦，因今年一月至四月營運虧損達一千五百萬元，乃片面下令減產一半。惟該礦礦工係依量計酬，收入因而劇減至一萬元左右，使靠煤礦為生的工人大為恐慌，曾聯名向有關單位陳情要求調處，也無結果。

另據報載，雙溪鄉牡丹坑村民，大部份都是礦工，有因患矽病長期住院治療者，因原來投保的礦場關閉，被迫退保，礦工無法取得勞保門診單，被拒醫院門外，鄉代表吳金忠呼籲勞保局及上級有關單位，重視礦工的權益，並應加以改善。

前面所舉事實，均相繼發生在近月內，而且「有幸」見諸報端、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至於全省一百八十多處礦坑中，因經營不善倒閉，造成工人失業，或因欠工資、停工、減低工資、遣散等問題造成糾紛者，却因部份機關為粉飾太平、塑造「勞資和諧」的假象，將之掩蓋、壓抑下去，而不管那群匍匐在地層下營生的礦工，在失業邊緣掙扎、苟延殘喘！

惡心而論，今天所有煤礦業者都有其經營的苦衷，一來碰到連續幾年的經濟衰退，二來受到澳洲、南非進口廉價煤的壓力，以致於競銷不過、做著賠本生意，三來又不見有關方面採取適當調節與保護措施。

但是，我們認為，礦業主沒有權利因經營不善

而置礦工生存於不顧。過去，在景氣輝煌的時代，煤礦大發利市，有哪一位礦業主能感激礦工的辛苦、而給予較優沃的酬勞？如今，經濟萎縮了，動輒停工或減產，甚至把礦坑盤讓，從不考慮礦工轉礦並非易事，更不顧他們的死活！礦業主可以予取予求，礦工難道就只有永遠處於被欺凌、被損害的地位嗎？

誰說「礦工的血淚流不盡」？目前台灣地區的礦工，連同他們的家眷加起來，約十萬人以上。如果年復一年，任憑礦業主的欺凌，而政府也「無力」加以改善，台灣礦工的血淚非但會枯盡，可能將來連「礦工」這兩個字也會消失在這個社會上！

寄語有關單位，不能再漠視礦工的生存權益了！儘管礦業主一味以自己的「利潤」為着眼，把礦工視為「地上殘渣」而恣意蹂躪；但礦工也是人，人就有他求生存的權利，政府有義務給予相當程度的保障，否則，礦工要這個政府幹嘛？

### ● 小啓 ●

本社自五月十日  
遷到新址

電話改為：(02) 915 1887  
914 2941

敬請繼續支持、指教！

夏潮論壇社敬啓



# 康寧祥的手，康寧祥的酒

—「八十年代」與季錫斌和解有感 ■上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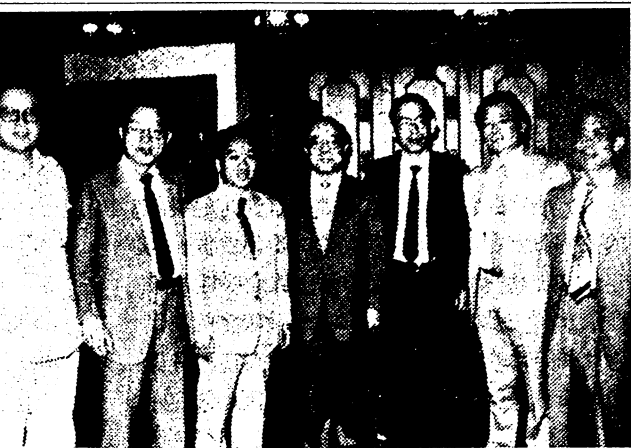
## 康寧祥的手伸得太快了！

「孤獨者向他走來的人，太快地伸手，握手。對於許多人你不應伸手，只應給之以巴掌，而且我希望你的掌上多有鈎爪。」——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康寧祥和季錫斌雙方在和解共同聲明書簽名。

參與和解的人士，由左至右：翟宗泉、鍾榮吉、康寧祥、季錫斌、王清波、張俊雄、陳廷棟。



五月十六日晚間所發生康寧祥與季錫斌（高雄市警察局長）為「八十年代」誹謗案，康向季「和解」、「道歉」一事，已在黨外引起非常廣泛的議論。在各報上，我們看到康寧祥的手與季錫斌握得多麼「熱絡」，我們看到康寧祥與季錫斌「杯酒言歡」的肉麻兮兮場面……，凡此種種，都不能不令人想到尼采上面的那段話。康寧祥對向他走來的季錫斌，未免手伸得太快，握得太緊了！這還不打緊，這件誹謗案康寧祥不但沒有給季錫斌一巴掌，反而自打嘴巴，自行繳械。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後果影響，不但值得黨外注意，更值得所有的黨外人士深刻檢討康寧祥的行為模式及其政客路線。

## 康寧祥為何放水？

五月廿八日上市的「前進」週刊中，有李敖所寫「放別人水與放自己水」一文，他說：「康寧祥在去年放水一次（出賣黨外，在杯葛事件上放水）；今年又放水一次（出賣黨外，在取消臨時條款上放水），這兩次放水，放的都是別人的水，可是『八十年代』這一次，放的却是自己的水了。」李敖說的沒錯，但是他在文中並無提及康寧祥為何放自己人的水，筆者願就所知在此加以評述。

當初季錫斌對康寧祥提出告訴時，康的確是一反「常態」，不但擺出要拼到底的架勢，而且聽說康還想藉此擴大、誇張「八十年代」系統被國民黨「迫害」的意象。但是天下事就是那麼蹊蹺，那麼無奇不有，五月十七日各報却突然出現康寧祥與季錫斌「撤回告訴·握手言歡」的新聞，這使得黨外內部甚至是社會大眾，聞者莫不為之側目！何以康寧祥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便由「前倨」變成「後恭」？便由打算放手一搏變成

「放水」？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指出，其原因大概有如下述：

(1)當康打算大幹一場時，高雄市幾個「在位」的黨外也紛紛表示支持，有人答應幫康收集季錫斌的資料，有人答應從市議會夾攻。但是收集證據一事虎頭蛇尾，不了了之，而在議會居然有某黨外議員勸季錫斌和康和解。如此一來，康認為：在法庭上沒有勝算，一下便失去了鬥志。

(2)季錫斌在控告「八十年代」誹謗後，即不斷發動耳語攻勢，說一定要對謝明達（「八十年代」執行編輯）及林詠山（「八十年代」發行經理）二人追究法律刑責，因為謝明達為了保護「三信·黨部·派系」一文的作者，不惜在庭上承擔一切責任；而林詠山則涉嫌促使已被查禁的該期「八十年代」廣流市面。據了解季錫斌已掌握到高雄市一些經銷商的送貨單的影印本，決心要循諸法律，嚴辦林經理。因而種下了康想和解的前因。

(3)據了解，季錫斌控告「八十年代」誹謗後，高雄地檢處前後寄函傳訊該刊的相關人員，其次數多達二十幾次，「八十」方面僅出庭幾次，季錫斌便放耳語說「八十」拒不出庭，法院要拘提謝明達和林詠山，據了解，這個耳語也對康產生了影響。

(4)康寧祥擔心萬一季錫斌告「八十年代」誹謗勝訴，會嚴重影響他的年底選舉，甚至是他的政治前途；因此在「防微杜漸」的考慮下，只好主動擺出低姿態與季錫斌和解、道歉。

(5)康寧祥從去年至今不斷被批評，尤其近一個月「批康」的週期性併發症又重新發作；康一方面要準備年底選舉，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處理來自黨外的批評，這種腹背受敵、多面夾攻的苦境，多少促使康想早日結束與季錫斌之間的「糾纏」。

## 該放火的，却又變成放水的！

以上五點對康寧祥不利的因素，基本上可以說是促成康寧祥再度放水的主要因素，問題是事情的發展真會是他所想像的那麼壞嗎？

據傳在康寧祥與季錫斌和解之前，他曾與「八十年代」內部人員討論和不和解的各種利弊得

失，該刊總編司馬文武曾提醒康寧祥「和解」的不良後果，結果其意見並未受採納，據了解，康當時之所以堅持和解，最主要還是怕纏訟下去，會使他分心，無法全心照顧他年底的競選。許多黨外朋友剛開始都看好康季之戰，莫不為康的「放火」而喝采，認為這下康既可恢復名譽，即使被判刑也可贏得社會大眾的同情和支持，可以說是將壞事變好事，但沒想到康又習慣性放水；損人不利己誠然令人浩嘆！

不過，在這樁事情上，康的困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看法和處理的態度卻值得商榷。首先，不與季錫斌和解、不向他道歉，真的會影響到康年底的選舉，甚至是個人的政治前途嗎？如果是，那康寧祥豈不是像「紙老虎」，經不起那麼一丁點的風吹雨打？如果不是，那麼康寧祥為何要以「和解」、「道歉」來自取其辱？

其次，雖然中國古話說「必也，無訟乎」，高雄地檢處紛至沓來的傳訊，固然是困擾，但不應難倒康。因為康做為黨外重要的一份子應該力爭到底的，是社會正義及言論自由，而不是個人的明哲保身，此種分際應該是很清楚的。既然如此，為何季錫斌用一點小小的事件，就能壓出康寧祥的「致歉」、壓出康寧祥「與事實不符」的聲明、壓出康寧祥「對此深表遺憾」的簽字？

第三，季錫斌當初要對「八十年代」林經理追究法律刑責，這件事康寧祥當然不能不特加注意，到底保護自己的屬下，無論就情、理、法三方面來說，都是應該做到的。然而前面所提到林經理的刑責，了解台灣法政問題的人都清楚：頂多只是易科罰金而已，坐牢還是說不上的；因此康寧祥也就大可不必緊張兮兮、本末倒置、該放火的卻又變成放水的！

## 康寧祥何以面對黨外

其實康寧祥這次「放自己水」事件，一般關心的黨外朋友多忽略了一項事實：季錫斌告「八十年代」誹謗一案，乃出諸季氏個人自發性的報復行為，而不是什麼國民黨當局「政策性的決定」，此從季氏的性格，高雄地檢處檢察官江明蒼及高雄市黨部對告康寧祥一案頗為困擾，而且一再希望他們和解一事來看，就很清楚。季錫斌個



人雖然目前任職高雄市警察局長，然而他在地方上的風評不佳，不但常被黨內外的市議員在議堂上砲轟，甚至也常被新聞記者在報上公然修理。另外據了解，由於季錫斌在高雄市頗不得志，心胸鬱悶，他隨時都可能有找人「吵架」的衝動，此番也算是康寧祥觸了霉頭，不幸遇上季錫斌一口咬住他不放，搞得他「好慘」！李敖在「前進」第九期中說：「『八十年代』被控所謂誹謗案，顯然是國民黨的一着棋、一着狠棋。國民黨顯然看到了康寧祥不是在壓力下有種的人，因此它製造壓力，使康寧祥因不敢應戰而放水，給黨外出醜、給黨外好看。」筆者與李敖有不太相同的看法，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是因季錫斌個人的驕矜所致，而不是國民黨政策性的「一着狠棋」。

不過，李敖倒說出了一項真理：「康寧祥不是在壓力下有種的人」，這是相當深刻、犀利的見解。康寧祥這次臨陣「放水」事件發生後，筆者認為康最直接傷害的人有兩位，一位是謝明達，另一位是「八十年代」的辯護律師張俊雄，怎麼說呢？執行編輯謝明達是此次事件第一個被傳訊的證人，他的鐵肩幾乎承擔起所有的責任，今年四月四日當他出庭作證時，有以下的對話：

檢查官問：「八十年代」雜誌，對於來稿是如何處理？其責任如何劃分？

謝明達答覆：社論稿必須由發行人看過後，始行付梓。重要稿件必須送到總編輯處看過，才能付梓。一般文稿，只要執行編輯審核後，便可付梓，而「三信·黨部·派系」一文屬於一般稿件，所以，由他自己（謝明達）看過後，便交付梓。

康寧祥這次「放自己水」事件，可能謝明達要抱怨並且無法諒解了，想當初他為誹謗事在庭上仗義執言，冒坐牢的危險亦在所不惜，如今康竟為了個人利害之考慮，私下與季氏「擺平」，甚至突然公然擺出違背黨外立場的「致歉」、「與事實不符」、「對此深表遺憾」，這不是出賣朋友又是什麼？康寧祥未免太「宋江」了點！

再就張俊雄律師這方面來說。康寧祥當初是自己找上門，要張俊雄作他的「八十年代」辯護的，張律師剛接這個案子時，聽說是「精神抖擻，鬥志高昂」。據可靠來源說，康想和解，早

已和張俊雄商討，而且還和張律師及「八十」的編輯們共同擬出一份和解聲明書。據說，其中立場穩當，不失黨外的立場和面子，無奈季錫斌方面不接受；而季方也曾擬出一份共同聲明，康方面也覺得不能接受，就這樣，這樁和解似乎觸了礁。但是五月十六日晚上張律師應老康之邀赴季錫斌之約，在杯酒交歡之際，康却突然拿出張律師不曾見過的和解聲明書來，聲稱和解已達成。張律師被康那麼突如其來一耍、凌空一招，被蒙騙、調戲的尷尬之情亦是可想而知。台北有一位律師曾就此事感慨說到：「我幹了二十幾年律師，第一次聽到當事人私下決定道歉、和解，而當辯護律師的人竟然毫不知情，這真是天方夜譚，怪事！」其實張律師並非不知情，只是半途被放鴿子！了解康寧祥的人都知道他本來就是「放水大王」，見利可以忘義，為了避禍更可以出賣同一條戰線上的朋友，那不是什麼「天方夜譚」，它根本是康寧祥慣有的行為模式！

## 康寧祥開創惡例，後患無窮！

康寧祥這次對季錫斌的「和解」、「道歉」，不但是開創了黨外爭取言論自由的惡例，而且造成了許多令人擔憂的後遺症，筆者願在此提醒康寧祥，也算是給他一個警訊：

(一)「八十年代」月刊過去標榜自己是「新聞中的新聞，政論中的政論」，觀其一貫內容，在台灣的黨外刊物中的確也當之無愧，「八十年代」在言論市場上有它一定的權威。然而，這次康寧祥對季錫斌「涉嫌」與三信勾結一事，不但沒有事先查證自己的刊物報導是否屬實，也沒有與作者、編者事先溝通、查證，便自打嘴巴，一口咬定「報導不實」，此舉真不知置「八十年代」所有編者與作者何地？此例一開，「八十年代」過去那麼多的文章，真不知教人如何相信它的客觀性及權威性？甚至是現在還出版的「亞洲人」、「暖流」，往後又教人如何不懷疑它的新聞、評論是否可靠？康寧祥此舉不但傷了他的部下，也傷了他視為命根子的雜誌，可說是損人不利己！

(二)對黨外而言，康寧祥這次開了政論刊物「放水」的惡例，只有加重黨外日後所面臨的壓力

及負擔。讀者及選民們難道不會問：黨外人士不合作的抗議精神在那裏？黨外人士是否都像康寧祥那種「兩面三刀」的言行不一？黨外雜誌的言論客觀性及立場靠得住嗎？康寧祥真的做得太絕了，連黨外稀少的活路都要把它阻塞！

(二)對國民黨而言，這次康寧祥的妥協放水，無異是他們的一大勝利，小小一個季錫斌就能把「黨外領袖」康寧祥吃定，以後對付其他的黨外人士，豈不是也可如法泡製？黨外黨外，到底還剩有多少硬骨頭？黨外黨外，豈不就此被國民黨看扁了？

以前有一位親近康寧祥的黨外朋友說：「康寧祥的 bus（公車）真不好搭，因為你根本弄不清楚什麼時候可以上車、什麼時候該下車！」筆者雖然不管他何時上車、何時下車，因為那是「小康之家」的事，但是我及廣大的黨外支持者卻非常在意康寧祥是不是在開民主倒車。這次康寧祥與季錫斌緊握著的那隻手，與季錫斌肉麻「言歡」的那杯酒，根本是黨外的莫大侮辱，所有的黨外人士怎能對此視若無睹！？怎能就這樣輕易地放過康寧祥一馬！？

一九八三、五、廿九

##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 文季

## 第二期出刊了！

七十年代初，《文季》是前進的民族文學光榮的旗手，無論在創作上、理論建設上，都作出了具有文學思想史上重大意義的貢獻。

今天，《文季》所有的老同仁再度聚合起來，決心同年輕一代新銳的文學工作者一道，為鄉土文學論戰後台灣文學的建設，作勤勞、謙虛的努力。

歡迎訂閱：

全年國內 450 元

港澳水運 14 美元

航空 21 美元

亞洲大洋洲航空 24 美元

歐美水運 16 美元

航空 28 美元

施 叔 / 二零年代左翼文藝理論的發展

許南村 / 試論吳晟的詩

黃春明 / 大餅(小說)

張衡眉 / 彎刀蘭花左輪槍(小說)

李衛南 / Made in Taiwan R.O.C.

社 址：台北市木柵指南路 2 段  
45 巷 24 弄 18 號 2 樓

電 話：7001080~1  
郵撥帳號：577000

# 國防預算如何審查？

陳莫愁

「我們的國防預算是如何審查的？」這恐怕是三十餘年來，全國民眾從未思及的問題，一來國防機密諱莫如深，傳播媒體幾乎從來不報導，二來立法院每年審查中央總預算時，對於國防預算部分，厚厚一疊預算書來不及從頭到尾翻一遍（甯說仔細審查了），便在一片附和聲中，悉數通過了。因為立委諸公有個十分堅固的邏輯推論：「國防是為保障全民安全，為了反攻大業，因此國防預算不可刪，不然就是不愛國！」

為了「愛國」，三十餘年來，沒人敢在國防預算上動它一根汗毛！

但是這則「愛國鐵律」，卻在去年審查七十二年度中央總預算時，被蘇秋鎮委員開了刀，他在一千四百億的國防預算中，刪減了一百萬元的營造經費；這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三十餘年來，國防經費預算首次被刪減。因此，即使是一千四百億中的一百萬元，仍使執政黨及輿論界受到相當大的震撼。

據悉，當蘇秋鎮刪減預算時，黨籍立委蕭瑞徵、黃志達曾「附和建議」，為此，國民黨中央黨部曾一度欲開除二人黨籍，以為懲戒，後來因恐招來輿論，遂不了了之。由此亦可見，國民黨對

於「國防預算不可動」的觀念之根深蒂固，及對刪減國防預算一事的震怒！

歷年來，由於國防預算被列為最高機密，因此審查國防預算的程序與一般不同。曾經參加國防審查委員會的許榮淑描述說，每次審查國防預算時，審查委員全部滿在一間房子裡，然後由國防部當場「分發」預算書，隨即開始進行審查，預算書厚達數百頁，立委們來不及從頭翻到尾，便又收回去，然後預算悉數通過，審查時間前後不到半小時。

不過這種現象，自七十一年度開始稍有改進，現在國防部會在審查前三天，將預算書送達審查委員手中，並且審查時間也長達一星期左右了。有些立委表示，自蘇秋鎮開了國防部一刀之後，可以預料的，國防預算安全過關的時代業已結束。

至於刪減國防預算即是不愛國的邏輯，說來是很荒謬的，因為在一個民主政治體制裡，國防軍事僅是政府組織中的一個部門，不應享有任何特權，更不應超乎民意機構的監督之外。何況愛國也不一定是由槍管彈藥鞏固起來的！

亞洲國家國防費用及兵力比較

亞洲國家	國防費用			兵力人數		每千平方公里軍人數	佔政府預算%	通貨膨脹%	單位軍人所需軍費(美元/人)
	總額(億美元)	每國民分擔(美元)	佔平均國民所得%	萬人	每千國民軍人數				
日本	90	75	0.9	24.1	2.1	648	5.2	5	37,344
中共	110	12	5-8.5	400.0	4.4	365	13-15	15	2,750
台灣	1980-81: 29.8 1981-82: 35	170 200	8-9.5	60	34	13.910	44.8 40	20	4,970 5,830
南韓	36	95	6	60	15.7	6095	37	16-40	6,000



# 台大當局的反動作風

● 青青

在台灣、國民黨的勢力就像隻八爪大鱷魚，任何一個領域，任何一個角落，都會被它那帶有吸盤的烏爪緊緊的抓住。一旦摸不著，抓不牢，這隻大鱷魚就會亂吐墨汁，亂抓一通、直到又被它全盤抓住為止。對社會各個領域是如此，對校園亦不例外，尤其是大學校園，而國民黨對大學中的台灣大學興趣更是特別濃厚。

「台灣大學」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樣，簡直就是台灣所有大學的縮影和象徵、稍微有一點風吹草動，立刻會引起社會各界的注意，當然，更引起國民黨的重視。這所大學的校園在沈寂了多年後，突然在去年九月開學不久掀起了一股要求把代聯會主席（學生代表聯合會主席）選舉改為普選的狂潮，整個學期使得台大當局手忙腳亂、如臨大敵，先是查封率先鼓吹普選的「大學論壇社」，繼則處罰領頭推動的學生劉一德和賴勁麟。一切國民黨用來對付黨外的手腕、全部搬到校園裡重演一遍。台大當局以為這是他們的家務事，別人管不著，但是大學是為全社會開辦的，不是為國民黨開辦的，台大當局的作風馬上引起所有黨外刊物的聲討。

從此以後，國民黨在台大的控制機器——訓導處，就在校園中放風聲說「某些學生和黨外勢力掛鉤」製造恐怖氣氛、嚇唬學生，好像學生都是他們餵養的奴才，不能有絲毫自覺的行動，否則一定是被人「利用」了，至於國民黨自己在校園中搞黨團活動，成天發動學生做這個或幹那個，則被說成是「愛護青年」、「作育青年」。

但是學生畢竟不是白痴，他們有眼會看，有耳會聽，還有大腦會思想。自從普選事件之後，台大校園再也不得安寧——雖然它在校門口安放了大大的一個「靜」字。很多老台大說這是台大這麼多年來最不平靜的一年。

普選事件的餘波一直在台大學生的口耳之間迴盪，到了這個學期，台大幾個不以郊遊烤肉跳

舞為宗旨的社團，如全校性的「大學新聞社」、法學院的「法言社」、醫學院的「醫訊社」、都積極的投身學生自治運動，「大學論壇社」也在今年四月間恢復活動。但是這些社團的活動不斷受到校方千方百計的刁難和壓制，一會兒下令停刊，一會兒要求改組，要不就是由國民黨中央青工會或文工會以及其他見不得人的單位派人與這些學生個別「溝通」、或集體宴請吃飯「交換意見」。但不管是「溝通」也好，「交換意見」也好，每個學生都曉得所有這些名堂的實質意義就是「威脅」和「恐嚇」。更無聊而可笑的是，國民黨前不久授意台大訓導當局在校園公然散發偽造的傳單說：「中共撥款廿萬元美金，要在台大搞學運」，而且繪聲繪影的散播耳語說這筆錢已經送進了台大校園。有一個學生曾當面向青工會的人質問此事，得到的回答是：「不無這種可能！」從這名黨棍的答話裏，就可知道青年人在國民黨的眼中差不多就和三歲小孩一樣的好欺騙。

國民黨在堂堂高等學府幹了一連串這種小鼻子小眼睛的拙劣勾當之後，最近又在台大學生改選代聯會主席的選舉活動上動手腳，耍花樣。國民黨要求台大當局對代聯會主席的改選活動作如下的規定：①非學生代表不得登記競選代聯會主席②候選人不得散發傳單，不得私辦政見發表會③候選人的宣傳海報只能張貼八十張，而且只能使用校方發給的海報紙④候選人不准設置助講員⑤公辦政見會只准辦四場，場地只准容納五十人，而且必須憑學生證入場旁聽⑥每位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時間每次限定廿分鐘，在場聽眾不准提出質詢⑦有投票權者限定為具有學生代表資格的人（學生代表共計二百二十四人）。

在普選事件之後，台大當局在國民黨的控制下，不僅排除了代聯會主席普選的可能性，而且制定出了比國民黨用來對付黨外的「選舉罷免法」更為嚴苛的選舉規定。雖然如此，台大的幾個

積極社團仍然推出政治系二年級學生代表吳瑑人出馬競選代聯會主席。吳瑑人的登記競選，使得國民黨和台大當局頓時慌了手脚，因為往年的代聯會主席選舉，通常都是國民黨份子在一人競選情況下草草收場，甚至有時無人願意競選，必須勞動黨出面「徵召」。自從去年九月的普選風潮之後，氣氛不同了，台大校園中出現自發的「黨外」了。吳瑑人確實被台大當局當作「黨外人士」看待，為了他的出馬競選，國民黨這次竟一口氣提名三名學生競選，這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國民黨在台大的秘密社團「覺民社」的成員。另一位是台大歷史系二年級的職業學生，此生乃二度進台大，第一次就讀台大數學系時即曾因亂打某社團的小報告而名聞全校，此次代聯會主席改選竟亦插上一腿，料其任務不外是「攪局」而已，但最後當選者却不一定會如國民黨所盤算的。我們相信吳瑑人在台大學生普遍而強烈的要求自治的趨勢下，必會贏得二百二十四票中的多數票，這是對台大學生自覺程度的一次考驗，也是我們站在社會大眾的立場對台大學生的一點期許。

至於對台大當局，我們要說一句話：國家拿了人民的納稅錢辦大學，是要大學為人民教育出一批有思想，有勇氣改造社會的人出來；沒有一個人民會希望大學只為國民黨訓練出一窩自私、無知的順民！

## 哲學經濟學

侯立朝／著

四〇〇頁／二〇〇元

這本書寫作的的方法與中外經濟學家都不相同，它以簡單的五個模型，解釋了古典經濟學、馬克斯經濟學、暴力經濟學、現代經濟學、民生經濟學，和第三種經濟學的新思考，是散文式的不是數學式的，所以很容易懂，而且充備了道德的感性，章章令你感動！

出版：楓城出版社 郵撥：104063號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13號

## 笑話集

### ● 搾汁大師功夫

一位自稱練成了「搾汁功」的「拳師」當眾表演「搾汁功」。他手裏拿著一只柳丁，只這麼一捏，柳丁汁就滴嗒滴嗒的滴下來，剎那間柳丁就被搾乾了。

群眾高聲喝采：

「好！好——」

這時群眾中有一人走出來，說：

「換個柚子，看你有沒有辦法。」

拳師自信滿滿地找來一只大柚子，雙手緊抱著猛擠，可是使勁擠了半天，只見他滿臉通紅，青筋暴起，一滴也擠不出來。

於是群眾紛紛不平。

「你是那裏學的驚腳功夫啊？」

拳師垂頭喪氣地說：

「我是無師自通啊，只因幹了多年稅務員，領悟了搾汁技巧。」

「難怪你只會搾小的，不會搾大的，難怪，難怪。」

### ● 放屁的習慣

張三從廁所出來，馬上又急急忙忙地進廁所。

李四大惑不解的問道：

「你拉肚子了？為什麼剛出來又進去了。」

「不，第二次是進去放屁。」

「怪了，放屁還要進廁所，有屁就放嘛。」

「你不知道，這是戒嚴時期，不能有屁就放。三十年來我早已養成這個習慣了。」

「你走開一點不就行了嗎？」

「廁所裏不怕別人聽到，最安全。」

### ● 不能習慣

一位三十而立的青年聽一位黨外擁護者高談「戒嚴法」剝奪基本人權，非趕快解除戒嚴不可。

青年面露憂色，期期以為不可，說：

「戒嚴法千萬不能解除，我一生下就過著戒嚴的日子，忽然解除戒嚴，我會不習慣的呀！」



## 立法院

### 表決部隊暗渡陳倉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立法經過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荒唐可笑、最曲折離奇的案例。到底怎麼荒唐、又怎麼離奇呢？

一本案在委員會討論了四次，花了廿四小時的時間，到最後審查時竟然在七分鐘內通過了全部十四個條文。

二通過了的法案送到院會討論時，竟然又決議所有實質條文全部保留。

報紙上說審查會在卅分鐘內通過所有條文，事實上審查會一開始時需要宣讀條文，真正審查時只花了七分鐘。據蘇秋鎮委員說，當時他沒料到條文會通過的這麼神速。所以在宣讀條文時，蘇委員離席去拿教育部長的施政報告，等他回到審查會時，只聽得立委黨部書記長周慕文一一表決部隊的總司令在會場上高喊「無異議通過，散會！散會！」蘇委員一踏進門，聽得一聲哄堂大笑。

這真是荒唐之至。「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內容紊亂了整個刑法體系，刑罰極重，效果可疑。天下那有無故販賣、運輸槍枝比殺人罪刑還重的法？那有不經許可販賣、運輸獵槍、空氣槍就可以判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在討論階段時早經黨內外有良知的立委所反對，等到公布通過，輿論譁然，紛紛口誅筆伐。至此表決部隊才知不妙，於是到了院會紛紛陣前倒戈，以表清白，因此才創下所有實質條文全部保留的記錄。

在審查會快速通過本案時，根本沒有時間讓反對的立委表示「保留發言權」，所以到了院會

時都喪失了反對的權利。蘇秋鎮在院會說本案條文制定太草率時，被黨籍立委張鴻學模了一頓，說：「草率？蘇委員也是審查會的一員啊！」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

據說本案由內政部擬定之後，便直接送立法院審議，並沒經國民黨中常委的認可。在審議過程中，也有人積極的在催生。大家都被一個人當成了傀儡。

所以當第一次院會時楊寶琳抱怨說「立委黨部書記長」周慕文還沒等她整理好審查報告，就漏夜派人到她家去取報告，並要求吳延環排入議程。楊寶琳在院會公開說：「本席實在很懷疑好像有人故意在作弄這個案子。」（幼鵬）

### 總司令也給騙了？

選罷法草案第四十五條關於競選活動期限有一項規定說：「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為十五天。」

十五天對於監察委員來說也許太長了些，反正省議員就那麼幾個，三天也就夠了。再說，暗中請託、買票已經成了風氣，就算一天也不會嫌太短。

可是對於國代、立委來說，選民動輒數百萬，選區最大者遍及全省，休說十五天，就算加一倍——卅天都不會嫌太長。

不過我們的立委受選民之託在立法院立法，未必考慮到整個社會的利益。俗語說得好：「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所以既得利益者為了保障私利，不可能立一個與自己利益相違背的法。那麼立一個有利於自己的法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於是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裡醞釀著一個修正案，主張把十五天修改為十天。發動這個議案的是黨籍立委饒穎奇。

縮短競選期限對於饒穎奇有什麼好處嗎？當然有。期限越短，對於初出茅廬的候選人來說，越沒有機會和選民接觸，越不容易讓選民了解自己，所以是非常不利的。相反的，對於現職委員、代表來說，知名度早已打出來，競選活動期限越短，既省經費，又省體力，以逸待勞，何樂不為。



所以饒顯奇一聲高呼，黨內增額立委便積極響應。饒顯奇當然也向黨外立委「溝通」。不過黨外的心中總算還有民主的包袱，這個包袱可謂任重道遠，沒有民主就連黨外也無法生存了。所以除了許哲男被「溝通」了之外，都「溝不通」。

不過饒顯奇却找立委黨部書記長周慕文，誣稱：「黨內外增額委員都同意了」，請求在審查會把這個修正案提出。沒料到黨外立委在討論時却紛紛反對縮短期限，指責主張縮短的人太自私。饒顯奇噤若寒蟬，倒是許哲男喪失立場，惱羞成怒，拍桌子高喊：「堅決否認我有私心。」

周慕文知道自己受騙了，也很生氣，所以在審查會決議時高喊：「無異議通過！」總算可憐的十五天選舉拜拜保住了壽命。（幼鵬）

## 「入帳」也是個陷阱

選罷法關於競選資金的數目規定了一個上限，條文中列出了一個公式，依現在的幣值計算起來，大約是四百萬元。違者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極重。

此外，競選經費須有專人作帳，並於選職結束卅日內向選委會申報收支結算。違者處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款。

這是一條很可笑的法律，如果存心超額支出，只要不記帳，罰款即可解決。可是如果規規矩矩記帳，就會自找麻煩。

不過，一萬元雖是小數目，如果現在正在院會審查的「戡亂時期罰金罰鍰裁判費提高標準條例」通過的話，罰鍰可以提高十倍，那就是十萬元，對於窮黨外來說，也是一項大數目。

問題最大的關鍵是在執法不公。康寧祥說出他的顧慮，如果收支非記帳不可，那麼如果有人捐款給黨外，稅捐處馬上就會派人去查帳，老百姓怕查帳就不敢捐，老百姓不捐助，黨外的財路就斷了。

所以看似平庸的條文，也暗藏玄機，厲害的很。

另外，競選經費到底包括些什麼項目？民政司長居伯均在接受質詢時說，依四十六條競選活

動項目再加上雜支，可以有七項。這中間不包括交際費。

可是光是這七項實在用不到四百萬，誠如黃煌雄所指出的，競選活動最大的支出不在這七項之內。黃煌雄賣個關子，不說出來。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是請宴和賄選。

賄選是黨內的特權，黨外競選請個便當就很奢侈了。可是請便當既然不包括在七項之內，那就是賄選。

這是一個陷阱！屆時情治單位派個幾十人來吃便當，你入帳了沒有？沒有。好，罰鍰。有，好，賄選，人證，物證俱在，法網難逃。

蘇秋鎮作結論說：「吃虧的還是黨外！」  
（幼鵬）

## 黨外大反撲

法律條文語意含糊，執法又不公，不只法律形同具文，更成為統治者整肅異己的工具。所以立法權即使民主化，如果立委的學識不豐、經驗不足，讓一些表面冠冕堂皇，實際暗藏玄機的法條通過，立委本身都不免作法自斃、禍患無窮。選罷法修正草案四十五條之二關於競選資金來源問題，規定候選人不得接受「外國團體、法人及個人」的捐助。

問題是「外國」的定義是什麼？是華僑？還是外國籍？

有位立委指出，僑委會一向把在國外而有中國血統的人稱為華僑（不管是否有中國籍），因而鬧出把李光耀當僑領的笑話來；而國內富貴之家，甚至立委之中，却有不少人有雙重國籍。可知，不管「外國」指的是華僑或外國籍，問題都很大。

假如有人捐款給你，你不知道他有雙重國籍，你一接受下來，被逮住了，那麼以後上法庭，在證人席上，他也可以被視為外國人，好了！這一下就違反選罷法第八十八條罰則，可以判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當選無效！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陷阱。

所以黨外對這一條作激烈爭論，要求澄清。不過這一條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維

● 議會走廊 ●

護主權完整，所以黨外除了要求明確定義之外，沒有反對的理由。

黨外不但不反對，相反的，就防止金錢不當介入選舉問題，提出七個修正條文，要求規定候選人不得接受與政府及公營事業有關的公司、法人團體及連續三年虧損之私人或公司的捐助，不管是不是外國籍。此修正案由蘇秋鎮動議，費希平、張德銘、黃天福、許榮淑連署。

這一條對於黨籍候選人來說，是一把奪命刀，這一刀可能把他們的財源整個切斷了。

黨外這個反撲，造成黨內的大恐慌。所以當五月廿三日審查時，就發動了「表決部隊」。早上出席人數只有廿名左右，到了下午表決時突然增加到了卅四名。

表決結果，可想而知，修正條文全軍覆沒，至於原草案條文則照案通過。（幼鵬）

省議會

維新變法已陷窘境

五月二十日下午，台灣省議會秘書處發出特急件公函，臨時通知「研究發展暨諮詢小組」全體成員說：「預定翌（廿一日）在台北召開的第二次小組委員會議，暫停舉行」。

研究發展暨諮詢制度係新任議長高育仁上台以後，所推出的「維新變法三把火」之一，其目的是要「強化議事功能，對政策性及專業性重大案件，延攬專業者參與研究，提供參考意見，並備諮詢」。

這項創新制度，本已獲得大會通過，並已組成研究發展暨諮詢委員會，且在七十二、七十三年度預算內，經編有經費支應。

省議會研究發展暨諮詢小組共由二十六位委員組成，成員包括三類：(1)正副議長、(2)六個委員會召集人、(3)各委員會分別聘請三位專家學者共十八人。

十八位專家學者之中，屬於技術性部門的並未引起非議，遭致詬責的是民政、教育委員會的成員。尤其是江玉靜、謝瑞智、馮滬祥三位，更

是讓黨外議員無法滿意——他們的心態趨向保守，而且有「御用學者」的成份在內，對於亟待變革中的省議會，他們被認為「難以提供貢獻」。

正因為這份名單未盡令人滿意，而且未經大會通過即予聘用，終於導致黨內外議員的群起杯葛，使得第二次會議的舉行陷於「渺茫不可期」的地步。（黃林）

台北市議會

第三類接觸與標準答案

說到「溝通」這件事，市政府與黨籍議員的溝通，是透過市黨部的第二類接觸，至於與無黨籍議員的溝通，就完全來自市政府官員面對面的第三類接觸了。

因此，每逢無黨籍議員「吵鬧不休」時，主席總會適時宣佈休息，於是官員們急忙從被質詢台上，抱著一疊資料，又是打躬，又是作揖的跑到議員席上，忙著進行溝通了。而就在這個時候，我們會聽到一些不同於站在被質詢台上的答覆，通常這才是真正的「標準答案」；譬如五月廿六日下午，建設局長汪彝中與林正杰議員有如下的一段溝通對話：

林：買萬國車這事，究竟是誰的主意？……是不是林洋港？

汪：這個……我怎麼能這樣說呢？

林：這有什麼不可以？到時候我問你是不是林洋港，你只要答「是」就好啦！

汪：……（苦笑）。

對話裡的「萬國車」，係台北市公車處購買車輛的一個廠牌，據悉，萬國車的性能不佳，且不適合台北市路況，但當年林洋港任台北市長時却極力爭取購買該廠牌，且於議會拍胸脯保證萬國車不會有問題！但是那時買進的一百輛萬國車中，已有四十輛報廢了，其餘亦是故障頻繁。但是，對於林洋港留下的爛攤子，汪彝中不能在台上明說，只有台下求情了。（陳云）

## 得地利之便，市黨部指揮若定

一些神經過敏的「觀察家」，對於台北市議會與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一牆之隔，頗有微詞認為是國民黨蓄意控制議會的「陽謀」。當然，對於這兩座建築興建的先後次序，觀察家們無暇考證，但是台北市黨部緊臨著議會，確實有它奧妙的地方。

由於地理位置的巧妙關係，市議會內發生的幾凡芝麻綠豆小事，均鉅細靡遺的透過一雙無形的眼睛，傳至市黨部裡。因此，當一件重要議案討論時，只要那位黨籍議員，言論稍為離了譜，市黨部馬上有了反應，還未等議員發言完畢坐下來，他桌上的電話鈴聲就響了，那是來自「隔壁」的遙控指揮，接完電話，任他議員大人先有天大的意見，從此也會「安安靜靜」；若再胡言亂語，過沒一會兒，這位議員先生便會「失蹤」，至於失蹤到那裡去？請諸君自行留意。

有時候市黨部為針對無黨籍議員的言論，發動反擊，便召集黨籍議員，給予「政策性」的指示，其效率之神速也使人讚嘆不已，前五分鐘無黨籍議員剛質詢完畢，後五分鐘黨籍議員便能十分有組織、有系統、有政策的慷慨激昂的給予還擊，而且出招之漂亮絕不下於無黨籍議員；這些都歸功於市黨部與市議會的地利之便！（陳云）

### 基隆市議會

## 審查預算出亂子 六人小組前途不妙

本屆基隆市議會敗位新人表現可圈可點，尤其是國民黨籍的陳陽仁、李堃南、張興華和許財利，他們四位和老議員王子樵和陳正太結成聯合陣線，在議壇上言之有物，而且富正義感、守原則，他們六位由於炮火猛烈，不但經常震懾官員，而且更是護航派議員的剋星，再加上黨外議員李信志經常的邊敲鼓或者跟進，使得這屆基隆

市議會經常出現唇槍舌劍，交戰得不可開交的緊張場面。這次審查預算便在不斷出現火爆場面時出了亂子。

話說去年議會不但刪了四千多萬元的預算，而且立下了一讀被刪之後不得再恢復的「兇例」，因此這次審查預算，特別叫官員們緊張。果然，甚不得民心的稅捐處又被大刪一把，在其後審查，也同樣不得民心的警察局在得到風聲之後，第二天立即出動所有各級主管出席議會備詢以表尊敬。這一大批星光閃閃的人馬幾乎坐滿了所有議會的官員席，據老議員說，警察局如此敬重議會，這是破題兒第一遭！

由於去年議會刪除預算過多，曾經引起地方民眾不滿而有發動罷免議員之議，因此今年議員們對於預算的刪除已經手下留情多了。雖然如此，一再引起爭議的「文化中心」的預算仍被刪掉一千萬元。在審查這筆預算時，六人小組中有人主張全部刪除，有人主張三成，護航派議員見狀施以猛烈反擊，當二派人馬正廝殺得不可開交時，也是護航派之中的王招鐘議員在飽受攻擊之後似乎忍無可忍了，突然跑出會場大敵附近辦公室的玻璃，一時引起會場內外的騷動，而這筆預算也終於在謝修平議長的協調之下，以刪除一千萬元通過。

據悉，基隆市黨部主委邱益三對於六人小組經常挑起戰端早已不滿，對於這次審查預算引起的騷動更為光火。據靈通人士消息，市黨部已有鎮壓和分化這六人的計劃，以免後患無窮，不過是否得計，還待下回分解。（陳平）

### 台南市議會

## 李敖罵蘇南成 議會乘機調侃

台南市長蘇南成重新加入國民黨後，李敖曾在其一篇大作中罵蘇南成為「台灣第一不要臉」。這句話最近在台南市議會掀起軒然大波，備受市議員的關切。



## ● 議會走廊 ●

大多數市議員是以調侃的口氣詢問蘇市長對李敖那句話感想，然後似偽似真的說一些替蘇南成抱不平的話，然後再問蘇：「是否打算發表什麼聲明或去法院控告李敖誹謗？」

因為蘇南成在三年前曾以「戡亂時期台南市動員總長官」的身份，將一位反對派的前市議員沙臨川移送法辦，因此，這一次也有一位市議員如此調侃蘇市長：「我們建議市長將李敖移送法辦」。

蘇南成面對那些一波又一波的調侃，表示他確曾聽說李敖有此一罵，但尚未親眼看到那篇文章，至於要不要反應，目前尚未決定。

蘇南成每次這樣答覆後，都有議員激將他，說：「蘇南成是台南市大家共有的、共同景仰的市長，如今蘇南成被李敖侮辱，等於全體市民被辱，蘇市長你怎麼不告他！」

據一名極接近蘇南成的女士說，蘇南成早已看過李敖那篇文章，那篇文章在台南市被大量影印傳閱，蘇市長怎麼會沒看到，只是今天如此罵他的是比他更狠的李敖，蘇市長不敢去惹他，心中有苦難言而已。（南雄）

### 高雄市議會

## 許水德是「好人，壞市長」

高雄市議員洪壽美在本次會期的總質詢中，給高雄市長許水德作了一句總評：是「好人」，却是「壞市長」。

依洪壽美的意思，許水德在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善良、溫敦、對人有禮、對長官恭敬、生活節儉等要件都具備，是一個好人；但是，作為一個地方行政首長所需的耐力、毅力、魄力、智謀、機巧都沒有，以致於擔任市長一年來，沒有什麼計劃，沒有任何作為，市政一片空白，是一個「壞市長」。

洪壽美這種評語公開說出後，高雄市各界都認為十分貼切、深刻，「好人，壞市長」一語，立刻傳遍全市，許多人都以這種方式去評斷公職人員，譬如某某人是「壞人，好議員」，某某人

是「好人，壞局長」，某某人又是「壞人，壞市長」等等。

據瞭解，這種評斷政治人物的方法，源自聯合月刊中的「地方政治人物風雲鑑」，其中立委蘇秋鎮曾被批評是「壞人，好立委」。

有趣的是，這種評斷方法在高雄風行後，許多人檢視市府主管，發現「好人，壞局長」較多，而在市議會，「壞人，壞議員」又較多。（南雄）

## 柯珠美哭鬧議壇 為警察護航

高雄市議員本次大會發生一項小爭執，女議員柯珠美為了替一筆警察局預算護航，與三名男性議員爭吵，吵呀吵的，女議員哭了起來，而且愈哭愈大聲，最後演變成「女權問題」，柯珠美議員擺出「女生被男生欺負」的姿態，終於使男性議員讓了步。

柯珠美適時拋出「女權問題」的帽子，並施出「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傳統絕招，竟然達到目的。而這種家庭糾紛的法寶，搬上議壇，倒是新開一條。

這項爭執是為了高雄市警察局所編列的一筆「為民服務費」二十八萬八千元，這筆預算在市議會小組審查時被刪了九萬六千元；到了二讀會聯席審查時，柯珠美、孫榮吉、陳林雄等護航議員主張恢復這筆預算，而洪茂俊、汪修慎、許昆龍等則堅持刪除。

警察局在其預算中巧立「為民服務費」，據說是專門用來臨時照顧迷路、無家可歸、路邊智能不足者的錢，但主張刪除的議員認為警察這些方面的工作不多，用不了那麼多錢，而且只在總局編列，而各分局卻沒有，所以主張刪除三分之一。

前述柯珠美議員是市議會中以專門替警察護航成名的議員，她的丈夫是警察，她的出馬競選以及當選後的一切利益都在警察局，她為這筆預算大力護航，在議會走廊中大家已見怪不怪，此以大家嘖嘖稱奇的是她的護航新招。（南雄）

## 高雄縣議會

### 蔡明耀耍猴鬧議壇

由白派人士所掌握的高雄縣議會可能是全省最滑稽的一個民意機構。自本屆議會成立以來，由白派人士當縣長，也由白派議員在縣議會佔多數，因此，縣長視議會內反對派（紅派、黑派）議員如草芥，嬉笑怒罵，你們要搞罷免，我縣長不怕；要質詢，不怕我縣長公然羞辱的儘管上來。高雄縣長蔡明耀對付本屆高縣議會，真可得「最佳輕浮獎」。

以下是一些質詢與答覆的「精彩」片斷：

議員楊昆林：蔡縣長就任迄今已解僱了多少職員？又約僱了多少？

縣長蔡明耀：這是我的職權，拒絕答覆。

楊議員：縣長身邊最紅的是誰？

蔡縣長：是尔楊議員。

楊議員（一時氣結，稍頓）：是不是民政局長洪明貴？

蔡縣長：如果你楊議員能像洪局長那樣高考及格，又具有九職等任用資格，我一定任用楊議員為民政局長。議員質詢應多問有關地方建設事項，不要在小問題上兜圈子，這是議員問政，不是在跳土風舞。

另一位議員何堅心見蔡縣長如此戲弄並教訓楊議員，起來打抱不平，說：楊議員初涉議壇，也許言詞表達尚不老到，縣長答詢的態度應該改進。

蔡縣長答稱：你不要賣老大，往自己臉上貼金，論資歷，我曾當過兩屆議員，你何某人兩屆尚未任滿，我比你何堅心更老大。

何議員：縣長就任以來，可獲八字評語：「做事輕浮，小孩玩政」。

另一位議員吳建德也起來為何堅心助陣，說：你為什麼如此在議會教訓議員，簡直是一位不學無術的傢伙，除了嘴巴之外全身都爛了。

蔡縣長：我是唸國文系的，國文程度比你們都好。謝謝你稱我為「傢伙」，「傢伙」一詞在

閩南語中是「家產」的意思，是非常好的形容詞，嘻嘻！（南 雄）

### 蔡明耀語言失態 女議員追算舊帳

這屆高雄縣議會的二位黨外女性議員——吳陳惠珍和蘇惠珍，一年多下來，已經把蔡縣長轟得窘態百出，醜態畢露。而我們這位紈袴子弟出身的縣太爺，每當女將們猛烈炮轟而無法還手之際，便要出花花大少最善長的本領——黃腔黃調來壓陣。也許縣太爺以為得計，但這些黃腔黃調三天兩頭出現報章，已經成為街頭巷尾市井小民笑談的材料，不要說縣太爺尊嚴掃地，連帶地，縣太爺所屬的白派和提名他的國民黨，在高雄縣的威信也因而大減。

話說五月十八日，吳陳議員再度逮到蔡縣長賣土地不避親的把柄大加撻伐，而蔡明耀又施展容非所問的無賴慣技時，吳陳議員，突然怒氣沖沖地衝到官員席前，似乎要有所行動，吳議長見狀情急之下猛敲議事槌，蔡縣長也見機陪上尷尬的笑容，吳陳議員在此軟硬夾攻之下，終於伸不出手來。雖然現場亂哄哄的，但武鬥的場面究竟沒有演出，縣太爺和吳議長是鬆了一口氣，但觀眾席上的民眾莫不叫遺憾！

據悉，這次衝突乃導於上次定期大會，蔡明耀因為答非所問，而被吳陳議員指責為「亂來」，結果縣太爺不但當場報以「我和妳離那麼遠，怎能亂來？」一句黃腔，而且在最近的一次調解委員會中，不談主題，還大談「亂來」之事，終而導致吳陳議員這次猛烈的反擊。據了解，吳陳議員衝到官員席前，本來是準備舉杯潑縣太爺一臉的水的，她已抱定觸犯刑則，不幹縣議員也在所不惜！

至於蔡縣長如何賣土地不避親呢？據悉蔡最近將其「四甲」的祖產一筆以平均每坪十萬七千元的價錢賣給鳳山市農會，而縣太爺的父親蔡正心正是鳳山市農會的理事長；同時最近縣府也賣了一筆公產，價格是每平方公尺五千元，這筆公產是位於鳳山市黃金地段，和「四甲」之地不可同日而語。蔡縣長如此賣土地不避親，又大慷公家之慨，難怪民眾議論紛紛、議員要發難了！（陳平）

# 風雨中的寧靜

● 曉民

立法院開會，尤其是委員會討論議案時，有激昂慷慨的場面，有火爆場面，也有風雨中的寧靜。

談起激昂啦、火爆啦，聽過私辦政見發表會的一定會聯想到黨外候選人。事實的確如此。不過在委員會裏頭，黨內的激昂有時也不下於黨外，比如高喊肅清盜匪啦，歌功頌德啦，激昂慷慨，鏗鏘有力，令人肅然起敬。至於火爆，俗語說：「錢沒兩個不響」，一來一往，你拍桌，我大罵，各不相讓，那就不是誰的特權了。

過去女強人楊寶琳很喜歡拍桌子，自從蘇秋鎮進了立法院，他的桌子拍得更響，喉嚨又粗，楊寶琳最近就很少火爆了。

有一次牛踐初擔任主席，康寧祥要發言，牛踐初揮手說：「停止登記，不能發言了。」

康寧祥學那揮手的模樣說：「不能發言就不能發言，你這手勢是什麼意思？」

張德銘起來抗議說：「只有停止討論，沒有停止登記。」

牛踐初說：「這是慣例嘛。」

「你主席會議是依照慣例還是依照議事規則？」說著張德銘大拍桌子。

牛踐初當然不甘示弱，也拍起桌子。

蘇秋鎮聞聲喝道：「不要拍桌子，他說的沒錯！」這一聲喝把牛踐初懾住了。

想當年牛踐初向蘇秋鎮拍桌子，蘇秋鎮得理不讓人，拿起拐杖，追著牛踐初就打。牛踐初東跑西躲，全場亂竄，牛跑得比馬還快。諒牛委員記憶猶新。

自從蘇秋鎮進了立法院，聽說拐杖打斷了好幾根。這正好說明了立法院的火爆場面頻頻發生。

另一種火爆場面勉強也可以稱為火爆。

有一次在審查監察院建築預算。蘇秋鎮認為監察院只打蒼蠅不打老虎，蓋房子幹什麼，該刪掉。這一刪就是一億一千萬元。會議開到晚上十一時，怎麼溝通都溝通不通。於是黨內有人想出一計，趁蘇委員埋頭寫字時，夥同周慕文、洪玉欽、許勝發、吳梓、梁許春菊五人，一聲令下，像打橄欖球似地，衝過來把蘇秋鎮團團圍住壓到桌底下，緊跟著，主席高喊：「無異議通過！」

等蘇秋鎮掙扎著爬起來，主席早已宣佈散會了。

不過立委並不是個個都是那麼精力旺盛。溫文儒雅，文質彬彬的比比皆是，這批人走起路來脚跟接脚尖，步履蹣跚、搖搖欲墜，只為了到立法院舉個手，就勞駕他們千里迢迢，前來助陣，未免太不知敬老了。

這些老先生們溫良恭儉讓，濁世滾滾，與我何干？

有一次委員們為了一個字在台上爭得面紅耳赤，如雷貫耳。彷彿多那麼一個字，或是少那麼一個字老百姓就會活不了一樣。

但是在台下那邊，敬陪末座的兩位老先生也在爭一個字，不過却是和風細雨，君子之爭。

「您老這首詩，意境是很高超，不過這個字平仄不合啊，對仗也不對啊！」

「怎麼？那兒不對啦？」

「您這『花前』二字，若是改成『花下』就合平仄了。」

「實際是花前嘛！」

「不管是花前不是，平仄對就好了嘛。」

我們的國會創下不少記錄，這一幅「風雨中的寧靜」，恐怕也是其它國家的國會所不可能看到的奇景吧！



# 台紙大肚廠

## 歇業風波

### 始末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 洪鯤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

三月廿一日台紙大肚廠的公佈欄上貼出了一張「短期 停工及再復工計劃」。這一個「計劃」實際上就是工廠解散，全體員工的工作契約全部終止的預告。在這次停工計劃中，遭資遣的有 210 人，被迫退休的有 140 人，一紙計劃便預告了 350 人即將失業。

---

「台紙」虧損累累早已有所聞，如今「台紙」董事們不但不圖振作，反而企圖以金蟬脫殼變賣公司資產以獲暴利，甚而侵吞了員工的福利金……，即將面臨失業的員工為爭取權益而多方奔走，然而，一連串的請願、協調只証明了官、資合作之威力，和勞工的孤立無援……。這是台灣不景氣聲中，典型的勞資糾紛案例。

---

## 老牛拉汽車，越拉越倒退

「台灣紙業公司」至今已有四十六年歷史，成立於日據時代末期，先建大肚廠，隨即興建新營廠，製造紙漿。

光復以後，「台灣紙業」被國民政府接收。一日之間，遂由日帝民營企業變成省營企業。

一九五二年，陳誠在台灣實行耕者有其田。所謂耕者有其田，並不是地主把土地賣給農民，而是政府開放四大接收日產成立的公司：農林、工礦、紙業、水泥，以股票向地主購買，然後農民以生產的糧食，分十年償付。

以四大公司的股票購買全台灣的農地，可想而知，當時的所謂股票，實際上形同廢紙。所以許多地主拿到股票之後，便以極低廉的價格出售。

這些股票後來便集中到一些有眼光的資本家手裏，其中最成功的是台灣水泥公司的辜振甫。但事實上除了辜氏之外，幾乎所有日產，不論現在是公營的或是民營的，都是失敗的。理由很簡單，公營事業的經營權掌握在國民黨封建官僚的手中，民營企業掌握在上述封建地主的手中，以封建的頭腦來經營現代化企業，自然是無法勝任的。

好比老牛拉汽車，不但無法發揮汽車的性能，甚至還不如拉牛車來得順利。

台灣紙業在光復之後正是這樣的情形。一羣封建地主經營著一個現代化企業。

這頭老牛拖汽車拖了三十幾年，也算很有本事，但是如今汽車也已經老了。

現在的台灣紙業，依筆者所採訪的大肚廠為例，大肚廠有七台機器，全部是老得可以進棺材的機器。第一二三八號機是日據時代留下的老機，第五六七號機雖是十幾年前才安裝的「新機」，其實也是向日本購買日廠淘汰的舊貨（原有八機，四號機遷往新營廠今只剩七機）。

至於員工，也多半是日據時代留下的老工人。平均年齡在五、六十歲之間。年輕工人少之又少。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台灣紙業有三老：人員老、觀念老、機器老。

一羣封建地主經營這老之又老的台灣紙業，其結果是可想而知了。

果然，經過這幾年的長期不景氣，殘燭遇上大風，造成連年虧損。前年計虧三億五千餘萬元，去年又虧損三億五千萬元。

像這樣的企業原本早該宣布破產的，但是台紙的董事們却想來個金蟬脫殼。其神妙之處嘆為觀止。

## 董事們的金蟬脫殼術

去年十一月，台紙公佈所謂遷廠計劃，擬將廠地出售，然後在梧棲關連工業區興建新廠。但是員工對於所謂遷廠都十分懷疑。傳說台紙的董事們都是一批「炒地皮」的老手，他們真正的意圖是停工之後，將大肚廠的地目變更為住宅商業區，然後居奇出售，從中獲取暴利。

今年三月廿一日台紙公佈了所謂「短期停工及再復工計劃」，這是依照工廠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對於無定期之工作契約，工廠欲終止契約時應於一個月以前預告。依照這項所謂「計劃」，全體員工一律終止契約。

但是台紙既然要「復工」，又何必將工廠所有職工全部解雇？又據去年十一月公佈的遷廠計劃，大肚廠既要出售，為什麼傳聞台紙已經將大肚廠出租給台紙以前的客戶？其中真是暗藏玄機，疑雲密布。

依照台紙的說詞，台紙正在進行一個脫胎換骨的偉大計劃，汰舊換新，將老職工全部解雇，然後引進新人、建新廠、裝新機、採用現代化的管理技術……。

聽來有點像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一樣。但是思考細密的職工們都認為這是絕無可能的事。他們認為台紙正在運用兩面手法，鑽法律漏洞，企圖掠奪員工四千萬元福利金。

## 當資方走狗的工會

台紙喜歡耍文字魔術，已經為員工們所熟知的，明明是員工儲蓄金，却偏要說是「退休慰勞金」，世界上有扣人家薪水（5%）還說是給人的慰勞金的嗎？

所以這次貼出這個「計劃」，員工都不相信這次停工是短期的，也不相信會復工。

「既然要復工，就要留用一部份人才，爲什麼把我們全部解雇！」

「騙人的啦！」

然後，他們接到一張「自願退休申請書」。

「哎喲！退休就是失業，誰自願申請退休？」

漸漸的，員工們開始研究資遣、退休的條件，他們意識到，一場災難就要降臨。

「什麼？退休人員一年內就得搬出宿舍，否則所有退休金、退休慰勞金、員工股票都要扣留！真是豈有此理。」

「去年特別休息假沒有放，至今還沒有拿到津貼，廠方說如果不公證，這筆錢就要扣留。」

「真正是幹伊娘，欠我們退休金不給利息。還要我們跟他公證，又要付房租。」

「你們退休的還好，我們資遣的馬上就要付房租，真是豈有此理。公司規定自動離職可住三個月，現在居然一停工就要我們付房租，吃人也不要吃這麼夠。」

四月一日，由於大肚廠電費欠繳被電力公司停止供電，工廠立時被迫提早停工。員工們終日無所事事，心中焦慮，大夥兒湊到一塊就發牢騷。不滿的情緒，有如野火一般，燒成一股不可遏抑的憤怒。

「幹伊娘，產業工會是幹什麼的，噢，平常要扣我們薪水交會費，有事就龜縮起來，甚至還替資方來給我們搓圓湯。」

「工會根本就是資方的走狗，我看『使豬使狗不如自己走』，反正這幾天閒著沒事，大夥兒，老兄弟一塊兒幹了幾十年也難得一道去旅行。不如這樣吧，過兩天，咱們租幾輛遊覽巴士到縣府，然後到內政部去請願，順便觀光一番。」

「對，請願旅行，一舉兩得。」

於是，振臂一呼，百人響應。沒兩天，錢都湊齊了。

四月十一日早晨，約百名大肚廠員工，乘著兩輛大遊覽車，浩浩蕩蕩地向豐原出發。目標—台中縣政府社會科。

大肚廠的員工們懷著遊覽觀光的心情踏上旅程，本來是十分輕鬆愉快的，可是不久他們就發

現，後面跟踪著烏日分局的警車。

遊覽車抵達台中縣政府時，一羣台中縣警察局刑警，早已等候在縣府大門前迎駕了。

旅行請願的員工選出代表，在刑警的「保護」下步向社會科，見到了社會科的官員，呈上請願書。

「這個問題，站在社會科的立場，一定爲你們解決，但現在既然已經停工，產業工會也自然解散，你們可以選出代表，擇期和資方舉行協議會。」社會科官員說。

## 有人密報你們要暴動

但是這場「旅行請願」被刑警制止繼續「旅行」下去，烏日分局長說：

「請你們跟我們回到分局，不能再繼續北上。有人密報你們要暴動。」

員工聽了這些話，羣情譁然。

「我們憑什麼暴動，我們也不帶武器，怎麼暴動。」

「反正你們不能再北上了，你們的車號已經通知各路警察，你們一上高速公路就會被制止，不可能北上。我們是奉命行事，請你們體諒我們的苦衷。」

「我們是旅行，不去內政部請願總可以吧？」

「不行。」

「那不是妨害我們自由嗎？」

「請你們跟我們回到烏日分局。」

於是這一隊旅行請願團不能不放棄旅行，乖乖地在刑警隊的押解下回到烏日分局，經過詢問之後，寫下切結書，表示願意放棄繼續請願，解散旅行請願團。

員工回宿舍之後，立即推選施純仕等七名爲勞工代表，簽名者達一百餘名。

緊接著，四月十五日，四月十八日勞工代表們分別寫了兩份緊急陳情書，致台中縣政府社會科，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內政部等處理勞資糾紛的單位。

## 第一次協調會—資方採施延戰術

在一波三折之後，台紙大肚廠歇業糾紛第一次協調會終於在四月廿六日於台中縣總工會二樓舉行。

這次出席的單位及人員可說是大而無當。

資方代表有台紙副總經理游景煌，大肚廠長林克忠等四人，沒有一人具有實權。

勞方代表有施純仕等七人。除此之外，那個被社會科稱為已經沒有作用的產業工會也有四名常務理事參加。

另外有一批安全人員也列席參加，如縣警局的王仁清、警備分區的周良駒、縣黨部的王文俊。

主席由社會科長郭盛怡擔任。

會議沒有火爆的場面。

經過三個小時的討論，討論不出一個結果，原因是資方代表未具實權，勞方所提要求，資方代表無法作主，必須回去請示董事會，才能作成決定。

其結果只是給勞方提供一個發牢騷的管道而已，而通過這個管道，勞方已經作了許多重大的讓步。

這次會議結果如下：

一、薪、工資發放計算終止日延至達成協議止。亦即資方要拖的話就要多付出薪水。資方對這個問題不作正面答覆，說是由游副總向公司反應。將結果答覆縣府。

二、勞方要求福利金發放給員工。資方原以總公司之業務尚未消滅為由不願發給，後來決定把這個燙手山芋推給縣府轉呈內政部指示辦理。

三、在宿舍問題上，勞方作了一個大讓步。本來，依照勞方於四月十八日呈內政部的請願書上堅持不願搬出去的，但在協調會上，經過這麼一協調，就變成願意於一年內搬出，但要求資遣人員與退休人員一視同仁，不扣房租，以保證方式找保證人即可，不必公證。由不搬讓步到搬就是一大讓步，至於保證人和公證已經只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

事實上宿舍是勞方唯一的籌碼，勞方在這次的談判中放棄了，實在是一大失策。

四、在票據問題上，勞方一直不接受分期領取支票，在這次談判中，勞方要求一次開具公司期票，並且所有期票須經公司背書。

原先勞方是要求支票必須經過公證，若是公證，勞方可以聘請會計師先行調查資方資產負債情況，看資方有無盈餘，然後向法院提出「公證」，這樣一來資方所開支票萬一不能兌現，法院便可以查封資方財產加以償還。但是這個手段太厲害。資方立即要求員工住屋也要公證。場面一時緊張。

於是經過官員們這麼一搓湯圓，這公證的問題，一下變成了背書。公司自己開的票自己背書，這對台紙來說豈不是太容易了嗎？

果然，五月四日台紙第 62591 號覆縣府社勞函中，對於勞方要求全面否定，但對支票由公司背書一事則欣然同意。

## 第二次協調會——省議員搓圓仔湯

第二次協調會於五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在總工會二樓舉行，仍以縣社會科長郭盛怡主持。勞方代表除施純仕因參加應徵考試不克參加外，全部出席。資方則「碰巧」台紙正在開董事會，重要幹部無法參加，只派大肚廠長林克忠參加。

此外會場上一個重要人物是台中縣議員陳中順。

在這次協調會中，勞方多數沉默寡言，只表示要求下次協調會資方應派全權代表參加。資方林廠長表示無法派全權代表，因為台紙是一上市公司，一切重要議案需經董事會開會決定。這真是夠「民主」了，但董事會民主到無法授權給談判代表，是台紙行政效率的低落，還是根本只是敷衍協調會，而沒有誠意協調呢？

但是會場中，陳中順議員却扮演了一個搓湯圓的角色，他的話可堂皇哩：

「勞方和資方必須互相讓步，大家讓一讓問題就解決了，勞方所住宿舍保證人也好，公證也好，反正到時候房子都要還給人家，何必堅持？你們說對不對？」

勞方代表不發一言，陳中順立刻說：

「就這麼決定了。」

於是紀錄下來，達成了「協議」，勞方仍然不說話。

陳中順繼續說：



「至於資方，支票若是有困難，開本票好了，商業本票書局到處有得買，一本三十塊錢，資方應該沒困難。」

林廠長說：

「這一點還要請示董事會。」

「沒關係，紀錄下來好了。」

這種協議實在妙，勞方的意見被陳中順這麼強姦，一年內他們不得不搬家，否則法院可以強制執行。可是如果資方商業本票無法兌現，屆時只是失信於銀行，並沒有違反票據法。勞方拿不到錢也只好乾瞪眼了。

## 總工會理事長噤若寒蟬

在這一次協調會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

勞工代表都是一些忠厚木訥的老實人，他們雖然心中不滿，但是他們不諳法令，也拙於表達。當他們面對資方的強辯以及資方的代理人口若懸河的縣議員搓湯圓時就處於極度的劣勢。

在這種場面下，工會應該出面替勞方說話，可是總工會理事長徐文助，只坐了一會兒，噤若寒蟬，便下樓應酬去了。至於社會科更無法替勞工說話。

可是我們對於徐理事長也是不敢強求，當記者看了他的名片上印著七個名銜，除了台中縣總工會理事長之外，還有什麼國民黨台中縣黨部委員，後備軍人輔導組長、義警大隊頂街分隊小隊長……夠了，這樣的人物來當理事長，他的立場已經值得讓我們體諒了。

# 只准資方停工 不准勞工罷工

● 黑手仔

台中縣總工會勞資糾紛組組長關執權先生談起勞資問題時慨嘆說：

「三民主義的勞工政策是勞資調和而不是勞資對立，但是調和要站在平等的立場，勞資站在平等的地位談調和才有意義。現在勞方太弱，資方太強，地位不平等，根本無法談調和。」

勞資要平等，首先工人要有組織，這個組織便是工會，工人有了工會，力量就能集中起來，沒有工會，力量都是分散的。

所以工會是講勞資平等的第一個條件。

現在台灣有沒有工會？有。既然有，為什麼

不能發揮作用？

## 是不是工人無知？ 沒有意識？不能團結？

我想這也是問題，不過癥結並不在工人本身。因為不可能等工人全部自覺了才來組織工會，一定是少數人先自覺，把工會組織起來，然後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所以勞工的自覺教育是工會的重要工作。不過在現實上工會的勞工教育

據我們所知，受到黨政方面的阻擾很大。至於基層工會，則因為直接和資方相抵觸，受到資方的阻擾是很自然的。所以工人無知，不能團結和工會的受到干擾兩個問題有著互為因果的關係。

## 是不是工會無法獨立？

工會的確無法獨立。工會法第八條規定：「凡同一區域或同一廠場內之產業工人或同一區域之職業工人，以設立一個工會為限。」換言之，我國工人沒有權利組織工會外的屬於自己的工會。而整個工會系統又置於政府的控制之下。工會法第三條：「工會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之主管機關指導、監督。」經過這麼一指導、再一監督，工會的功能還能發揮嗎？此外還有一個無形的手——黨以及情治單位，其指導與監督的力量較之政府與事業主有過之而無不及。

## 是不是工會沒有權力？

現實世界中，權力是個決定因素，也就是我們中國人講的「勢」，勢強就可以控制對方，勢弱則受制於對方。在自由買賣中，買者可以自己決定買不買，錢在自己的口袋裡，誰也拿不走，這是買方的勢；賣者可以決定賣不賣，東西在自己手裡，誰也拿不走，這是賣方的勢。自由經濟受到干涉，比如把槍掏出來，你敢不賣，不賣就槍斃你。在這種情形下，屬於經濟的均勢就被破壞。所以買者一定要買，賣者非賣不可，買者可以用不合理的價格去買，賣者不得不接受。

現在的勞資雙方，就是這樣的情形。本來勞力市場如果是個自由市場，那麼買賣雙方對於勞力價格可以討價還價。勞方出賣勞力，工資高沒話說，工資太低了可以不幹；資方收買勞力，工資低沒話說，工資太高了可以不買。

所以在自由經濟的體制下，資本家有投資的自由，有不投資的自由，有叫工廠開工的自由，也有叫工廠停工的自由。同樣的，工人有工作的自由，也有不工作的自由。

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人被稱為自由人，所謂「

自由人」，就是他的勞力屬於他自己，沒有人可以強迫他工作或不工作。此外，他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可以把勞力集中起來要幹一起幹，不幹大家不幹，所以才有工會。

在工廠中，資本家有機器，有組織，有資本，可以隨時徵募工人，也可以隨時解雇工人，工人的死活操在資本家手裏。為了要平衡這個勢差，工人便組織起來，成立工會。資本家面對的已經不是工人而是工會，所以資本家才不能予取予奪。

勞方和資方發生糾紛，談判破裂，資方不服可以停工，勞方不服，可以罷工。直到談判達成協議，欣然復工。這是平等，是自由。

但是現在台灣的情況就不是這樣，從三十八年一月十四日起，戒嚴法實施，屬於勞工的基本權力：罷工便被明令禁止。工廠說停工就停工，工人不得不失業，生存權、工作權都受到剝奪。工資不合理，工人不可以罷工，那麼就連不生存權、不工作權都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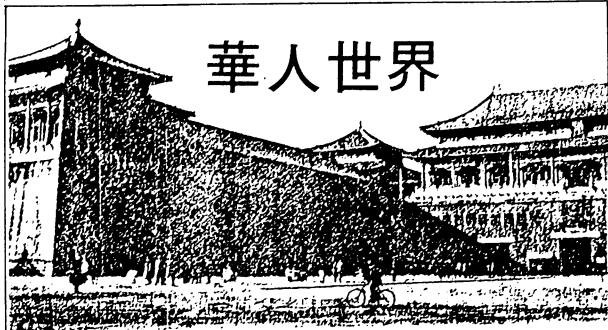
這樣，工人的勞力不屬於工人自己，就不算是自由人。工廠有權停工，工人無權不作工，這又是不平等。

所以戒嚴法下的工人不是自由人，也不是平等的人。

政府當局一直不肯解除戒嚴令，說什麼戒嚴法只實行百分之三，對於人民實質生活沒有影響。其實戒嚴法剝奪的都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工作權是真正屬於工人的基本權利。有工作權當然相對的就有不工作權，不工作權就是罷工的權利。工人有這個權力，才有「勢」，才能和資方談平等。不工作權被剝奪了，也就等於「去勢」了，再怎麼樣都無法平等。

由此可見，戒嚴法下的工人是「去勢」的工人。



## 香港新華社換馬內幕

最近中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易人，普遍引起港內外華人的關注。「新華社」並非普通的通訊社，據悉，它在中共黨內的職務是「港澳工委」書記，可以指揮港澳的所有中共機關，它的「業務」範圍，除了新聞通訊，還包括外交、外貿、金融、文化、體育、旅遊、統戰等，凡是與中共有關的事它統統管，新華社社長一職可以說是中共在香港的頭頭，也因此它的易動才受到普遍的重視。

從去年底到今年初，香港便盛傳前任社長王匡將調職的消息，如今傳言已變成事實，但王匡為何被調職，中共並沒有透露原因。但有人將一件影片「穿梆」事件和王匡的被調聯起來想。

這部「穿梆」的影片便是轟動一時，由香港新進名導演許鞍華編導，由著名附共女明星夏夢主演的「投奔怒海」。據傳，王匡只聽夏夢談及「投奔怒海」一片是揭露越共的，並沒有認真看過劇本，便幫忙拉香港大財閥霍英東予以財力支持，同時還向北京當局推薦。但是當影片拍出來，在香港一上映，却令所有觀者大為震驚，原來說是揭露越共的，却連中共也一齊揭露了！據報導，很多從大陸出來的香港青年，都認為其中很多鏡頭似曾相識。有人對附共明星拍反共片大感疑惑，有人則佩服夏夢神通廣大，能夠將駐海南島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拍攝影片搞成「反共片」；對於這個影片有見仁見智的看法，在此暫且不表，但夏夢因此發了大財，和新華社社長王匡惹了麻煩，則是確定的事。

據香港方面的報導，當各方為此議論紛紛之

際，香港左派內部曾有人為此在公開場合批評，並抵制「中國新聞社」對這一影片的「廣告」宣傳，甚而還有人寫報告向中南海告狀，據說其中還牽連到人大副委員長兼「港澳辦」主任廖承志。廖承志目前正是紅得發紫，自然不會受一部影片「穿梆」事件的影響，但是王匡的處境便不同了，無論就其職責，或其對這部影片的介入，他是逃不掉責任的。不過，據權威人士的看法，王匡的去職主要還是因中共全盤調整人事的關係，支持拍攝「投奔怒海」，頂多只是誘因而已。據傳，未來王匡可能擔任香港新華社的顧問，如果此說是事實，則顯然王匡還不至於在「投奔怒海」的白浪滔滔中沒了頂！

另外，由於「投奔怒海」在香港上映產生了反共效果，大陸禁映是必然的結果，據悉，國民黨政府當局曾出高價買這部影片，但在中共壓力下，影片公司不敢出售。於是，在華人世界中，也只有香港人有眼福觀賞「投奔怒海」了。（陳平）

## 過渡一九九七 許家屯來港掌舵

儘管各方對於如何處理香港一九九七年的問題，意見至為分歧，但是中共的態度却愈來愈堅決，而且行動積極！中共除了宣佈一九九七收回香港全部主權（包括澳門），而且還宣佈目前已經開始進入過渡時期。

最近中共全國人事大調動，駐港人員自不能免，而其人事安排，也顯露了其因應過渡時期的措施。派任許家屯擔任新華社社長便是一例。

據權威人士分析，許家屯之所以來到香港掌舵，主要是下述三項「優越」的經歷：①現任中共中央委員，過去有顯赫的經歷（一九五六、一九六二，一九七七年三度被任命為江蘇省黨委書記，其它還有政協委員、黨校校長等多項頭銜。）②遠在批鄧前，他便忠於鄧小平路線；批鄧時，他曾對抗四人幫，可說是鄧小平的死黨。③據中共對外的宣傳，許家屯在江蘇曾經創造了市帶

● 華人世界 ●

縣、工農業齊頭並進的經驗，甚得上峯賞識，已被視為樣板。而江蘇常州市的平均國民所得在大陸名列前茅，也成了許的政治資本。此外，為打開江蘇的對外貿易，在許的主持下，曾經在香港和美國舉辦的「江蘇商品展覽會」，也展露了許的見識和魄力。

如此一位政治地位高而具權威性，又是當前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並且顯然是能力强、魄力大的人物來到香港掌舵，可見目前中共對香港用心之深！據報導，許家屯將帶五個人上任，其中二位將負責重要統戰工作。一位曾任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這位仁兄的任務，主要是團結知識界，特別是科技界人士；另一位便是原上海僑務辦公室副主任李儲文。據悉李儲文從上海滬江大學畢業之後，曾留學美國和歐洲，並曾擔任上海海洋教堂的英文牧師，外文功力可見一斑。之所以找他來，據傳是為了作「上海阿拉」的統戰工作。在香港，上海大亨的荷包絕不小於廣東佬的，中共在此過渡期大肆展開統戰之際，當然不可能漏掉他們。（成寧）

## 中共統戰新招—— 提名外國人入政協

中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的全體名單已於五月八日發表。鄧小平將主席一職讓給鄧穎超，是這次政協會議最突出之處；除此之外，本屆政協仍有其他新鮮事，那就是在政協名單中，赫然出現有十一名外國人。據悉這十一名外國人都自一九四九年就獲得公民資格，全部入了中國籍。這批外國人當中包括三個德國人，兩個奧地利人，兩個美國人，兩個日本人，一個蘇聯婦女和一個黎巴嫩人。其中較出名的是馬海德，他是在延安根據地參加中共早期鬪爭的黎巴嫩醫生，還有三名為中共報紙工作的新聞工作者——來自奧地利的維斯、來自德國的伊普斯登和來自美國的夏比若。

按中共所謂的政協，名為協商機構，一向只具統戰意義，並不具有實質作用。政協委員會有

兩千多名代表，大都是知識份子和無黨派知名人士，還有中共在香港和海外的同路人。政協一般均和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代會）同時開會，中共已宣佈在六月召開。（王陵）

## 六屆人代開鑼 之後的中共政局

中共北京當局最近宣佈於六月中召開其第六屆「人代」，並且已明定六月六日斷腸時為會期的首日。

就目前所知，中共急欲在本屆「人代」中完成鄧小平的「體制改革」，尤其是「黨政分離」與「幹部四化」兩項政策的徹底實施。因此，高層人事方面必會有所更動，像重設的「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新設的「國家軍委會主席」及「人代委員長」究竟「花落誰家」，已成為中共內外大家注意的焦點。

在去年九月，中共召開其黨權衙門——第十二屆黨員大會時，鄧小平就將「凡是派」全部逐出權力核心，華國鋒一系人馬悉數淪為「靠邊站」的命運。當時，鄧派本乘勝追擊，企圖把葉劍英、李先念一幫「元老重臣」及「石油派」勢力，統統請入「只顧不問」的「中顧委會」裏，而由胡耀邦的「共青團」人馬及趙紫陽的「四川幫」勢力接掌大權，一舉完成鄧小平「體制改革」的「豐功偉業」。然而，受到葉、李的堅決抗拒，使得鄧派在整個「十二大」上只取得絕對優勢的地位，却未能控制全局，「體制改革」的步驟也就遲緩下來。

約自今年開始，鄧小平從「十二大」之後的整軍計劃逐漸生效，幾個「軍區」司令員及「國防部長」都由鄧派人馬或親鄧人士接任，而由擁鄧轉為反鄧的軍頭如許世友、韋國清、聶鳳智等，無一不是在鄧派的「體制改革」中紛紛下台失勢。到了今年三月上旬，抵制「體制改革」權力的葉劍英，在缺乏實力以供對抗的情形下，被迫「上表」請辭「人代委員長」的職務，使鄧派的勢力又獲得一大進展。依據此一情勢，觀察家皆



一致認定鄧派勢將隨即召開第六屆「人代」，並對現有戰果再加擴大。

果不其然，經過三個月來的「協商」與「選舉」，第六屆「人代」已定於六月六日正式召開。中共官方的「新華社」曾對外表示，本屆人代將使「體制改革」予以總結，中共會因此走向「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而西方外交人士則以為中共的六屆「人代」，有如一九三六年史大林蘇聯大整肅後所召開的最高蘇維埃，代表著鄧小平的權力已由黨權、軍權擴展至政權，中共也已從「毛記」王朝轉「鄧記」天下。

從種種跡象顯示，鄧小平似乎無意擔任「國家主席」一職，而將出任「國家軍委會主席」，也就是寧捨虛銜不就而不願放棄槍桿子的掌握。所以，「國家主席」可能會由「石油派」的首腦人物李先念出掌，而負責海外統戰的廖承志則有機會竄升為「國家副主席」，但也有人認為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或許會擔任斯職，以示鄧小平拉攏中共的「元老重臣」。至於「人代委員長」，各方大都看好彭真將繼任葉劍英的遺缺，而一些元老級人物如黃克誠、楊成武等則似乎會成為「人代的委員長」。

總之，中共的六屆「人代」將是鄧派「體制改革」的「總檢討會」，反鄧勢力雖或能激起些波瀾，但鄧小平無疑還是最後的贏家。（金聲）

## 朱光潛、錢穆久別重逢

中國大陸著名的美學家朱光潛與台灣的史學家錢穆在調別四十二年之後，四月初於香港再度聚晤。由於二老各自在海峽兩岸均具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因此他們的會面自然成為香港學界的重要話題。

朱光潛與錢穆是北京大學的老同事，一九四九，大陸政權易手，朱光潛留在北平，錢穆則先走香港，再至台灣定居，兩人遂天各一方，未再通問。這次得以久別重逢緣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邀請朱光潛擔任「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講者，朱光潛乃於三月中旬抵達香港講學；今年四月八日又適逢香港中文大學創校二十週年，中文

大學當局邀請錢穆擔任二十週年紀念講座的講者，於是朱、錢兩位就在睽隔四十二年之後見面了。

據香港學術界人士透露，這個看似偶然的重逢，還是經過一番刻意安排的結果。據悉，香港學界鑑於海峽兩岸的學術界格於政治現實無法溝通、交流，便有意藉地利之便，充作橋樑，前此台灣五位學者參加的中國社會學會議與這次朱、錢兩位學者的晤面都是出於同樣的用心。

據傳，如果沒有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這種「交流」性的學術會議，還會不斷舉辦下去。（陳思）

## 華人文學在美國

今年五月一日，全美華人圖書館協會東北區分會，邀請了夏志清、叢甦與華裔劇作家黃哲倫等人，就「由文學創作看美華人之經歷」一題發表演說。

夏志清批評林語堂的「吾土吾民」一書把中國人及中國社會寫得太美，使西方人只知道中國好的一面。他認為洪婷婷的「女鬥士」以客觀冷靜的筆調描述中國民族性的優劣，是突破與進步的表現。

女作家叢甦則剖析了白先勇、陳若曦、劉大任及她本人等六十年代的台灣「現代派」作家。叢甦說，「現代派」的產生是因為：「台灣當局禁刊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使這些人與中國的文學傳統脫節，這些人遂自行創造傳統；二當時核戰的陰影籠罩了整個世界，恐懼、苦悶、幻滅的情緒到處瀰漫，許多年輕人不甘心陷溺其中，遂興起了「憤怒的一代」、「敲打的一代」及存在主義。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叢甦等人一方面受了西洋思潮的衝激，一方面對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的感受又不如五十年代軍中作家那麼慘痛，他們乃自立門戶，表現不同的文學風貌。

叢甦又談到以於梨華為代表的留學生作品。她認為留學生文學固然接觸到留學生認同喪失、失業、文化震撼、婚變和遭受種族歧視等短暫性的社會問題，但對於普遍性和宇宙的人生之謎卻缺

● 華人世界 ●

乏探討，因此是沒有活力和沒有深度的。叢豔認為，六十年代的現代派作家遭受到雙重的放逐與流亡，第一層是由大陸流亡到台灣，第二層是由台灣又自我放逐到美國。她指出，這些在海外的六十年代作家不能忘情於中國，一方面卻又對中國的土地及人民缺乏接觸與了解，他們如同「在異鄉的異鄉人」，只能寫些悲哀或討人喜歡的小故事，對真正的政治現實不敢接觸，因此這些人的寫作不僅「名勝於實」，也註定將被文學的巨流淘汰。

黃哲倫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去年到過香港與胡金銓合作拍片，也到過台灣。黃哲倫說，他雖然很喜歡台灣及香港，但他仍覺得只有美國才是他的歸屬。他認為中國人在美國寫作應注意兩點：一是不應只寫中國人或只為中國人寫作，應該也寫白人社會；一是在完全以英文為白人讀者寫作時，應該把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寫進去，否則，白人只把你當成黃皮膚的美國人，反而看不起你。(鐘鳴)

## 老印第地安婦人

王 安

印地安的土地被侵佔！  
 印地安的族人遭掠殺！  
 印地安的未來是淒慘的黑暗！  
 可是她——老印第地安婦人，  
 仍然昂首挺立！  
 正視着他們漆黑的烏暗，  
 梳整髮髻，不使飛浮散漫！  
 咬緊牙根，永不屈服！  
 雖然，  
 印地安人的神已離他們遠去！  
 歷史的悲據造成人類的孤兒，  
 可是她——印第地安老婦人，  
 仍然是昂首挺立！  
 以堅毅，正視漆黑的烏暗！  
 以信心，憧憬未來的希望！

## 愛我大地

王 安

愛我大地！  
 我將會是忍辱負重的駱駝，  
 屈膝承擔真理的重負，  
 奔向浩瀚無垠的沙漠，  
 愛我大地！  
 我將是勇猛衝撞的獅子！  
 否定巨龍說：「你應」( You should )  
 而大聲說：「我要」( I will )  
 我要創造新的價值、取得自由！  
 我要成為沙漠的主人！  
 愛我大地，  
 我將會是純真無邪的嬰孩！  
 一個新的開始！  
 一個神聖的肯定！

以歷史的見證透視當代政治  
 以犀利的批判剖析現代社會

大地生活

1 ~ 10期合訂本

代表著戰後在台灣新生的一代，  
 對民主、自由和法治的一項努力。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2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14元  
 亞洲美金10元 港澳港幣50元  
 (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  
 5本以上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 十年滄桑話「中」美關係

奧森伯格／著 李日章／譯

邁可·奧森柏格 (Michel Oksenberg) 現任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兼該校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一九七七年一月至一九八〇年二月，他負責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中的中國事務，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力。這篇文章回溯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二年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發展，深刻的分析了其間周折起伏的關鍵所在，原刊於美國「外交季刊」一九八二年秋季號，是瞭解美國對華政策不可不讀的佳作。

過去十年的「中」美關係固然大多是建設性的，却也不是一直平穩地發展。其間毋寧有過兩次猛烈的衝刺：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春天到一九七三年五月之間，一次則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到一九八〇年年初之間。它也經歷過兩個齟齬與銷蝕的時期：一次是從一九七五年秋天到一九七六年年梢，一次是從一九八〇年正中到一九八二年秋天發佈售台武器公報之時。除了上述急速進展與倒退的兩種階段，還有若干時期則不妨以「高原」或「混合圖像」等隱喻加以形容。不過，即使在最和諧的時期，也不免出現若干猜忌與疑慮的時刻，而在惡化的階段，則有一個共同的願望抑制其繼續惡化的傾向，這願望就是想制止上述的銷蝕，且保持一個比較確定的公開門面，而不是密秘的交流。

中美關係的升降起伏，值得我們更密切加以考察，以究明運轉其間的各種力量。是什麼在促使它前進？是什麼遏阻了它的前進？是什麼引起了它的下降？是什麼制止了它的下降？對過去這十年的歷史回顧，揭示了存在於這關係中的利害

、目的與局限。以下試將三大因素之微妙互動的實況略加闡明，此三大因素是：一、中—蘇—美三角關係狀態，二、台灣問題，三、中共與美國內部政局。

## 「中」、美、蘇三角關係

尼克森與季辛吉都已經詳細陳述過「中」美雙方在一九六九年年初到一九七一年春天之間斷斷續續所從事的那些微妙的活動。這故事現在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尼克森就職時就已決定改變「中」美關係。尼氏一九六〇年代在亞洲的旅行訪問以及跟諸如戴高樂等領袖人物的會談，早已使他相信：跟中共的敵對關係正使美國付出日益增大的代價，他也看出「中」蘇交惡有機可乘。他就職時也已決定減少美軍在越南的地面作戰任務，這任務原是爲了抑制中共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而負起的。這時尼克森面臨了一個挑戰，那就是必須調和上述的兩個目的，因爲急切而公然的接近中共可能會使共產國家誤以爲美國軟弱與不堅



赫魯雪夫與毛澤東：中蘇關係惡化的關鍵人物。

定，以為是向河內的主要靠山之一的中共投降。美國倉卒地向中共張開雙手，可能使北越益發放肆，而不是降低戰爭。

此外，至少在其任期剛開始的時候，尼氏顯然還看不清跟中共接近會在國內產生什麼政治利益。一九六九年時，尼氏可能更明白了共和黨右派將會因美國與中共之接近而遭到什麼損失；他以往的經歷使他深切認知台灣當局在美國政界的力量，以及有那些政治人物欠了它的情。差不多到了他第一任任期的中間，當他的全球戰略業已成形時，他才開始看清公開與中共交往可能在國內產生的利益，以及他的政敵可能趁他還在遲疑時搶先訪問北京的危機。在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很容易忘掉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瀰漫於整個行政部門的對中共的普遍且常常很強烈的敵意，當時大部份機構所負責執行的對華任務都含有相當敵意。在這麼一個政治環境之下，任何親近中共的步驟都必須是漸進的、精巧的，特別是在中共的反應還無法確知的時候。

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處境也同樣微妙。我們無法從回憶錄或類似的證據得知：毛澤東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想到跟美國交往，但是根據推測，那個時間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年梢，也就是蘇聯入侵捷克之後。當時中共的極端主義在兩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已經使北京孤立於世界的事務之外，而中蘇邊界蘇聯軍力（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開始建立）威脅下的中共防務又顯得相當脆弱。一九六八年秋天，越戰的過程也可能使得整個中共領導階層認清美國並無意捲入與中國的戰爭。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雖然毛澤東可能就已得出

這個結論，但其他中共頭目却顯然相信華盛頓有意擴大戰爭。其後美國進行戰爭的方式鄭重表明了華盛頓之意欲避免另一次韓戰——韓戰是中共領導階層記憶猶新的一項功課。因此，到了一九六八年年梢，在中共眼中，蘇聯與美國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至少已變得相上下——對某些人（包括毛某）而言，蘇聯顯然形成更大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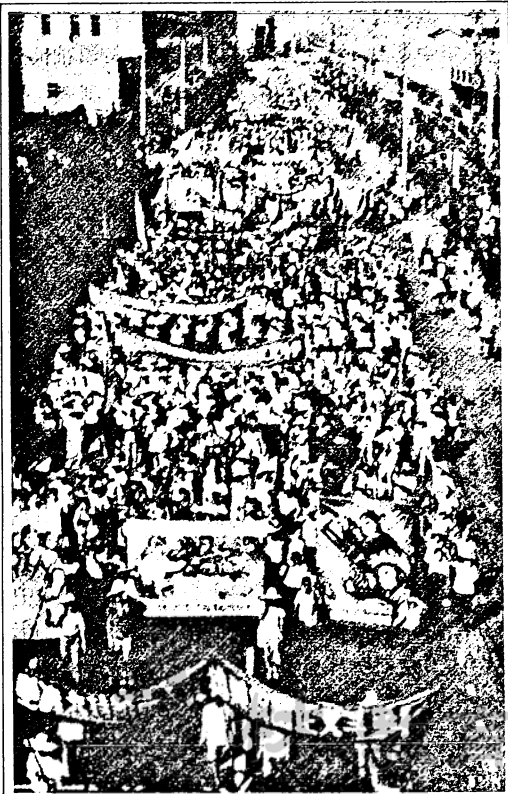
但是種種跡象顯示：北京最高領導階層接着還是發生了一場持久的爭論，爭的是：中國究竟應該採取一項與美蘇保持等距離的政策，或向美國一面倒的政策？如果決定採取等距離的態度，這態度是同等敵對的態度呢？還是跟兩者同時改善關係的態度？如果決定向美國一面倒，究竟一面倒到什麼程度？



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的極端主義使中共孤立於世界事務之外。

這些問題總算在遲疑躊躇的情況下勉強獲得解決。當時有種種跡象顯示蘇俄正在考慮對中國用兵，這些跡象由於一九六九年春天與孟夏的激烈邊境衝突而顯得更為可信。中共亟需對這情勢有所反應，這促使上述的爭論益趨熾熱。雖然尼克森與季辛吉很怕中共會向這些蘇聯的壓力屈服





1966年在武漢聲援北越的反美示威。

——特別是在柯錫金九月間訪問北京之後——但到了同年年底毛澤東與周恩來業已了解了尼克森政府尋求雙方對話的積極態度。他們已得出一項結論：跟美國交結將提供他們一個對抗蘇聯的砝碼，將幫助他們打開跟日本與西歐政府接觸的大門，且可能便於奪取當時尚在中華民國手中的聯合國席位。他們也看出尼克森政府認為制止中蘇衝突對美國有利。

## 「中」、美關係開始解凍

結果終於導致一九七〇年元月廿日與二月廿日美國駐波蘭大使史提瑟（Walter Stoessel）與中共代辦雷揚（Lei Yang）在華沙的兩次會議。一九五五在日內瓦舉行的，以及一九五七年以後在華沙舉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早經證明為很有用的意見交換手段（特別是在一九五八年金馬危機期間，一九六二年中共關切台灣對大陸軍事行動的期間，以及一九六五年中共對美

國升高越戰極為關切的期間）。然而這些會談直到史提瑟與雷揚會議為止，一直都沒有什麼具體的結果。史、雷兩次會議則有三點突破。第一，結束了十五年來雙方對台灣問題的僵持，美國首次默認這個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第二，中共則放棄了前此一直堅持的態度：在這個問題獲得解決之前，絕不可能改善雙方關係。第三，雙方都表示希望有一次更高階層的對談，也許是透過美國總統之訪問北京。

即使在一九七〇年兩次會議之後，還是再經過了十八個月的拖延，季辛吉才得以在一九七一年七月訪問北京。一九七〇年五月美國的進兵高棉是使事情拖延的原因，一九七一年二月的侵入寮國也可能是一個原因。事情的進展更因為溝通的秘密與間接而益發延遲。拖延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內部的抵拒、阻撓，以及雙方之缺少協調。季辛吉察覺國務院在拖延着，外事部門的中國專家雖然私下贊成改變對華政策，却不知道總統準備進行得多快。毛與周也在若干場合暗示內部有阻力，根據猜測，可能主要是來自國防部長林彪。但由於背後存在着蘇聯持續的、極凶險的壓力，障礙終於完全被排除，雙方開始籌劃季辛吉一九七一年春天的旅行。



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秘密訪問北京。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及夫人訪中國大陸，開啟中共「四化」之門。

## 毛、周、尼、季 的共同認識

接下的兩年，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迅速發生：季辛吉一九七一年七月秘密訪華，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北京，雙方互設連絡辦事處。點綴這些發展之間的是幾次赴北京的重要任務：季辛吉於一九七一年十月，海格（Alexander Haig）於一九七二年元月，季辛吉於一九七二年六月。促成這個快速進展的原因很多，最重大的一個乃是有助於建立友好關係的全球戰略情勢。在這段期間，美國始終把結交中共視為有助解決越戰的方法，中共則由於仍然感到難以對抗蘇聯，一逕把美國看作平衡蘇聯擴張主義傾向的一個籌碼（包括向中南半島的擴張）。不過，去認清機會，且把機會變成現實，還是有待於政治家的才能。因此，如果不將毛、周、尼、季的藝術才能包括進去，仍然無法圓滿說明這個快速進展。

他們的能力可以由幾個因素獲得說明。第一，雖然這齣戲的幾個主角出身於非常不同的背景——一個是中國內地農夫的儿子，一個則祖先歷代為官宦，一個為出身美國中西部與加州的中產階級，一個是研究國際事務的哈佛移民學者——他們處理世界政治的共同取徑却把他們連繫在一起。把他們四個拉扯在一起的，乃是一個信念，即相信外交的要素，世局穩定的必要條件，就是維持地區與全球的權力均衡。不僅他們辦外交的取徑相似，他們對當時局勢的認識也相當一致，因此他們在那兩年之間的對話，範圍廣泛，趣味

投合，極具建設性。除了知識上的相契，從一九七一年中期到一九七三年中期，雙方的領袖也有政治上的可信性。他們似乎都能充分控制國內的政局，毛、周已擊敗林彪，尼克森則正在加緊於一九七二年大選中擊潰民主黨的那些努力。

這期間兩者都對對方的喜怒好惡體察入微。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在這一件事情上，他們都能夠滿足對方國內的需求。此外，美國又以一種着意設計的方式來處置一九七一年的印巴戰爭，其目的就在使中共相信美國確有維持權力均衡的決心。美國之努力阻止印度滲透西巴基斯坦，且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孟加拉灣，以及季辛吉跟中共外長黃華之私下溝通，在在都在表明：美國基於它的責任，一定會堅決阻止一個有侵略意圖的國家分裂它的鄰國。

漸漸地，當它對美國的信心日益增大時，中共在決定其對日韓的態度便開始把美國的關切考慮在內。在朝鮮半島，中共開始對維持局勢的穩定做出更明顯的貢獻。在日本，中共也停止透過它的部屬叫囂解除美日安全協定。從這個協定簽訂以來，這個叫囂便一直是美日關係的一根刺。其結果是在一九七三年初出現了幾十年來最穩定的一個東北亞局面。

在中南半島，雙方對河內在南越的軍事戰略與政治目標固然存在着公開的歧見，季辛吉與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春天却已開始協調他們不同的政策，為的是替施亞努為首的高棉聯合政府打下一個基礎。這個重大的計劃是由美國去支持龍諾政府且削弱佛瑪的勢力，而由中共從另一邊展開配合的工作，那就是一面透過援助計劃維持它對佛瑪的影響力，一面繼續其對龍諾的口頭攻擊。希望到了該年年底龍諾政權與佛瑪雙方都會厭倦於這個相持不下的局面。這個蚌鹵相爭的局面，惟有徒然使河內漁翁得利而已，河內早就在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夠征服國敵民疲的高棉了。等到雙方都厭倦的那個時刻，北京和華盛頓便可以勸使各自的依附者接受一個聯合政權。當然要達到這個目的，美國還得堅定支持金邊政權才行，否則中共便將沒有影響力，便將無以鼓勵它的依附者妥協。

## 「中」、美關係停頓

因此，到了這個時期（一九七一年春——一九七三年夏）的末尾，「中」美合作居然呈現出始料所不及的形式。在七年多以前，國務卿魯斯克還把中共當作對中南半島的威脅之根源，而當時中共則一直希望解除美國撐腰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對它南翼的威脅。但到了一九七三年，雙方却都看出了使對方介入半島事務的好處，因為這樣才能防止中南半島落入有蘇聯在背後撐腰而日益坐大的河內之掌握。

幾週之內，周恩來與季辛吉的共同希望破碎了，中南半島的安定遙不可及。其後直到一九七五年冬天福特訪問北京時為止，「中」美關係基本上停頓不前。前此促使關係向前衝刺的那些因素都一一消失了。

影響最大的是尼克森政治創傷所招致的那些後果。早在一九七三年春天，尼氏即因惑於狄恩（John Dean）所帶給他的消息，而失去力量與決心，以反擊越共破壞巴黎和平協定的行為。六月，艾文委員會已着手探究水門案件。當時美國輿論與大眾對再行介入中南半島都存有戒心，民主黨也看出了尼氏的脆弱，國會於是決議停止轟炸高棉，且限期停止對金邊援助。季辛吉與周恩來的計劃遂告破產，因為佛碼覺得前往金邊的道路已經沒有障礙，北越也覺得得志於西貢的機會正在到來。中共不久就發現他並不是在跟一個足堪信賴的領袖打交道，尼克森與季辛吉已經四面楚歌，從他們那裡已經得不到什麼甜頭。

毛跟周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一九七三年後期，周遭到領導階層其他派系的嚴厲攻擊。在季辛吉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訪華期間，毛跟他談到多方面的事物，這些對話如果不是完全說給中國人聽的，至少也是同時說給美國人和中國人聽的。（毛氏的對話記錄常常傳遍較高的官僚階層，以指導政策的擬定。）季辛吉回憶錄曾經多所徵引的這些對話，為「中」美關係定出了一個下限，其後兩年的「中」美關係一直不曾掉到這個下限以下。

但是在毛與周的餘生以及季辛吉剩下的任期中，這關係一直未再達到以前的高潮。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風燭殘年的毛澤東已不復是玩弄陰謀詭計的老手，而毋寧更像是任人擺佈的傀儡了

。周恩來維持其政策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因為癌症與江青一派的詭計擊垮了他。一九七三年以後中共政治局分裂成針鋒相對的兩個陣營，兩者都無法壓倒對方。「中」美關係的建築師周恩來屬於其中的一個陣營；在中共派系鬥爭無所不用其極的戰場中，他的對手拿對美關係可能產生的一切不利後果做藉口死命攻擊他，如引進資產階級文化、有計劃的拍賣中國自然資源、美國利用中國以達成美蘇和好。

最後一點值得詳細說明，因為在季辛吉一九七四年與一九七五年兩次訪華期間，中共的談話中摻進了一種刻毒與辛辣的語調。在他以前幾次的訪華之行中，季辛吉一直把美蘇之和解釋為一種收買西歐與美國自由主義者的策略，其目的不過在安撫他們，以便美國加強應付蘇俄的實力。等到美蘇第一次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的海參崴協定、穀物交易、技術轉移、一九七五年期赫爾辛基條約等一一成為事實，中共遂開始感到他們被利用了！照他們的說法，美國已經「站在中國的肩膀上」而伸手採取到跟蘇聯的協議。他們相信尼克森的結交中國只是便利了增進美蘇關係，這結果原不是毛澤東所要的。蘇聯在安哥拉以及其他地方的擴張，只引起美方懶散的反應。

從北京的觀點看來，使事情更糟的是，在一九七二年美國已經使北京存着一個希望，以為美方會在尼克森的第二任期間努力完成關係正常化的程序。水門案件以及雷根對福特再獲提名的日益強大的挑戰，却妨礙了希望的實現。這是中共所了解的事實。然而，同樣的這些發展卻沒有阻止美蘇關係的向前推進。結果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福特訪華時，「中」美關係幾乎已經沒有什麼實質可言，剩下的只是一個影像，雖然雙方都還有意維持這個影像，以待將來情況的好轉，因為他們都還抱有這麼一個希望。促使北京得出這個結論的是福特的暗示，他暗示會在第二任任期之初設法提出正常化的問題。

## 雙方領導人換班

福特總統離開北京之後不久，鄧小平便遭到一次協同一致的攻擊。在一九七四至七五年間，



一九七六年毛、周相繼過世，中共政局呈現不穩。

周恩來把權力交給了鄧。事實上，福特在北京的時候就曾經被帶到北京大學參觀發動反鄧運動的大字報。隨著周恩來在一九七六年元月的死亡以及鄧小平在四月的被黜，文化大革命好戰的理論家至少表面上在派系爭衡中略佔了上風。毛的健康當時正在急速惡化，在權力鬥爭中居於關鍵地位的各個因素（特別是軍隊與公安部隊）暫時按兵不動，等着毛的死亡。在這個間歇的期間，排外主義的暴風再度席捲北京，對美關係遭到批判。被認為親美的外交部和其他機構的官員紛紛找尋掩護，暫避鋒頭。

毛與尼、季的對話，關於台灣問題，態度模稜。有時，毛談到中國人的耐性；但他也指控美國懷有帝國主義的打算，且表示這個問題可能終歸還是需要以武力來解決。周恩來一直設法強調毛這個二元觀的「柔和」的一面，但在一九七六年夏天，中共開始對史考特參議員等美國訪客引述「強硬」一面的話語。帶頭做這類事情的，乃是張春橋等好戰的政治局成員，這是一點都不奇怪的。也就在這個時候，美國總統競選的言論再度向中共披露了美國對台灣的關切，因為兩黨候選人都重申了他們對台灣前途的承擔。

一九七六年秋天，兩國領導班子的更換考驗了「中」美關係在官僚體制中的基礎。毛澤東在九月去世，他的好戰的支持者在十月被捕，這導致外交部的撤換。隨後的幾個月，領導權的歸屬

未定，問題的核心在於鄧小平復出的時機與條件。在美國這方面，福特在十一月的敗北，使得一手建立起這關係的團隊鞠躬下台。接手的新團體需要花費一些時間去熟悉歷來對話的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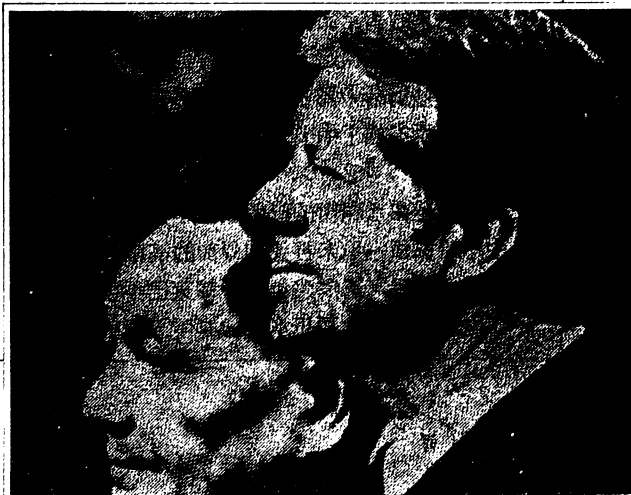
## 卡特決定要承認中共

但是這項關係還是挨過了兩個新舊交接的艱難時刻。在這過渡期間，蘇聯做了一點努力以改善「中」蘇關係。除了重申對「上海公報」的承擔之外，卡特政府在他剛開始的那幾個月中也並未把中國問題列於優先處理之列，對蘇聯的積極作為幾乎無所反應。然而可能受到鄧小平在該年夏天復出的激勵，中共在一九七七年中期已經斷然拒絕了蘇聯的積極作為，重新肯定它對西方的一面倒。

卡特政府的中國政策（不是它的戰略基本原理）終於在六月間開始成形，雖然它所要達成的目標要到下一年的五月才被全力加以追求。一九七七年五月，國務院就已為卡特準備好了中國事務備忘錄——「政策檢討備忘錄」廿四號第一部，經過事先的一番討論之後，它終於被送到卡特面前，讓他考慮。它建議：在其前七年的對話所建立起來的架構中完成正常化。因此它建議美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終止跟台灣當局的正式政府關係。跟台北既無外交關係，協防條約與在台駐軍也就自然終止。

備忘錄指出：從當時起到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之時為止，中共與美國的文化與經濟關係將會停滯或銷蝕；中共不會再信賴美國在稍後再進行正常化的承諾。此外，國務院又說，除非美國向

在就職前，卡特已決定要承認中共。



前邁進，美國將面臨「中」蘇關係改善的危險。最後，它又指出：改善對華關係，將有利於改善美蘇關係，正如在一九七一至七三年間的情形所顯示的。國務卿范錫的立場受到副總統孟岱爾、國防部長布朗、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等之強力支持。

甚至在他就職之前，卡特就已決定要承認中共，只要他能確定此舉不會危及台灣未來的和平與繁榮。一九七七年六月卡特決定要從北京求得三項保證：第一，正常化不會妨礙美國銷售武器給台灣；第二，美國人民能夠繼續保持跟台灣人民的非官方文化與經濟等關係；第三，在正常化的時候，美國能夠發表一篇片面的聲明（中共不得異議），表示希望台灣問題得以和平解決。這整個構想是從前兩任政府遺留給卡特的「中」美協商紀錄衍生出來的。

在七月三十日的一次會議中，卡特指示范錫如何進行其八月的訪華活動時，說：「錫，把一切都攤開來講。耽擱拖延，從來沒有帶給我什麼好處。把我們的整個立場說給他們聽。」卡特說：如果中共準備接受他的構想，他就進行正常化，如果他們不願意，那就算啦！他不會再多作讓步。事實上，范錫的這項任務極其重大，他去的時候口袋裡已經帶了一份承認中共的公報草稿，卡特授權他向中共提出，且開始就其內容跟他們協商，如果中共對他的提議反應良好的話。

但在七月三十日的會議跟范錫八月下旬北京之行之間，却又插入了一個重大的政治發展：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必須好好打一場仗，才能確保巴拿馬運河條約在參院獲得通過。卡特本來有意承擔起承認中共的一切後果，但現在這個意願却因希望有更多的人贊成運河條約而軟化了。結果是范錫被迫在原來的提議中留下一點要花招的餘地。他特別指出：在正常化以後的時期，美國寧可安插幾個政府雇員於代表在台美國人的非政府單位中。

中共緊緊釘住范錫提議中的這個部份而施以攻擊，說它對福特有關這個問題的聲明而言是一個倒退。北京也反對美國把中共對台灣問題的態度形容為「有彈性」——這形容詞是范錫在離華前的記者會中未經政府批准就使用的。鄧小平才復出不久，權力還有待鞏固，他吃不消「有彈性

」這個標籤。他無法忍受人們對中共所持原則的任何誤解，這原則是美國必須毫不含混的跟台北斷絕一切官方的連結。

當時大眾對范錫任務所做的種種推測，都把沒有進展的原因歸諸他有關台灣的提議以及對中共立場的不當描述。而事實上，即使在聽取范錫有關台灣及正常化展望的提議之前，中共就顯示了一種對立的而非調解的態度。那並不是為了探出美國底牌而特意做出的姿態。回想起來，一九七七年八月的中共頭目們可能並不比卡特政府更有準備要承擔正常化問題。毛澤東才去世一年，鄧小平剛復出不久，且跟華國鋒的關係也未搞好，北京的頭目們還不能夠做困難的決定，而這是在從事正常化問題的談判時一定無法避免的。



美國國務院認為和中共結交可以促進美蘇關係。

卡特政府並沒有做出什麼事情，足以使中共對它整體外交政策的堅定心懷敬意。對中共而言，正常化將意味着進一步的向美國一面倒，它想要從中找出尼克森政府在稍前曾經提供的那種戰略導向的意義。但在一九七七年八月，種種跡象之所示勿寧是反其道而行——這些跡象在在顯示：卡特政府並不在意蘇聯在世界各地的圖謀。卡特政府起初在亞洲的做為，也未能重新向中共保證美國一定要維持地區的權力均衡；卡特宣佈有意把軍隊撤出韓國，又派遣伍考克到河內打聽失蹤美軍的下落，主動發動與往日敵人的外交接觸，還對這地區主要友邦侵犯人權的措施表示不悅



。在這麼一個情況之下，北京在范錫訪問期間便採取了中共典型的一個談判姿態，間接的阻攔對話者發起一個中共當時不要舉行的談判。然後，也是以典型的方式責難該對話者造成障礙，以迫使他在談判一旦開始時接受更多中共的需求。

然而在范錫訪華之後幾個月之間，中共却開始發出幾個信號，表示他希望在對美關係上有所進展，以免美國從此失去興趣。有關台灣問題的言論也開始偏向毛某言論的溫和一邊，重申他的耐心以及希望和平解決該問題。（遲至一九七七年六月，中共都還在反映着毛氏見解的強硬方面。）中斷了兩年之後，中共又恢復購買美國的小麥。中共石油部長接受了能源部長史勒辛格的邀請，派遣一個政府代表團到美國，而且第一次不再堅持叫它做「非官方的」代表團。傑克森、甘迺迪、克蘭斯頓等參議員也先後在北京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談話都在強調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希望。最後，透過兩個途徑，中共邀請布里辛斯基訪華。中共外交部已經打定主意要利用美國「國家安全會議」與國務院在制度上的敵對，以向前推動美國的對華政策（這點是季辛吉教給它的）。它轉而求助於世界觀跟自己比較相符的美國官員。

## 美國積極進行建交步驟

中共敵的是正在打開的一扇門。布里辛斯基相信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在第一年並不是很成功。美國起先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建議大量裁減核子武器，但隨即放棄原議。它也沒有注意蘇聯在非洲亂局中的動態。它還一直設法將蘇聯引入中東的均勢中。它一直忽略了中共。布里辛斯基認為這樣的軟弱會鼓勵蘇聯進一步的冒險，也會使參議院更難通過限制戰略武器協定。

因此，布氏開始奮力爭取對中共的主動。他大力為他訪問北京的好處辯護。當時卡特正在奮力作戰，以促使參院通過巴拿馬運河條約，這妨礙了跟中共接近的行動，但等到三月中旬條約眼看即將通過時，卡特立即授權進行準備布氏的訪華之行。在第一條約通過的次日，美國通知中共布氏願意接受中共去年冬天所發出的邀請，他訪問的日期訂在第二條約表決的次日。

從一九七八年年初以後，卡特政府就開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共身上。在總統的強力支持之下，甚至在他五月的訪問之前，布里辛斯基即已開始定期與中共在美連絡辦事處主任舉行會談，其目的是要使對方逐漸增加對卡特政府戰略思想的信心，並恢復季辛吉一直維持到一九七五年末期的雙方商討性對談。同年元月，美國也採取步驟放寬對中共的出口管制，且告知歐洲盟邦：他們儘可自行決定要不要賣武器給中共。在日本首相福田訪美期間，卡特贊許地談到正在談判中的「中」日友好條約。

還有，在總統堅定支持下，科學顧問普瑞斯也著手計劃一項基礎廣泛的官方科技交流計劃。普瑞斯曾經主持一個跟中共的民間學術交流委員會，他相信跟中共的官方科技交流計劃可以增進美國國家利益。於是許多機構的成員所組成的一組人員便在普瑞斯的領導之下於一九七八年年初展開工作，這時中共都還不知道有這回事。這是卡特做法的一個組成部份，這做法跟前兩任政府所採的有實質上的差異。對季辛吉而言，科學與文化交流是次要的事情，屬於附帶的事務；對卡特跟他的助理而言，跟中共的科學交流可以被用為政策的重要工具。

美國北京連絡辦事處主任伍考克，在上一年秋天和初冬返回華盛頓的時候，也大力推動建交之事。在十月伍考克就一直誘使國務院發出指令，讓他告訴中共：關係正常化以後美國在台代表問題，絕不致成為邦交的絆腳石。一九七八年二月七日，卡特跟伍考克會面，對伍考克決定根據上年六月所擬條件而達成正常化予以充分支持。伍氏返回北京以後，就謹慎而間接地開始試探中共會不會接受卡特心中的構想。他也開始對一連串出入連絡辦事處的美國國會議員、商人、遊客進行遊說，使他們贊成這個擬議中的協定。

國務院一篇評估正常化應循策略的文章，也是政府中一股重大的推動力。在國務卿范錫與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策動之下草成的這篇文章說：正常化的機會可能會在一九七八年國會改選之後的秋天出現。這個機會會存在到一九七九年年年初，但接着就會受到兩個因素的限制：第一，參院中通過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的一仗；第二，總統大選的政治活動。文章強力建議善

用這個機會。

國務院的文章和其後歷次會談都提到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正常化的時機與第二次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定間的關係一問題。在總統的顧問之間（范錫、布朗、布里辛斯基之間）倒有一個同意之點：應先完成正常化，再爭取參院同意第二次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定。在布里辛斯基訪華之前，究竟應該先完成正常化或先批准第二次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定，並沒有做成決定。到了四月，這兩個目標都已經更接近了一點，似乎是可以決定其先後順序的時候了。卡特終於決定美國願從六月開始從事有關正常化的正式談判。布里辛斯基在五月把這個訊息帶給中共。

卡特是由於預期美蘇關係可以在秋末獲得改善，才做了上面的決定。卡特斷定，那時限制戰略武器協定既已達成，設法同時與莫斯科跟北京改善關係，應該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誠然不錯，美國在這個三角關係中所居的地位，確可以促使中共與蘇聯繼續跟美國並肩前進。這時美國所應該做到的，就是不要不小心被捲入「中」蘇爭

執之中而有所偏袒，雖然其中一方之拒絕美國提議並不致妨礙美國之跟另一方改善關係。

事情在北京的發展正好跟它在華府的發展相配合。同年二月，中共人代會把經濟發展列為第一要務。這大大增強了較佳「中」美關係的吸引力，因為美國可以提供所需的技術與資本。到了五月，鄧小平已經在政治局內取得了相當的主動，雖然要到該年年底他才贏得了完全支配的地位。還有一件事情至少也有同樣的重要性，那就是「中」越關係的破裂。中共對北越背信行為的譴責，其激烈的程度是布里辛斯基萬萬料想不到的。鄧小平的地位之鞏固，以及中共對其南翼之日增的安全顧慮，可能正是促使中共加速對布里辛斯基之建議產生積極反應的兩個額外因素。布氏建議增加戰略對話，雙方開始有關正常化的談判，在正常化之前擴大科學與經濟交流。普瑞斯所率領的高級科學代表團就是這類的步驟之一，中共答應普瑞斯在六月訪問北京，而普瑞斯早已排在八月率團訪問莫斯科。

（待 續）



美國一直和中華民國維持緊密的關係。

# 富國與貧國的月亮

論第三世界的人才外流：以台灣為個案

□江迅

一九六五年，一本刊行於新德里的雜誌，曾有一首詩如此寫道：

「人才只往人才聚流的地方跑；  
人才只往金錢累積的地方跑；  
人才只往人文與正義薈萃的地方跑；  
人才只往保證賞識及合理競爭的地方跑。」

雖然，它只是一首近乎諛諂的打油詩；可是，感性底下，却可以發掘出許多當前第三世界的實際問題；舉凡「學術理想」、「渴求薪資」及「政治文化」等國內難題，都在無奈的筆調中靜靜流出。六〇年代末期，聯合國發展計劃會就人才外流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納拉吉（E. Naraghi）即已指出：貧國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大量外流到富國，只有進一步惡化貧、富國間的發展差距。第三世界究竟在這樣的人力資源耗費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為什麼第三世界受高等教育的專業精英，會產生外流現象？展望未來，第三世界的可行之道又是什麼呢？以上的困惑，也就是本文試圖解析的難題。

## 人才外流的實際影響

據估計，六〇年代初至七〇年代中期，第三世界總共約損失了四十萬名專業人才；而吸收人才的富國，以美國、加拿大及英國為最多。一九八一年，美國境內的專業人才移民（即同時為外來移民及專業人才者），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來自第三世界；其中，由各地中國人所佔的獨特比例，尤其令人怵目驚心。排除一九五〇年前由大陸移居的專業人才不計，台灣地區的人才外流現

象，行政院經建會便曾在一九八一年發佈一項正式統計：「二十年來，出國留學者總共五萬七千一百二十八人，而回國服務者，僅六千六百人（作者按：平均不到百分之十二）。」此項官方資料，不無保守之嫌；畢竟，若採取高希均在一九七一年所著：「人才外流：中國的個案研究」一書為證，則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八年間，實際的人才回流率，低達百分之四點五。換句話說，以最保守的估計，由台灣一地所造成的人才外流，竟高佔整個第三世界的八分之一！

人才外流對第三世界的實際影響是什麼？我們由以下兩項資料，大體可以知道：

①一九七九年，世界衛生組織曾予指出：七〇年代初，印度每一萬名人口中，平均只有二點二名醫生；可是，同一期間，却有一萬五千名合格醫生移民富國。外流的醫生，高佔印度醫生總數的百分之十三。

②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一份報告書中也指出：單是一九七一與一九七二年，第三世界流往美、加、英三國的人才，就相當於四百二十億美元的人力資源流失；而同期間由美、加、英三國援助第三世界的官方金額，不過四百六十億美元。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也坦承，一九七一至七二年間，由於第三世界外流的影響，使美國省下了大約十八億美元的教育開支。

然而，由實証資料所顯示的有形資源的浪費，以及人才匱乏的現象，仍屬其次；最重要的是，經由這群外流精英回饋所產生的畸形文化，日積月累，在國內孕育出某種認同於富國社會的價值或信仰。由此出發，竟導致普遍的文化自卑感，乃至有變本加厲的「外國月亮比較圓」的奴性稱頌。

## 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

### (一) 表象

一九七〇年，鮑汀（G. Baldwin）曾針對第三世界的人才外流現象，提出有名的「外溢論」（Overflow thesis）。他指出：第三世界國家，並非失去了本身亟需要的人力資源，而是減輕了本身所無法運用的人力負擔；換句話說，第三世界產生了大量專業人才，遠超過本身的經濟結構所能吸收的容量。固然，五〇年代後，由於新興國家需要大批建國人才，高等教育的興辦有泛濫之勢（一九五〇至七〇年間，貧國與富國大專畢業生的增加率，分別是百分之六點五與百分之二點一；一九七二年，其大專學生總數分別為二億八千四百萬與二億三千三百萬名）；可是，該理論的適用情形，却因各國發展差異而有別。例如：

①七〇年代，巴基斯坦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工程師及技術人員，面臨長期失業。

②一九七五年，約有七千五百名醫生及一萬七千名工程師、技術人員向印度當局登記失業。

可是，反觀台灣地區，却有迥然不同的社會現實。一九六九年一月，國內曾就大專畢業生的就業狀況，予以計量調查；結果發現：卅一萬五千名擁有大專學歷的人口中，只有兩千人失業，失業率低於百分之一。然而，在一九六二至六六年間，出國的留學生中，學工程與自然科學者，却高達百分之四十四點四（一般而言，當時台灣地區正值工業發展階段，學自然科學及工程的大專畢業生，更容易找到職業）；由此可見，人才外流的現象，並非單純由經濟容量的結構因素所造成，反之，必有其主觀的心理動因在作祟，才可能導致台灣一地外流的驚人「成果」。

這些導致驚人外流的心理因素是什麼呢？根據高希均所得的問卷分析（見前引書，頁六七），中國學者滯居在美的「曳拉因素」（“pull factors”），擇其最重要者如下表所列：

較佳研究（教學）設備	46
較高薪資	16
學識上認同與氣氛	11
政治自由	15
學術自由	6
台灣無此類專業訓練	5
結婚因素	2
較多工作機會	1
備註：	以上係擇其最重要因素，其他因素約3%，N = 372

綜合上表統計，我們大致可區分為三類：

①個人自我實現的學術理想（「人才聚流的地方跑」、「保證賞識及合理競爭的地方跑」）。

②「外國月亮圓」的拜金主義（「金錢累積的地方跑」）。

③自我的政治恐懼或政治不滿（「人文與正義蒼萃的地方跑」）。

可是，純由統計數字所抽取的社會現實（一如這首打油詩），往往只是表象的資料；如果只是一味地在數字及資料上着眼，勢將忽略了潛伏在這些心理動因背後的本質問題。例如：這種研究取向，必然無法回答下列的質疑：

1. 「為什麼某些國家（如以色列）就比較沒有人才外流的困擾？」（同樣是後進國家）

2. 「為什麼台灣地區的專業精英，對本土的社會意識如此脆弱？」

3. 「為什麼這群外流的精英，能夠如魚得水地適應先進國家的社會價值？這是否意味着：本國精英原有的生活價值，原就集其大成於先進國？」

換句話說，光從表面的數字來看，我們只能掌握這些現象，而補救之道，往往只能從極不公平的薪資差距（如客座教授的超倍薪水），或是暴發戶式的職位陞遷來「誘惑」外流學人。要徹底解決以上三個問題——並試圖在一平等的方式上解決——至少，我們要回返到社會化歷程的形成，以及國際脈絡下，台灣甚或整個第三世界所面臨的共同處境。這種亟需全面解答的問題，已不是點滴式的統計資料所足以探究，更不是純由心理剖析等問卷技巧所能夠掌握。

## 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

### (二) 根源

以下，我們便開始針對前述的三個問題，提出一些根本的答案。第一個問題，為行文方便，擬把它放在結論（「人才外流的超越」）中，就以以色列的教育機構作一比較詳細的說明。第二個問題涉及台灣地區的文化特質，由於各個地區的特殊性，總依附於普遍現象之下；因此，首先明瞭第三個問題，對於盤旋在第三世界的共同背景，可有某種放寬眼界（即把它當作一世界性問題看待）的功能。

基本上，當前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少數例外，如越南、尼加拉瓜、古巴），均已納入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勢力範圍；固然，第三世界國家，其內部政治與社會結構都比較落後，但是，在我們推論出類似「五鬼鬧中華」（如胡適）的說法時，却往往蒙蔽了自己的眼界。在這種「只看內而不看外」、「未就全世界的整體分析」的論調下，勢將無法掌握問題的根源；甚且，我們可以說，這種片面研究本國特殊性的方式，永遠也無法澄清上述的三個根本的疑難。

第三個問題，正指明了所謂「現代性」（modernity）的文化侵略。有關「現代性」與「現代化」的研究，在五〇及六〇年代，大盛於美國；由於核心國家挾持其強勢資本與優勢文化，在第三世界地區強迫外銷，因此，第三世界原有的生活價值，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蝕。什麼是「現代性」？「現代性」的塑造對第三世界有什麼影響呢？依這方面的權威學者殷克勒斯（A. Inkeles）的列舉，「現代性」大致有以下十種面向：

①參與感：為求私利或信仰而參與組織或選舉過程的動機及能力。

②同理心（empathy）：設身處地站在他人立場，面對新情境及新經驗。

③雄心大志：即強烈的成就慾望。

④個人主義：與大家庭較少聯繫，獨立於家族忠誠與家族義務之外。

⑤俗世化（secularism）：對宗教及意識型態的接受力較低，而較能尊奉科學及技術創新。

⑥平等主義：尊重他人權利，支持男女平等及非權威式家庭結構。

⑦經常接觸新資訊；瞭解國際及國內事務的進展。

⑧消費取向：意欲擁有嶄新產品，及先進科技的娛樂或省力用具。

⑨都市癖好（urban preference）：較喜歡住在城市，而非鄉間。

⑩地理流動：為求較好的生活機會，意欲搬家。

當然，有些生活價值，具有倫理上的普遍性（如「同理心」、「雄心大志」及「平等主義」），這些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自然難以全盤否定。可是，除此三項較具普遍性的生活價值外，其他七項，都或多或少染上美國本位主義的特殊色彩。換句話說，這七項生活價值，對於美國本身的國家發展，有頗大的裨益；但全面移植到第三世界，却很可能毫無優點，甚且阻礙了第三世界的國家發展。

以台灣地區為例，學術界（至少在社會科學界）一味抄襲美國，而未曾慮及這些「美國學問」背後所預設的社會邏輯。於是，學術界本身自行軟化，不能有啓蒙本土社會的作用；外加上多國公司及傳播媒介的一面倒，自然而然，台灣民衆的社會化歷程，完全落入美國派的流程中。

「現代性」的幾項特質，究竟如何有效地軟化第三世界專業精英的社會意識？同時，這批專業精英的外流，又如何與「現代性」緊密扣連呢？我們可從上述七項美國本位主義的「現代性」特質，獲致最好的說明。

首先，現代人是「個人主義」的，因此，他較能脫離大家庭（廣義來說，泛指所有原級團體）的束縛；但是，由於他較能「俗世化」，且「經常接觸新資訊」，他對本土所有的習俗宗教乃至意識型態，乃採冷漠的態度，並熟知先進國的生活面貌（豈知科學主義正是先進國另一形式的宗教與意識型態！！）更進一步，因為他有「都市癖好」及「消費取向」，自然而然，在有形物質的比較下，他喜歡先進國的富足狀態；外加上



深喜「地理流動」，於是，在「參考感」的私利驅促下，他選擇了自我放逐的道路。

在一個低度開發却已經「現代化」（社會成員大多均具「現代性」）的社會中，由上述論證，產生人才外流的現象，豈是偶然？在大眾傳播中，大量渲染當前物質水平所不能達到的生活方式（如「以車代步」），又在教育機構中，授與當前社會所難以運用的技術或知識（如「量子物理」）；在誤導的社會化歷程中，專業精英被強迫認同先進國家的社會價值（且視該種生活價值為唯一合理的價值）；他們被迫對先進國產生浪漫憧憬，被挑引出厭惡本土社會的情愫，幾種憧憬加情愫，外加上私利的驅使，人才外流的場景，便從軟化的本土學術界，多國公司與異化的大眾傳播中煥煥浮現。

## 人才外流的超越： 以色列的鏡子(註)

固然，台灣一地有她本身特殊的處境（如台海對峙、省籍衝突等政治問題）；可是，就外流現象來說，政治因素並不是主要的肇因（如前述高希均列表）。因此，從「現代性」來探求台灣地區人才外流的根源，理應是比較中肯的方式。

於是，我們要問：如何有效地面對人才外流的問題呢？——

如前所述，薪資差距或暴發戶式的職位陞遷，都不是公平合理的處理方式；而且，這種策略，只是「事後補救」的「誘惑」方法，而不是在事前加以有效處理——更進一步的制度化——的合理途徑。要有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得勇敢面對社會化歷程的根本關卡：廣義而言，必要涉及整個大眾傳播體系的改造；狹義來說，至少對孕育專業精英的教育機構，必須具備一套配合本土社會結構的有效制度，而能以此為出發點，作為重塑強烈社會意識的終極基礎。

以下，我們便要進入第一個問題：「為什麼以色列能，而我們不能？」

以色列建國於一九四八年，土地面積較台灣小，人口又不及台灣的六分之一，天然資源亦付

闕如；同時，自中東戰爭以來，又面臨四面楚歌的困境。在這樣艱厄的條件下，它究竟如何有效運用人力資源，完成許多驚人的成就呢？

固然，有人會說，以色列有美國在背後全力撐腰，且有錫安主義（Zionism）喚起高度的民族意識；可是，早期的美援階段，台灣一地不也享有這種特殊待遇嘛？為什麼以色列能，而我們不能？

顯然可見的是，這種差異，必須就兩地教育機構的運作情況，才能提出合理的解釋。以色列最成功的地方，在於能充分把外來知識本土化，且能契合社會結構所需，達到人才充分就業，並深具社會意識的目標。

顯然，筆者在此把人才外流的根本原因，溯自教育體系的失調；只要我們對照一下以色列的教育情形，就可以知道我們的人文及歷史教育，乃至科技教育的基本政策已誤導到何等駭人的地步：

### 一、社會關係與文化意識

教育的重點，應講求實用並求解決當地的問題，因此，必須紮根於自己的土地上，作鄉土性的研究，才是教育的首要目標。就以以色列而言，猶太教法典學院（Talmudic College）遍佈全國，共有二六七所之多；同時，自中小學起，便灌輸中東問題至上的意識，他們不授與世界大同等虛幻的空想，只提出實際的問題，希望啟發以色列學生的思考能力。

反而觀之，台灣地區的教育家們，如何進行文化教育及社會教育呢？

翻開歷史課本，我們可以發現：當前大多數教科書，對百餘年來盤桓於中國的主要問題（如帝國主義的根源、內戰的問題、貧窮問題、政權合法性等），都未提供啟發性的釐清。一味要求記誦書本，無異背年表；這種史實取向的教育方式，根本不可能培養出一群具備強烈社會意識的專業精英。甚且，國民政府遷台後，更未曾就台灣的特殊處境，融入歷史作一全面的省察；結果，死背了一堆中國通史現代史，中國大陸的問題也扣不上，台灣一地的特殊困境也百思不解；造

成下一代專業精英的社會斷根與陌生。

同時，我們的社會教育，又誤導到何等地步呢？大學自治的夢想無異於烏托邦；大學社區的建立，更是鞭長莫及。因此，校園益趨象牙塔化，專業精英愈來愈像冷漠的社會貴族；平日與社會生活的根本斷絕，造成他們變本加厲的認同西洋與漠然。

## 二、科技教育的基本政策

科技政策的擬訂，必要以自身要求及情況為考慮決定的基準；能夠解決本國的問題，就是最好，最新的科技。在描述以色列的科技政策前，且先讓我們看看一個失敗的例子：印度，她究竟如何在誤導的科技政策下，造成人才外流與資源的浪費。

印度自從尼赫魯大力主張工業化後，在科技的發展上，有很多地方足堪與歐美相比；可是，其社會的普遍特質，仍是十分貧窮落後。獨立後的二十年間，設立了一百多所高級研究機構，增加卅倍以上的研究與發展經費；以工業總生產而言，步入世界十大工業國之一，從電腦至整套發電廠均能自行建造。

既是如此，為什麼印度仍然是一窮二白呢？

基本原因在於：盲目搬入先進科技，而不考慮本土所需「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水平。其結果，只會造成多國公司的暴利（畢竟印度仍處於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以及社會資源的外流與虛耗。我們可以察看以下諸端，便可一目瞭然：

(A)在多國公司利誘下，印度政府採行「最新」、「最好」的科技，以石油精為原料（全賴進口）建立大型的化肥工廠；可是，眾所皆知，印度煤蘊藏量，僅次於中國，若能就地建廠，非但增加就業，且可節省運銷及進口油量。結果，一九七三年石油禁運，導致印度農業因缺乏化肥而蕭條，其根本原因，都在於未能選擇「適當科技」（在此則指以煤為主的小型化肥工廠），所引起的不切實際。

(B)當癌症並不是印度的主要死亡原因時，印度醫學發展委員會却強調其相關研究；反之，對迫切需要解決的麻瘋病則少有建樹。而印度的核

能電廠卻佔全國研究發展經費的百分之四十。因此，核能科學家、癌症專家、尖端科學家一再得到國家的獎賞；却相對漠視了公共衛生、農業專家的貢獻。凡此種種，印度的科學架構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雖然她擁有一百多萬名優秀科技人員，無數優良研究機構，但其研究成果及應用反倒迎合西方社會的需要。

在這樣的情況下，外加上專業精英多是頗具「現代性」的「現代人」，兩相比較，尖端科技的人才，何不外流到先進國家去？研究機構再多也無法避免的！同時，多國公司的介入（如上述「石油式化肥工廠」），必然加速當地科技人才的外流學習；不能配合當地社會的需求，強把虛幻的進步技術源源輸進，揠苗助長的結果，便是人力教育必得假手於外人，處處得請益於外國老闆及鉅商。

相反地，我們來看看以色列如何規劃她的科技政策？

以本固仁（Ben Gurion）大學為例，其位置在以色列中南部的Negev沙漠地區。一九七九年擬十項研究計劃，對象均屬該大學所在地所面臨的問題；換句話說，它的目標首先是區域性的，或是國家性的，少有「增進世界其他地區生活福祉」的空想「抱負」。然而，反諷的是，也就在這種腳踏實地的作風下，發展出適合本土的科技架構，反而成爲他國模仿的對象，間接造福了整個世界。

因此，當我們看到以色列的鑽石光學研究水準（因以色列爲世界鑽石琢磨工業之佼佼者）、點滴灌溉法（把沙漠化爲良田）等本土性的科技研究，豈有任何意外？源自本土的科技架構，必然在世界上具有特定的性格；由於自己是該民族的一分子，因此，對於這種本土性的科技也就較易掌握，不必乞食於外人。

比較印度與以色列後，我們自己的長相如何？大量投資於一般癌症的研究，我們對於本身特有的烏腳病、肝炎及鼻咽癌理解了多少？中文教科書的胎死腹中，導致大學生交談學術無法都用中文，這到底是自主的或附庸的國家？學術界的軟骨病，一味以洋人社會科學爲是的心態，不僅在日常生活的消費廣告中瞥及，更在有關「現代性」的國內研究中趨向頹峯。

## 結 語

如前所述，人才外流的造成，最根本的原因，乃源自我們學術界（包括教育機構）的軟骨病。由於掌握知識的精英們首先癱瘓，自然而然，大眾傳播界也顯出一片異化的姿態。以色列的成功，正顯示著一條律則，亦即是：

「只有自己先站起來，才能找到世界的座位

。」

富國與貧國的月亮，原本就一樣圓；問題在於：我們願不願意努力塑造一副適於本土的眼鏡，再用自己堅毅的肉眼去張望！——

註：本節有關以色列的資料，大體採自林俊義：「漫談以色列科技政策」，中華雜誌第十七卷 195 期。



# 反抗庸俗 走向人民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 石懷池  
——詩人節紀感

把詩人自己底節日安排在「端午」這個日子，是有著極其豐富的內容的。在久遠的往昔，這一天，也是一個陰霾烏雲遮住太陽的日子，一個敢怒而不敢言，在人民底心頭燃燒著憎恨的日子。——這一天，一個心靈卓越、熱愛人民的偉大詩人三閩大夫屈原，由於當時不民主的政治壓迫，使得他感到「衆人皆醉我獨醒」，天真的詩人就投汨羅江了；這是一聲絕望的控訴，這又是專制和獨夫毀滅天才的一個血淋淋的烙印。

在今天，紀念詩人自己的節日，懷念屈原，也要批判屈原，這樣才可以探尋出今天底道路。

我們說，屈原底卓越的特質，也就是優秀的戰鬥傳統，主要的是：不斷地、不折不撓地反抗庸俗，擊退庸俗，向庸俗進軍。「屈原悲劇的一生，是他的祖國——楚國毀滅的反映。」當時，楚國底一切都在腐化、破敗、崩潰；社會風氣是被軟弱無力的「庸俗」君臨一切，大眾的麻痺、自甘墮落，係醉漢似的不願正視現實；這樣，屈原站出來，他把第一支有力的標槍，向不民主制度，向獨夫的昏憤，向庸俗擲去！

但是，屈原是憂鬱的、孤獨的。他反抗、他攻打，卻沒有勝利。他以「自殺」，作一次最後的絕望式的投槍。費德林氏說：「我們不能非難屈原，說他不鬥爭，生活就是鬥爭，鬥爭就是生活——在這裡就存在著屈原生存的意義；並且他的許多不朽的作品，就正是爲了指發這個真理才寫出來的。」這是不錯的，但是，另一個鐵的事實是：屈原自殺，是一個悲劇的自我完成，卻是一個慘痛的失敗。而這個失敗底根源是什麼呢？我們說，屈原在宮時是一個獨往的英雄，是一位清高正直的智者，他沒有人民的基礎，甚至連他底同時代的另一些庸俗的反抗者，也沒有能團結起來，於是，他感到勢孤力單，前途灰暗；他是强有力的反抗者，他沒有向庸俗低頭，卻去握死神底手了。

紀念詩人節，今天的智識份子詩人要從屈原這面鏡子審察自己，像屈原一樣勇敢地永不妥協地反抗庸俗，由於時代不同，我們應該比屈原更跨前一步；走向人民，依據著他們底力量，爭取民族的和人民的大凱旋。

## 潛望鏡



泰國軍方蠢蠢欲動。

## 泰國政局波濤洶湧

最近，一向出了名不穩定的泰國政局又出現了新的危機，文人政府企圖推動新的改革，實力派的軍人却蠢動不安，普瑞姆即在這種微妙的政局中唱了一齣鳳選巢。

泰國政局一向多政變，文人政府和軍事政變經常循環更替，從一九七八年到現在，泰國總算有一段承平歲月。但好景不常，實力派軍人漸對文人政府失去信心和耐心，當執政的文人內閣想推動更民主化的改革時，軍方再也無法忍受了。相對的，他們提出要進入內閣與國會的要求，却被國會以壓倒性票數否決了。

如此一來，政局便出現緊張，實力派軍人提

出了老一套的質疑，認為文人政府軟弱無能，不足以抵抗共黨，他們並威脅，若不接受其條件，再這樣下去，他們祇好頒佈戒嚴，實行軍管。

泰國總理普瑞姆乃軍人出身，他之所以受到文人政府和實力軍人的擁護，即是因為他具有折衷協調的能力，雖然雙方對他都有怨言，但也祇有他才能令雙方獲得有限的滿足與不滿，而維持政局的安定。

面對這種政治僵局，普瑞姆祇好解散國會，進行改選。改選的結果，民意普遍支持文人政府民主化的改革，使四個文人政黨獲得壓倒性的多數票。雖然在選舉過程中仍不免軍方暴力的陰影，選舉結果還是對軍方不利。顯示泰國人民並不認為共黨的威脅有如軍方所稱的如此誇張，而推行民主並不與國家安全衝突。

軍方可不那麼情願接受這個結果，反而在面子裏子全失的情況下，軍事政變幾又呼之欲出。

普瑞姆被逼進夾縫之中，實在有些疲軟了，大選結束後，他毅然宣佈下野，不願再幹總理了。

想不到，普瑞姆的辭職聲明發佈後廿四小時內，泰國政界立即陷入癱瘓和慌亂狀態。四個政黨的領導人本來還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但一經深思，便頭皮發脹，憑手無寸鐵的文人，怎可能罩得住槍桿子呢？而相反的，將軍們的坦克車都加滿油箱，預備隨時發動，佔領國會大廈了。

四個泰國主要政黨：中間溫和的社會行動黨、民主黨、保守的國家民主黨和極右的泰族黨，決定組成聯合內閣，並一致電請普瑞姆勉為其難，再幹一任總理。本不甘此任的泰國前總理、現任社會行動黨黨魁克里巴莫，也極力遊說普瑞姆選朝，而軍方對這位軍人出身的普瑞姆也十分服氣。

民主黨的黨魁拉他庫表示：「斯人不出，天下必亂。」泰國政治學者蔡安南也說：「他是文人政客與軍方之間最佳的潤滑劑。」

不過，普瑞姆這一任總理的工作絕不會輕鬆的、調和軍人在開發中國家政府中的角色，絕少有成功的例子，如何避免政變，維持政治安定，且看普瑞姆是否真有良方妙藥？！（陳村夫）



阿拉法特在新德里高峯會議贏得熱烈的掌聲

## 不結盟運動 高峯會議之後的檢討

今年三月七日，不結盟國家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第七次高峯會議。這是不結盟運動每隔三年一次的例行會議。

不結盟運動的理念，始於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運動的創建者是印度的尼赫魯、南斯拉夫的狄托、埃及的納瑟、印尼的蘇卡諾、與迦納的恩克努瑪。不結盟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在追求國家的獨立自主，以擺脫強權任何形式的宰制。因此它致力於非殖民化、反對帝國主義、及民族解放運動，而避免向任何強權靠攏或一面倒。這是在美蘇冷戰對立中，開發中國家所尋求的一種安身立命之道。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第一次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舉行於南斯拉夫的貝爾格勒。此後每三年召開一次會議，分別舉行於開羅（一九六四）、尚比亞的盧沙卡（一九七〇）、阿爾及爾（一九七三）、斯里藍卡的可倫坡（一九七六）、古巴的哈瓦那（一九七九）。其中一九六七年因以阿戰爭之故，並未召開會議。

這次新德里的高峯會議發表了一份最後宣言。這份宣言，政治部分佔五十四頁，經濟部份佔六十五頁，學術論述的性質超過官方公報。另外尚有一份對全盤狀況深入探討的新德里通訊（The

New Delhi Message）。但是這份通訊的許多觀點，却受到很大的質疑。

這份通訊中有十三節談到目前動盪不安的世界，並指出現今世界的經濟關係具有一種「不平等的、宰制的、剝削的」本質。但是却沒有一字提到，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政權對於內部的剝削，與帝國主義並無二樣。通訊仍然把這種不平等的關係歸諸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但論點已不像二十年前那麼具有說服力。

通訊也提出呼籲強權之間停止軍備競賽，以免把科學才智浪費在這種「無益的、毀滅性的」追求上。但是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却在自己的國家內大幅增加國防費用，保持龐大的常備軍，部署昂貴精密的武器。不結盟國家也呼籲強權拋棄彼此間的不信任感，和平解決世界的許多紛爭。但是這些不結盟國家之間却仍然充滿了猜忌、衝突、與不妥協。

通訊中更把一切南方國家的問題，都歸咎於北方國家。在分析北方國家的經濟問題時，僅以純經濟的角度來思考，如僅談到通貨膨脹、失業……。但是對南方的經濟問題却都從政治、社會的整體角度加以考慮，而認為經濟情況的惡化會危及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的穩定。所以南方國家要求北方國家給予經濟援助。殊不知這種經濟的依賴關係，就是南方國家政治不能獨立的主要原因。對於不結盟國家領導階級缺乏自省能力的現象，權威的南方雜誌（The South）有以下的兩點評論：

一、要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南方國家本身必須採取緊要措施，以改革或重建國內不民主和不平等的政治社會結構。南方國家也須降低彼此之間的緊張和衝突，實質削減軍火的費用，並且在主要的國際問題上採取一致的立場。這些方面的改善，將可以迫使北方國家同意改變現存秩序的基本結構。

二、南北談判的僵持，並非完全由於討論事項和議程的分歧，而是由於北方國家能夠經由立法、司法、新聞、工會途徑，而與自己的人民具有一致的立場中。但是大多數的南方國家却只有領導人（國王、總統、將領）的意志，因此也缺乏一致的立場。（蘇多）





巴西的紅衣主教盍斯說，生存下去不能只是少數人的特權。

## 天主教會 對保守政策之抨擊

羅馬天主教會的主教們介入世俗事物的熱情，顯然是愈來愈高漲。他們在許多國家內，監看着政府的各項工作，同時就他們之所見，發道德性的批判。一九八二年秋季，美國主教團公開討論對戰爭及和平的看法，並且全然否定雷根政府的核子嚇阻政策。在法國，主教團發表公開信，讚揚社會黨政府計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及提高窮人的生活水準。一九八三年一月初，一向溫馴的東德主教們公開指摘東德是在邁向軍國主義途中，同時聯合新教的牧師支持拒服兵役的年輕人。但是當今最為大胆的文件，可能還是加拿大主教團的社會事務委員會的「新年告示」了，它根本地拒絕了杜魯道總理政府的嚴峻經濟政策。

杜魯道也像雷根一樣，把通貨膨脹視為其國內第一要緊的社會問題。為了要克服它，政府實施混合的工資控制，重建投資者的投資動機，同時減少社會福利項目。

在標題為「經濟危機的倫理考察」的七頁分析中，主教委員會斥責杜魯道的看法，認為是不道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控告政府肆意地鼓勵失業，並且犧牲窮人而圖利富人。主教們在關鍵性的一頁中宣稱：「服務人群的目標是保護吾人社會中的每一份子，必須超越利潤及成長的極大化」。在文章結尾，表示渴望在國家價值觀以及優先次序上做一個「根本的改變」，同時認為加拿大的蕭條是「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結構上的危機」。

加拿大人能從事此一批判，乃是由於主教們

### 潛望鏡

熟練地使用了教宗在工人權利方面所做的宣示，同時把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應用到加拿大進步的工業化民主社會中所致。委員會的主席迪羅（Remi De Roo）主教說：「我們訪問了智利、巴西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主教們，同時我們發現造成那些國家的不公正的結構同樣地存在於加拿大。在此地同樣地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而且多國化的公司噬傷我們國內的經濟。如同教會遍佈一般，吾人亦被福音感召去支持被壓迫者，去爭取改革社會。」

由於其直言無諱——特別是批判了資本主義——委員會的報告立刻成為遍及加拿大的頭條新聞，同時引發了一連串的爭論。加拿大最大的日報——「多倫多星報」興奮地指出：「很難想像會有比這個更即時、更主動和有利的信息了」。但是在說法語地區的新聞界，以及其他的天主教會團體，幾乎一致指責主教們談論經濟事物的錯誤。蒙特婁的「新聞報」寫道：「如果他們要以經濟學家的身份說話，他們將被當成是經濟學家的身份被評斷和對待」。有些商業團體指摘這些主教若非太天真即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勞工領袖們則歡迎主教們的支持。加拿大的「汽車工人聯盟」請求印兩仟份拷貝送到其總部去。

並非加拿大所有主教都同意這份報告。在一次新聞界的討論會上，卡特（E. Carter）樞機主教說，他對委員會發表的那份言論持「嚴肅的保留看法」，同時他堅稱委員會的八位主教只是在發表他們自己的看法而已。正在泰國從事官方訪問的杜魯道總理對樞機主教們的不和，幸災樂禍的指出：「我看這像貓在鴿群中，讓這些主教們自相殘殺吧，我不願介入戰鬥當中。」

不論杜魯道是否重視，主教們隨後在地方集會中討論加拿大經濟的未來。同樣地，美國的主教團也在準備一項可能要在明秋在國際主教會議中討論的，有關資本主義及天主教信條的長篇文件。在其他國家內的天主教主教們已準備跟進，批判任何在他們看來是不公正的經濟或政治體系。菲律賓的樞機主教詹辛（Jaime Sin）在一篇批評馬克思政府的文章中指出：「一旦教會和政治體系聯手，對下一代而言，教會便成了寡婦」。（劉蕪齋）

解決的問題之一。  
阿富汗問題是蘇聯新當權者迫切要

## 蘇聯已進入 安德洛波夫時期

今年六月對蘇聯乃至整個國際而言，都將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時期。因為據官方塔斯社的消息顯示，蘇聯的政權機關——最高蘇維埃已決定在六月中召開，選舉其國家元首——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並可能同時改組部長會議（相當於我國的行政院及其他相關部門）。這是自去年年底布里茲涅夫死後，以及安德洛波夫上台以來，蘇聯最令人矚目的政局動向。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不論從蘇聯憲法或是實際政治看來，並非是一個擁有實權的政治角色，歷任共曾如列寧、史大林、赫魯雪夫及早期的布里茲涅夫，皆把此一職位交予次要政治領袖充任。當一九七七年包戈尼被迫辭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後，布里茲涅夫即再度兼任斯職（按：布氏曾在赫魯雪夫時期首次出任主席職位），使其成為蘇共總書記、蘇聯國防委員會主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三位一體的獨裁者，集蘇聯黨、軍、政大權於一身。從此以後，這三個職位便成為蘇聯政治領袖所企求的目標，外國觀察家們也可以藉這些職務的易動，而研判蘇聯內部權力鬥爭的演變。

去年十一月十日布氏死後，安德洛波夫雖經蘇共中央委員會推舉為總書記，但在隨即召開的

蘇聯最高蘇維埃上，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及國防委員會主席却未落在安氏手中，安氏的競爭對手契爾年科也未能取得兩個職位的任何一者，而由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庫滋涅佐夫暫時代理主席。因此，身為總書記的安德洛波夫並未取得絕對的實權，仍須面對其他政治領袖的挑戰，契爾年科更是安氏的主要敵手。

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軍方的態度就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今年二月二十三日蘇聯建軍節之際，國防部長尤斯蒂諾夫曾表示，軍方將服從國防委員會主席安德洛波夫的領導，此舉無疑說明安氏將獲得軍方的支持，在權力鬥爭中已是左券有望。接著，五一勞動節的慶祝大會上，契爾年科令人意外地沒有出席，觀察家更確信安德洛波夫的權力基礎已無法動搖，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即將會有所決定。

就目前的跡象指出，安德洛波夫很有可能會出任最高蘇維埃主席，使「布里茲涅夫模式」的蘇聯領袖再度翻版，蘇聯的共黨領袖兼為國家元首及最高統帥，獨攬黨、政、軍一切大權。至於安的對手契爾年科，除非有奇蹟出現，否則將被逐出蘇聯的權力核心，成為一名「領受公俸的老人」。至於尤斯蒂諾夫恐因翊護之功，將取現任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而代之，並仍兼任國防部長。

總之，經過這次最高蘇維埃大會之後，蘇聯的安德洛波夫時期就正式揭開序幕。（樵 卅）



# 金大中談 美國必須改變 對韓政策

金大中 □ 演講 謝一塵 □ 整理

南韓反對黨領袖金大中應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羅柏特·思卡拉皮諾邀請，五月十三日在該校發表演說，題目是：「韓國之和平統一及美國所扮演的角色」。

金大中共是六、七〇年代南韓最活躍的民主黨領袖之一，一九七一年曾參加總統競選，獲百分之四十六選票。在朴正熙和全斗煥當權期間，他先後兩次被捕入獄，一九八〇年經特赦後來美。

## 一、四大勢力 在朝鮮半島的均衡

朝鮮半島可以說是一個極為不安定的地區之一。南、北政府之間的軍備競賽和仇視態度有增無減，戰爭的陰影籠罩著半島，和平的前景十分渺茫。

但是，朝鮮半島也可以說是一塊相當穩定、不受戰爭威脅的地方。這是因為美、日、中、蘇四個與半島利害攸關的大國，正處在力量均衡、相互制約的狀態，而四大勢力之間也為保持現狀而靈活地互相配合著。就這一意義來說，朝鮮半島在南亞或中東地區更顯得穩定。

歷史證明，勢力均衡是半島和平必不可少的

條件。由於四大勢力在朝鮮的不同利益和朝鮮本身所處的地理政治地位，一旦這一平衡狀態發生變化，四大勢力必將陷入敵對狀態，地區性的衝突將不可避免，甚至可能導致世界規模的戰爭。

## 中日美俄在朝鮮勢力的形成

自從公元前一〇八年，中國即在半島北部建立了殖民政權。在其後的兩千年中，中國把朝鮮當成本國的一個組成部份，對朝鮮產生了極大影響。公元十三世紀時，受蒙古人控制的中國佔領了朝鮮，並以朝鮮為基地入侵日本。隨著歷史的發展，朝鮮越來越成為中國進犯日本的踏腳石，或抵擋日本的緩衝地。是故當十五世紀日本入侵朝鮮時，明朝朝廷不顧內部困難重重，派兵打退了日軍。到了十九世紀，中、日兩國終於為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而爆發戰爭。由於中國在中日戰爭中的毀滅性失敗，朝鮮控制權遂由中國轉移到日本。

對於日本來說，朝鮮半島一直是連繫它和亞洲大陸的通過。日本的文化、書面語言及佛教，很多一部份是通過半島取得的。半島又是日本進入亞洲大陸的門檻，對日本的生存十分重要。因此，為了爭奪對半島的控制權，日本不惜在一八四四年和中國打仗，接著在一九〇四年又和俄國

打仗。

俄國因爲一直在尋找通往太平洋的四季不凍港，特別注意東海和CHEJU島。但在一九〇〇年的日俄戰爭中，俄國獨霸的努力因戰敗而受到挫折。

美國是最後進入半島的勢力。它雖未像中、日、俄那樣有過佔領朝鮮的計劃，但卻想利用朝鮮遏止俄國向南擴張。因此美國在日俄戰爭中支持日本，又在一九〇九年日本併吞朝鮮時，給日本以幕後支援。

## 二次大戰後四大勢力 均衡的變化

一九四五年美國解放了南韓，又幫助南韓建立了民主政府。但由於美國宣佈南韓不屬於它在東亞的環形防禦圈，遂導致一九五〇年北韓的侵略戰爭。南北韓戰爭結束之後，南韓便一直是美國駐軍的後勤基地。

中國在南北韓戰爭中的干預，使它部份地贏回了在中日戰爭中失去的對韓影響力。

日本重新成爲半島上一個影響極大的經濟力量，並繼續視韓國爲它抵擋亞洲大陸各種勢力的緩衝地帶。

蘇俄於一九四五年佔領北韓之後，便成爲半島上一個地位穩固的勢力，長期和中國在北韓的影響力進行激烈的競爭。

綜上所述，顯然這四個力量在半島上的利益是互相矛盾而又互相制約的。誰也不能容忍一方獨霸，同時誰也沒有力量獨霸，不管以一國單獨的力量，或各自聯合自己的盟友。從另一角度看，則四大國都從這種平衡狀態中得到好處，因此都不想破壞這個均勢，都希望維護半島上的和平。

從四國的現狀觀察，也說明了相同的情形：美國顯然沒有任何理由要在這裏發動武裝侵略。日本暫時沒有足夠軍事力量來干預韓國，目前大致上也滿足於自己在半島上的經濟利益。中國則忙于「四個現代化」和自己的內部問題，不但無暇侵犯韓國，也擔心由於半島上的戰爭而引來更多的蘇軍。大部份軍事工業和能量都集中在歐洲

的蘇聯，若參與半島上的軍事行動，費用必定十分可觀，後勤供應也會陷入困境。

此外，隨著南北韓經濟建設的變化，四大勢力在半島上的平衡與南北之間的和平還關係到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均勢：過去，韓國僅僅是美國抵制共產主義擴張和防備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戰略崗哨。現在，由於南韓擁有四千萬受高等教育和現代科技訓練的人民，經濟已相當先進，若竟爲北韓所吞併，則四國之間的均衡無疑將傾向對共產世界有利的一邊。從這一意義說，韓國對美國的重要性應大大超過戰略意義。

## 二、南北統一 是半島和平的根本保證

由上可見，四國勢力的均衡有賴於南北之間的和平，而南北之間的和平卻不能光靠四國均衡來保證。要根本保證和平，除了繼續保持四國均勢外，還必須爭取南北和平統一。

首先要從五十年代的南北戰爭中吸取教訓：

第一，美國不能任意撤軍。這次戰爭的爆發就是美國未考慮其他大國動向，也未採取任何替代措施就任意撤軍的直接結果。

第二，不得人心的獨裁政權將給北韓以可乘之機。以親日派爲主組成的李承晚政權就是一例。在一九五〇年國會選舉中，李承晚的黨所佔席位還不到三分之一，北韓自然不把他放在眼裏，當時北韓敢于發動侵略戰爭，大約以爲攻取南韓輕而易舉。北韓的錯誤在於，沒有看到南韓人民反對共產主義的意志。

其次可以觀察朴正熙、全斗煥兩個政權的經驗，不難得出結論說，不得人心，缺乏威信的政權，不能維護半島和平，也不能爭取南北統一。

在全斗煥政府之下，社會上財富集中，貧富懸殊；政權內勾心鬥角、官員貪污腐化；軍隊人事權被少數漢城駐軍所操縱，士氣低落，國家安全沒有保障。

另一方面，國家安全又被用來作爲嚇唬人民、維持獨裁統治的藉口。一九七二年朴正熙警告

人民說，有人看見金日成在南韓過六十歲生日。一九七五年又說共產黨計劃到漢城慶祝成立三十週年紀念。那裏春季，人民聽說北邊民兵會在夏天爬過草叢深入南部；到了秋季，又聽說北韓將於冬天從邊界凍結的河面步行過來進攻南韓。這些「狼來了！」的謊言自然大大降低了朴正熙、全斗煥的威信。

無怪乎，北韓對全斗煥要求對話的一再表示毫無所動。他們聲言不願與一個非民主政權的代表坐在同一桌上，實在是對非共產政府的最大諷刺。

### 三、實行民主是和平、統一的先決條件

只有一個能給人民以自由、公義和人權的民主政府，才能得到人民衷心的擁護，全國人民才能為保衛祖國而貢獻自己的力量。只有在這種條件下，北韓才可能認真地進入「對話」，從而使半島上的緊張局勢得以緩和，一個由韓國人民自主的、深謀遠慮的和平統一計劃才有出現的可能。

當然，國際的支持和合作也很重要。四大國應保證不支持或發動對半島的任何侵略行動。但在爭取國際合作的同時，韓國應採取主動尋求和平統一的方法，將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國際的合作巧妙地結合起來。而要擔負起這樣一個重任，首先要有一個受人民普遍擁護的民主政府。

朴正熙政府和當今全斗煥政府顯然不是這樣的民主政府。當我在一九七一年的總統競選中提出上述和平統一觀點和三個步驟時，朴正熙意識到民心對統一的嚮往和選民直接投票對他不利的，便抓住「統一」作為藉口，宣佈了他的「維新」獨裁體制，聲稱實行「維新」體制是實現南北重新統一必要的準備階段，而實際上是利用重新統一為幌子，以達到加強和延長自己勢力的目的。

全斗煥的策略也和他的前任者差不多，而他的所作所為連南韓內部也統一不起來，遑論統一南北。全斗煥一向拒絕和民主運動有任何聯繫。他監禁民主制度倡議者，限制數百政治家的言論

和行動自由，壓制學術研究自由和勞工的權利。當連北韓也徹底否認全斗煥為南韓人民的合法代表時，人們怎能指望他擔負起統一的重任呢？

目前，四大勢力似乎對半島的和平和穩定比對統一更感興趣。因為任何旨在實現統一的運動都可能附帶破壞他們之間的平衡狀態，雖然他們並不否認統一是保持半島和平的根本辦法。因此也可以說，只有一個民主的韓國，方能給半島帶來統一而不必破壞四國的均勢。

### 四、統一南北韓的三步驟

在一九七一年的總統競選中，我即提出要維護半島上的和平必須爭取南北對話的觀點，並提出一個實現統一的三個步驟。當時雖受到朴正熙的辛辣抨擊，却在國際上引起了注意。後來基辛格和日本政府都發表過和我相類似的意見。

我提議的三個步驟是：一、和平共處；二、和平交流；三、和平統一。

和平共處要求首先找到一個能為南北雙方所接受的方式，足以防止再次發生軍事衝突。在這過程中，雙方都必須尊重對方的現有主權。

第二階段，雙方應交換政府代表團，定期舉行會談。和平交流包括經濟、文化、體育等方面，目的在於恢復彼此的信任，並逐漸形成一個全國性的一致意見。

最後才以南北兩個政府並存為基礎，考慮一個臨時的統一形態。在這階段，雙方可盡可能探索和和平統一的各種可行途徑。

這「三步驟」不同于北韓建議的聯邦制度。依我看，北韓的建議未注意到第一階段互相尊重獨立和主權的必要性。在開頭第一步，進展的速度不如雙方政府的誠意表現那麼重要。這誠意將樹立起雙方人民對和平統一的信心和希望。

### 五、韓國實現民主過程中美國的角色

對於半島的和平與統一，美國可以扮演一個





全斗煥——金大中說他不代表人民。

十分重要的角色，即通過幫助南北擴大和平交流，為半島的統一和永久和平奠定基礎。由於實現民主是爭取半島和平與統一的最基本的一步，所以美國最重要的目標也應該是協助韓國恢復民主制度。

美韓之間在軍事和經濟上的關係比其他任何國家與韓國的關係都深，美國對韓國的政治、社會的影響也最大。在過去一百年的美韓關係史中，韓國人民對美國產生了深刻的信任，他們欣賞美國的民主制度，感激美國在南北韓戰爭中所提供的幫助。

但是，自從六十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做了一系列動搖韓國人民對它的信任和感激的事。例如，作為對朴正熙派兵越南的酬報，美國沒有反對朴正熙的一九六八年憲法修正條例，允許他第三次連任總統，並於一九七二年引進「維新」體制。朴正熙被暗殺之後，雖然美國曾經在一個短時期內小心翼翼地支持民主制度的恢復，但在全斗煥上台的血腥過程中，美國的所作所為和鼓勵恢復民主完全背道而馳。而最突出的是，一九八一年雷根總統竟邀請全斗煥為他最早期的國賓之一。

韓國人民對美國的失望和沮喪曾經爆發在火燒普山（PUSAN）、廣居（KWANGJU）的

美國文化中心和至少兩所大學的美國國旗等事件上。雖然我永遠不會贊成這樣的破壞性行為，但我完全理解他們的感情。與其說他們有反美情緒，不如說他們對美國支持南韓的軍事獨裁統治抱著批判的態度。

美國支持南韓獨裁統治的理由是，國家安全需要國內的穩定。但是，國家安全的先決條件是國內的穩定，而國內穩定的先決條件是人民必須有民主權利。這個道理在美國說得通，在韓國也同樣說得通。

究竟韓國人民對美國有什麼要求呢？

我們並不要求美國越俎代庖，或直接干涉全斗煥的獨裁統治。我們只要求美國以民主同盟的身份給我們以道義上的支持，鼓勵南韓軍隊放棄操縱政治而致力於國防，鼓勵南韓人民爭取基本權利的立即實現，其中包括言論、出版自由、釋放政治犯、廢除對政治活動家的取締、恢復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恢復「維新體制」之前的憲法（即有公民直接選舉的權利、有眾議院和司法自治權）等。美國的經濟援助也應該配合人民民主權利的提高與否而決定增減。

美國的對韓政策需要修改。這政策曾經因為過份關注狹隘軍事定義上的所謂「安全」問題而誤入歧途。如果在座諸君能使美國決策人明白民主制度與朝鮮半島的和平及統一之間不可分隔的關係，則不但有利於我們爭取民主的鬥爭，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將得到好處。只要修改後的美國對韓政策能同時強調「民主」和「安全」，則韓國的其他問題，都可由韓國人民自己解決。



# 日本消費社會的形成

(續完) 犬田 充／著 金 劍／譯

## 期待下降的反革命

「富裕」受到約束的時代終於來到。一連串從沒想過的事物——在人們的面前展開：價值的多元化和價值間的爭議大為激化；公害污染嚴重化，個人的自我認同急速喪失。「石油震撼」以後，個人對未來的確信，即認為日子會越過越好、或者至少和今天一樣好的樂觀想法，終於動搖了。

對於未來生活的展望

年份	%將來會比今天好	%不會有多大變化	%將來會比現在不好過	其他
1968	34	43	10	13
1969	32	51	9	8
1970	37	42	6	15
1971	36	44	9	11
1972	32	42	14	12
1973	32	41	14	13
1974·1月	19	41	25	15
1974·11月	14	41	30	15
1975·5月	33	47	36	14
1975·11月	21	49	19	11
1976·5月	26	48	15	11
1976·11月	22	50	18	10

日本總理府：「關於國民生活之輿論調查報告」

認為「將來會比今天好」的樂觀派，在一九七三年之前，有一段長時間都在30%。一九七四年，即石油危機發生的一年，樂觀派銳減到10%。認為「不會有變化」的人的百分比一直穩定，沒有大變化。樂觀派減少，則悲觀派也就相形增加了。再看一九七四年來，相對於對於未來抱持樂觀態度著的14%，表示悲觀的人升高到30%。同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二年間的統計比較，看出樂觀

一系和悲觀一系的差異變化。一九七四年，是石油危機、物價狂漲、充滿驚惶之精神上的痛苦的一年。

進入一九七五年，我們終於看到了「期待下降的反革命」（譯按：此為相對於「期待升高的革命」而言）揭開了它的序幕。根據日本總理府的調查，十年前的那種樂觀者上升到20%，而悲觀者的比率只有些微的上升的普遍性的對未來的樂觀，在一九七五年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前揭「關於美國生活的輿論調查」指出，認為今年的生活比去年好的，經一九六五年的24%上升到一九七三年的31%。但是從一九七四年（石油危機的一年）以降，則以一九七六年的12%為最高點而更往下低迷。同時，認為「今年的生活比去年差」的比率，上升到20%及30%。

這一項調查告訴我們，人民在回顧過去的一年、或預測未來的時光，終於無法再充滿了樂觀，這樣一種大眾心理的形成，可以做出這假設：由於對過去的一年間生活的未見改善，把這事實投射到未來的時日，使人們一般地對於未來失去了樂觀的態度。或者由於失去對未來的樂觀，而把當今生活於最近的過去幾年生活的評價拉下來，並且更進一步把悲觀心理向未來反轉投射的結果，使人們對未來生活的向上，陷於一般性的悲觀。

日本總理府還做了另一項調查研究。問及被調查人：「你認為日本是在往好的方向前進呢？還是在往不好的方向前進呢？」有這個結果：七四年，認為日本的走向正確的人降到29%（對日本的未來悲觀的人向32%陡升），七五、七六兩年樂觀者雖往上回升，但已不復舊觀了。

日本的方向

	在往好處走	往壞處走	不知道
1971	43	21	36
1972	49	15	36
1974	29	32	39
1975	33	28	39
1976	40	25	35

## 一種神話：「健全的消費」

這些統計，使我們有這認識：石油震撼、以及由之誘導出來的各種複合的社會問題，過去的，大眾範圍的對於未來生活的確信和樂觀的預測、也就是說認為以後的日子會越過越好，至少也不會比今天差——這樣的感覺，在一九七四年以後，就急劇失落了。

美國經濟學家卡德拿論消費者的行動時，是以「健全的消費者」為主要的觀念條件的。他認為，消費者不會採取過頭的行動。早在景氣好的時候，他就有一種審慎的態度，在景氣惡化時，他也不致於喪失長期的確信感。卡德拿的論點，其實也是樂觀論的一種。美國的消費者中較少態度的急劇轉變，從而在消費者行動中，隱含着美國特殊的經濟安定化要素。至少在五〇～六〇年代的美國是如此。這種情況，也出現在六〇年代的日本。

但是消費者行動之所以能「健全」，有一定的條件。消費者行動之「健全」與否，第一，要對於資源的獲取，有樂觀的具體條件；第二對於技術的進步和發展有樂觀的基礎；第三，市場的持續開發和生活水準的改善，都有樂觀的可能性。至少，是在對於資源、技術、市場的樂觀信念毫無疑問的這個條件下，六〇年代型的大眾消費社會才具備了成立及持續發展的可能。但是這些，到七〇年代中葉，已經急速崩潰而消失了。

### 建立在樂觀上的社會

如果，如前文所論，六〇年代型的大眾消費社會，是在大眾對於未來的確信不夠、對生活不斷向上的可能抱持樂觀態度這些虛構（fiction）上存在的，那麼，一旦這種樂觀的基磐崩解了，六〇年代型的大眾消費社會，就不得不迎接它的終結了。

認為消費者都懷着無止境的慾望；認為他們有十分旺盛的購買慾，會採購商品直至他們購買能力的極限，只要正確地操縱消費者的慾望，大眾消費就會永無休止地進行下去，直至地老天荒——這是多麼單純的想法！

應該認識到，消費者的行動遠比設想的還要

纖弱得多。對於一點點預兆，消費者會做出十分敏感、過份防衛性的反應，而改變行動的面貌。因此，消費者不是所謂「欲望的野獸」，而是動輒對微小的異音豎起耳朵，急速地向安全的洞穴逃穴的，像兔子似的胆小的小動物。

### 充滿內在矛盾的日本人大眾消費社會

如果美國式的大眾消費社會發展的行程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那麼，日本型大眾消費社會就是以未熟兒開始，並在其後走向一種歪扭的發展行程。

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獲得高度經濟成長，並在這大成長的時代展開了日大型大眾消費社會，且在這展開的過程中，以適當的程度不斷地存在着實態和意識間的差距，從而使這展開的速度反而更為急速。質言之，日本的消費革命，是經由實態上的貧困和意識上的先行性之間的差距而促成的。

日本的消費革命，和美國的消費革命相形之下，顯示出更多的建築在虛構上的這個事實，而充滿着內在的矛盾。在四張半榻榻米大小的公寓中，塞滿了冰箱、家電用具和床，在榻榻米上鋪地氈，過着洋化的生活。這種怪異的現象，在日本真是到處都是。但是，也毋寧正是因為日本的大眾消費社會是建築在虛構的基礎上，而且充滿了矛盾，才能湧現不間斷的社會動因，也未可知。

但是，日本人民和大眾，沒有人把這現實視同危機，認識到危機是須要加以緊急處理的問題，採取向危機挑戰的行動。他們只是隨波逐流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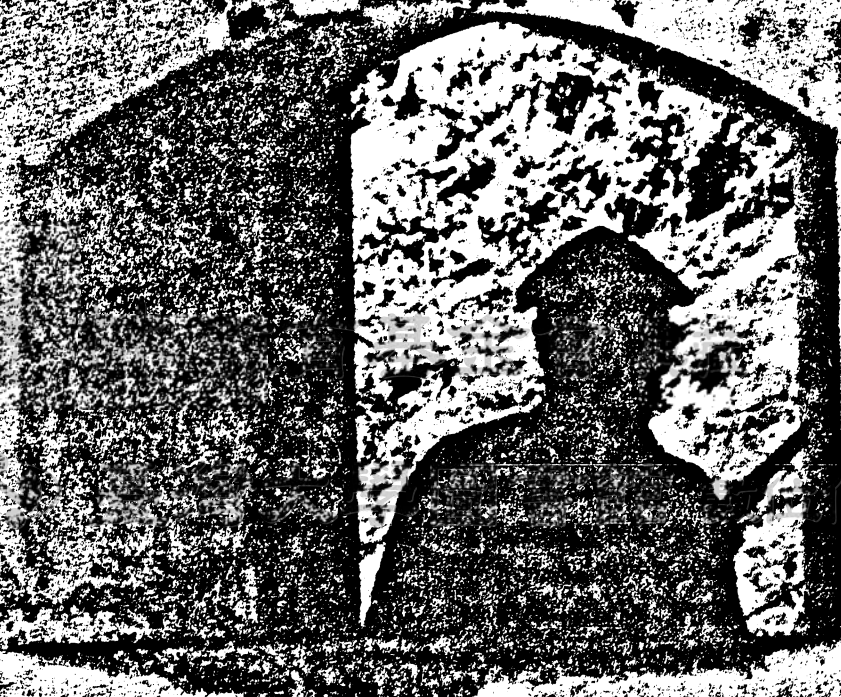
日本人在六〇年代追求「物質上的豐裕」，明顯地感受到從「貧困」向「豐裕」發展的行程。在這個時期中，個人的目標和社會（公司）的目標，有相當程度的一致和統合。然而，這也是日本人民具有自己和社會間的「一體」之感的唯一的歷史時期。而這樣的時代，却早已迅速消失了。

（下期預告：大眾消費社會成立的基礎）

# 愛與戰爭

——來自拉丁美洲的呼聲

2



愛德瓦多·賈林諾 / 撰  
林海波 / 譯

「愛與戰爭」是戰爭的歷史，是見證，也是史詩。它生動地呈現了數十年來拉丁美洲人民由希望到絕望，由歡樂到憤怒的轉變歷程；同時也見證了拉丁美洲人民，為了締造更美好、更公正、更合乎人性的世界，所進行的絕不妥協的鬥爭。

## 那悲劇竟成預言

### 1.

一九七三年年中，朱安·多明尼哥·裴龍在經過十八年的放逐以後返回阿根廷。

那是拉丁美洲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政治示威運動。在艾澤扎機場附近和公路兩旁，聚集了兩百多萬人，帶著孩子，帶著鼓和吉他，來自全國各地。阿根廷的人民以歷久不衰的耐心和鋼鐵般的意志，終於使他們的「領袖」復位，以史無前例的歡迎迎接他返回祖國。

情緒是節慶似的。人民的歡樂，富於感染性的美，擁抱了我，把我提升起來，給了我信心。在蒙特維都街道上晃動著的「廣大陣線」①的火炬仍在我眼前晃動。可是現在，在布宜諾斯艾里斯的郊區，在那無邊無際的營地上則聚集了年長的工人和年青的一代。在年長的工人而言，裴龍主義是人性的尊嚴之活生生的史跡，而對那未曾親歷四六年至五五年間政績的年青一代，裴龍主義則主要是由希望構成，而不是由鄉愁。

但這次歡宴却以大屠殺為終結。在艾澤扎，有一天下午，裴龍派被殺的比那些年來陸續反抗軍事獨裁政府而死的人更多。「那現在我們又該恨誰呢？」驚呆了的人民這樣問。伏擊是由裴龍派所策劃，用以攻擊另一些裴龍派：裴龍派中有特利亞人和特洛人，有工人與老板；在這一個劇本之內，真實的歷史展開，而這段歷史乃是連綿的衝突矛盾。

工會官僚，政治老板和那些有權有勢者的掙客，在艾澤扎附近的區域中顯露了他們的破產。他們就像故事中的國王，在公眾的眼前赤身裸體。職業殺手進入，佔據了人民的位置。

那從神殿被趕走的商人，不久又從後門進來了。

在艾澤扎所發生的事只是日後的事情之先兆。海克特·康波拉的政府像一朵百合一樣短命。此後，語言就拖在事實的後面，一直到完全消失在視線之外。對民衆運動而言，這是一個悲哀的尾聲。「神之所以有威信是因為他極少露面，」

好多年前，裴龍在馬德里這樣對我說。工資增加了，但這只證明了工人要為新發生的危機負責。一隻母牛不久就比一雙鞋還便宜。在中小企業日走下坡之際，那寡頭政府却未被擊敗，囂張的在報紙、廣播與電視上盡求發洩。農業改革變得比寫在上面的紙還更廉價，漏洞則繼續敞開，由國家所累積的財富從其中源源流出。在阿根廷，和在拉丁美洲任何國家一樣，當權者把他們的財富安安全全的存進蘇黎世或紐約的銀行中，錢在那裡經過魔術的把戲，送回本國，變做了非常昂貴的國際貸款。

①原註：The Broad Front ( Frente Amplio )，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基督教民主黨的聯合派系。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總統大選，獲得百分之二十選票。該派的候選人，李伯爾·塞利尼將軍於一九七三年七月被軍方逮捕，直至目前仍在監禁中。

### 2.

一個國家雖然可以有階級鬭爭但是透過階級鬭爭可以達成統一嗎？對於這個集體的幻象，裴龍做了具體的說明。

有一天早晨，在他被放逐不久，這位領袖在巴拉奎的亞松森，向招待他的人解釋笑容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你們想要看看我的笑容嗎？」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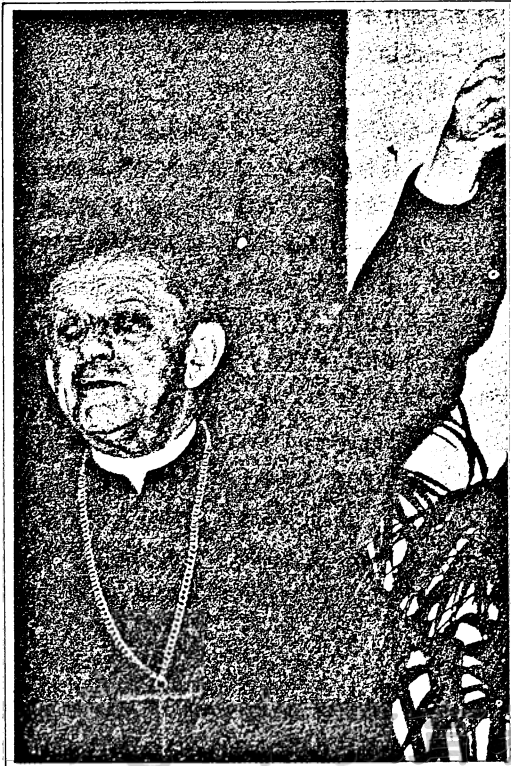
然後他把他的假牙托在他的手掌上。

整整十八年，不論是反對他或贊同他，阿根廷的政治都圍著這個人在轉。一次接一次的軍事政變，只不過是對這個事實的頌詞：只要自由選舉，裴龍派就會勝利。一切都以裴龍的贊成或咒詛而定，他從遙遠的地方，用他的右手，也或用他的左手寫來的信，永遠發著矛盾衝突的指示，讓那些人去為他賣命。

一九六六年秋天在馬德里裴龍這樣對我說：

「你知道中國人怎麼殺麻雀嗎？他們不讓它們落在樹枝上。他們用棍子趕它們，不讓它們落腳，一直到它們死在空中；它們的心臟累死了，於是掉下地來。叛國者像麻雀一樣飛。只要騷擾他們就夠了，不讓他們休息，不讓他們落下來。不，不……要領導人，你必須像老鷹一樣飛，而不是像麻雀。領導人是一種技巧，是一種藝術。那需要軍事的精確。你必須讓叛國者飛，但不讓





卡馬拉大主教是當今巴西思想進步的神學家。他極力主張教會應站在窮人這邊，為他們進言，並遠離富人和權勢者。

他們休息。然後等老天去做祂的一份。你必須讓老天去做……尤其是，當我能控制老天的時候。」

當時間到來，當斐龍主義重新得權，便炸為碎片。在那「領袖」死以前不久斐龍主義炸裂了。

### 3.

朱瑟·路易·奈爾是艾澤扎大屠殺的犧牲者之一。一顆子彈打碎了他的脊椎。他癱瘓了。

有一天他決定要把這無能與憐憫結束。

他選好了日期和地點：一個沒有火車通過的火車站上的陸橋。有人把他用輪椅推到上面，把一管裝了子彈的手槍放在他手上。

朱瑟·路易曾是一個鋼鐵意志的鬥士。多少子彈，多少監獄，多少年的飢餓與地下工作他都渡了過來。

而現在他却把槍管塞入口中，擺動扳機。

## 夢

當我們睡覺的時候，糾纏的軀體輾轉反側。你的頭在我的胸上，我的腿在你的肚子上，而當軀體翻動的時候，床跟著翻動，屋子跟著翻動，而世界跟著翻動了。「不，不，」你解釋道，以為你是醒著的。「我們已經不再在那裡了，我們已經在我們睡覺的時候搬到另外一個國家。」

## 巴西·我信賴你？

### 1.

賽車上都炫耀的貼著帶著國旗的標語，「巴西：沒有一個人可以打敗你。」貝勒這時已經是銀行經理。在城市的外邊，乞丐們圍著觀光汽車。道奇牌的汽車在它的廣告競賽中說：「你也可以變成統治階級的一員。」吉利特說，「巴西，我信賴你，」而死刑隊所摧殘的犧牲者則在拜撒達·弗洛明尼斯翻出來。他們的臉都被打爛了，他們的手指頭都被切掉了，以便看不出是誰。各家汽車公司的賽車都透過報刊與銀幕狂呼「我們相信巴西。」而在貧民窟，孩子們則睡在地上或硬紙盒裡。從那裡，他們看著分期付款買來的電視。上層階級玩統計學，中產階級玩股票，下層階級玩賽車。星期一早晨誰會變成百萬富翁？一個失業的建築工，或洗衣婦，或擦鞋僮。有一個人將會變成選民。一個人，在八千萬受苦受難的人之中，要被神在星期一早晨檢選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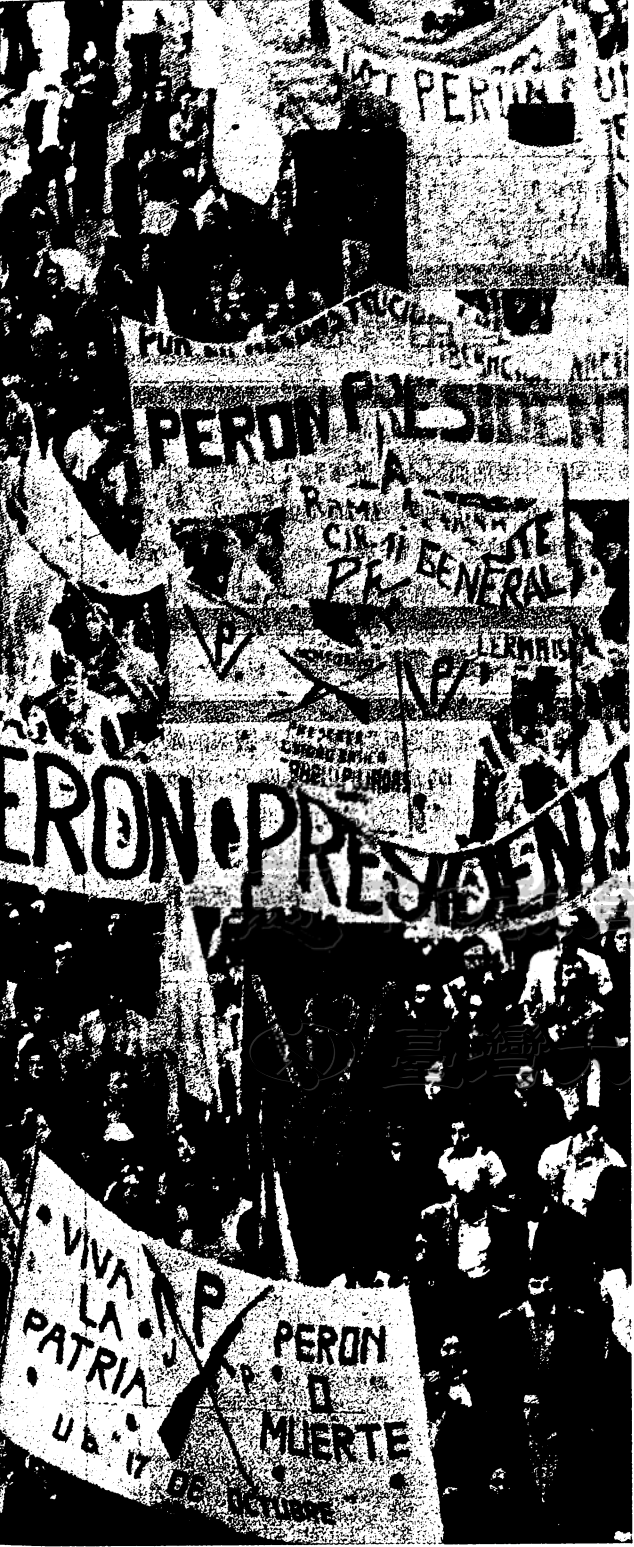
## 礦工與死神同在

七年以前，我慢慢穿過拉拉奎亞（波利維亞）寒冷的廣場，我的兩隻手深插在一件高領的黑外套中。

「神父！神父！」

一個男人從黑暗中向我跑過來。他抓住我的胳膊。從那唯一的街燈投下的幽光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骨瘦如柴的臉上那種絕望。他戴著礦工的頭盔，穿著礦工的夾克。他的聲音粗啞。

「你一定要跟我來，神父。我求你。」



斐龍派的示威活動。

我跟他解釋，我不是神父。我解釋了好幾遍，但沒有用。

「你一定要來，神父，你一定要。」

我強烈的渴望成爲一個教士，哪怕是幾分鐘。那礦工的兒子要死了。

「是最小的一個，神父。你一定要來，給他最後的權利。請來啊，神父。他正要離開我們。」

他把手指深深的埋進我的胳膊中。

2.

在波利維亞的礦廠裡孩子很少。沒有老人。

在這裡，男人注定要在三十五歲以前死掉，因爲他們的肺被硅石粉化做了硬板。

只有神還是不夠的。



巴西經歷了十六年的軍事統治，至一九七六年開始受到自由浪潮的衝擊。

在此以前，魔鬼親自打開了礦場的嘉年華會。他騎著白馬走入奧魯羅大街。而今天，這魔鬼的節慶從世界各地吸引了上千上萬的觀光客。但在礦場裡，魔鬼所統治的却不僅是二月。礦工管他叫「提歐」，在每一個礦井中都爲他安排了王座。「提歐」乃是礦場的真正主人：錫礦的礦脈他要給就給，要奪便奪，他決定是誰要迷失在迷宮中，是誰可以發現隱藏的礦脈。他製造或防止坍塌。在礦井之內，提耶穌的名字會有致命的危險——雖然童貞瑪利亞之名不會導致任何厄運。

有時提歐跟礦場包商或出租人訂定契約：他賣給他們財富，以換取他們的靈魂。是他向農夫眨眼，以便讓他們放棄他們的田畝，而把他們自己永遠埋在礦井中。

礦工們在他偉大的泥像周圍飲酒聊天。這乃是「卡拉」( ch'alla )。他們把蠟燭顛倒著點在提歐面前，向他奉上香煙，啤酒和「其卡」( chica )。提歐把香煙吸完，把酒喝乾。在他的腳下，礦工們洒幾滴白蘭地——而這正是向土地女神獻酒的方法。

礦工們請求魔鬼使礦業發達。

「提歐，拯救我們。讓我們不要死。」

卡拉發揮著政治大學的功用。獨裁者們不准設立政治大學。這些人便在提歐四周相會，在秘密的礦坑彎道中聚集，討論他們的問題，以及如何改變世事。他們感覺受到保護，他們互相鼓勵，互相期勉。他們並不在魔鬼面前跪拜。當他們離開的時候，脖子上套著彩帶。

3.

女人是不准進入礦坑的。古老的神話說，女

人會帶來厄運。這古老的神話救了女人，使她們免於男工的早死。

## 自由與恐懼

我的兩半沒有一邊是可以單獨存在的。你能夠既愛戶外生活而又不恨監牢嗎？能夠既愛生命而又不恨死亡嗎，能夠愛生而不恨殺嗎？

在我的胸腔——鬥牛場——之內，自由與恐懼確實是在戰爭。

## 這集中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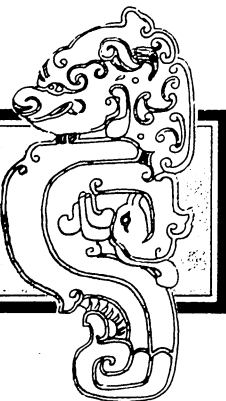
那機關說，誰要是反對它，便是國家的敵人。誰譴責不公平，便是叛國。那機關說，我就是國家。這集中營就是國家：這垃圾堆，這巨大的、無人的荒原就是國家。

凡認為國家乃是每個人的家庭的，便淪為無家的孤兒。

( 待 續 )



歷史與思潮



# 黨外不應抱人家大腿

—與潘立夫先生論「西化」問題

● 陳寧

「夏潮」譯載的「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實在是一篇發人深省的好文章。其中提到弗蘭茲·法南所指出的殖民地文學的三階段。第一個是同化階段，在這個階段，被殖民者由於受殖民者自封的文化優越感所蠱惑，便模仿他們的文化，卑躬屈節的懇求他們把自己當作他們文化的同儕。第二個階段是蠱惑消失了，他們清楚了殖民者根本是看不起他們的，要想投進殖民者的懷抱，跟他們結合為一，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之，他們返回自己文化的老根。第三階段則是他們開始締造新的、真正的民族文化，忠於他們所重新發現的民族特性。

自己文化的老根，也就是自己的歷史，所以，覺醒過來的第三世界作家，認為自己的作品是一座橋樑，使他們的人民與歷史得以對話；這些人，對文學的宗旨與地位便與親歐派的作家有了不同的認識。對他們來說，文學不僅給人娛樂，而且可以幫助同胞塑造民族意識，幫助國家構築長期的國家大廈。

從十九世紀末年以來，中國長期居於一個半殖民地的地位，台灣還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在大陸上，有胡適之以來的「西化」；在台灣の日據時代更有許多皇民化的「御用紳士」。日據時代有許多文學家都諷刺過那些「御用紳士」。國民黨到台灣來後，大陸的「西化派」壓倒了台灣的「御用紳士」，台灣的「御用紳士」也投向「西化」的國民黨懷抱，最有名的例子是鹿港的辜家。但有許多黨外人士不察，也跟著一起「西化」起來。

其實「西化」是Westernization，「西方文化」是Western Culture這二個名詞也是不同的。「西化」是法南所說的第一階段，也就是殖民化，在日據時代叫做「皇民化」。其實日本人

從來沒把台灣人當作日本人，直到現在，許多日本人心中，還是把台灣人、朝鮮人當作劣等民族看待。西方帝國主義也從來沒把殖民地人民當作自己的同胞。

台灣所說的「西化」主要是指認同美國，以我自己在美國的體驗來說，美國是一個種族歧視很深的國家。不管你經過多少代，身上有沒有白人的血統，只要你的祖先中有非白人的血統，你就永遠註定了是有色人種。有色人種就註定了被歧視的命運。這一點和漢民族有很大的不同，雖然漢民族也有種族歧視，但漢民族却是夷狄能華夏之，則以華夏視之。

加州中國人多，黃皮膚的多數是中國人，有次我和幾個朋友走在柏克萊的街上，柏克萊還是六十年代反越戰的大本營之一，以思想開明著稱，但是，却有一輛轎車從我們身邊駛過，車上的年輕人用鄙夷的口吻大聲罵我們Chink，以Chink叫中國人就像用Negro叫黑人一樣。

麻州的劍橋是哈佛大學所在地，是美國最有教養的地方，平常大家相見，在表面上絕對避免種族歧視。我有一個朋友和白人結婚，孩子是白人遺傳，完全白膚、藍眼、金髮。但他的孩子常常哭着回來，說同學欺侮他，罵他Chink，只是因為他有一個中國人的姓Chang。同學們都是孩子，孩子們是無辜的，他們的種族歧視從那裡來，還不是來自家裡的大人。

潘立夫先生是一位出色的黨外人士，但他可能不知道「西化」和「西方文化」不同，而在一篇「從文明發展的軌跡看國民黨與黨外」的文章中，大事鼓吹「西化」。

「生根」週刊是一份受歡迎的黨外刊物，但最近却出現一篇「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大捧當年屠殺抗日台胞的凶手後藤新平

，而完全不顧日本在台的「現代化」就是殖民化的實質。

西方文化我們應該研究，來作我們的參考，但我們的老根還是自己的鄉土、自己的民族。最近的電影「甘地」，甘地先是一個西化的律師，後來回到印度的老根變成一個領導印度民族運動的英雄。甘地的偉大不在於西化，而在於他的印度。

台灣和第三世界地區一樣，是受過殖民主義

毒害過的地區，在殖民主義退潮之後，應有清除殖民心態的消毒的工作。台灣光復三十多年來，由於國民黨自甘為美國的「前哨」和日本的「生命綫」，而使這項工作發生困難。但黨外從事的是民主運動，應知在殖民主義中是永遠找不到民主的，所以，黨外在從事民主運動的同時，也應自覺的清除由日據時代或「西化」的國民黨所帶來的殖民心態的毒素。

特訊

## 中華雜誌五月號竟遭查禁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孔真明

五月份被查扣、查禁的政論刊物計有「鐘鼓鐸」第五期，「生根」第九期、「千秋評論」。

在言論緊收的風聲中，五月號的「中華」雜誌竟也遭到查禁的命運。

「中華」雜誌被查禁的文章，據悉是海外批判台灣稱著的旅法學人繆寄虎譯介的「台獨的基本理論」一文，理由也是「違背反共國策、嚴重淆亂視聽」。

「中華」一向主張民族主義，以高層次理論探討中國前途問題，甚少干預台灣內部之政事。唯在「保釣問題」、「日本問題」、「十大建設」、「鄉土文學」、「翡翠水庫」、「美麗島事件」上，與國民黨意見相左。最近又反對徐立德的財稅政策甚力。

「中華」因民族主義而不同意民族分裂，然亦反對以黨外民主運動為台獨，而主張民主與和

諧，故在「美麗島事件」後，力主「忠厚和平之心，正大光明之道」，而遭「疾風」集團誣陷，後來訴諸法院，纏訟至今。

「中華」的言論為發行人胡秋原親自掌舵，以公正穩健稱著，實無查禁理由，咸以為若「中華」也遭查禁，一切政論刊物都不免查禁之命運。所以，文化界傳言紛紛，皆認為這是全面緊收言論的先兆。

王昇調職後，一般人皆希望保守勢力會在黨內退潮，新的開明的勢力將在黨內抬頭，但事與願違，從鎮壓言論來看，國民黨並不因王昇調職而有所「開明」，國民黨的保守本質，只會隨著危機感的日益深重而加強。

另據悉，胡秋原與「中華」編委們已決定「據理力爭」，其結果將如何，仍待拭目以視。



# 後藤新平的殖民政策

● 陳逢源

編者按：

「生根」週刊第八期刊出「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一文。文中所引述者均為日本官方資料，我們不否認日本在台灣有一定的建設，牛馬奴隸也需要草秣糧食才能被奴役，日本在台的建設，基本上是脫離不了殖民政策的路線的，而該文却嚴重的予以忽視。再說，台灣現代化的建設，也不是自後藤新平始，而是從劉銘傳就開始了的。這也是該文的嚴重疏忽。

爲了糾正此一錯誤，我們重刊陳逢源先生當年在「台灣民報」（一九二六年八月廿二日）上評論後藤新平的一篇短文。這篇短文發表於日據下的台灣，其中的用字遣詞不得不有所委婉含蓄，但意思是清楚的。

友人高天成君、近日因暑假、由東京回來、取出一本「日本植民政策一斑」借我看。這本書係後藤新平氏所著的、本是不值一讀的舊時代的遺物。然而這本書是大正三年、他在貴族院的一團禮幸俱樂部所講演、又他在台灣所做的惡手段、一部份有吐露出來的。因此、我也費了一點餘鐘、通讀其大體的論旨而已。

他通篇立論的根據、不外是採取侵略政策、榨取政策、壓迫政策、愚民政策這幾層、我也沒有工夫一一舉他的文句來証明了。雖則如此、我原不得不指出二三點的事實、尤其是和台灣有密切的關係的、來證明他的手段何等厲害吧了。

頭一點是兒玉總督曾對他說、「我這回初任台灣總督、單掛不言實行的招牌、似乎不好看、所以你要爲我起草一篇治台的方針吧。」他回答說、「沒有必要、若有人要問施政的方針、只說認清事實在證明便夠了。」他的意思、一定是治臺的方針、應採取榨取政策、壓迫政策、且看看事實便知道了、何必要苦苦公表出來呢？

第二點是我們台灣人所忘不得的事實、便是後藤民政長官在教育者會議的席上說、「土人教育以無方針爲方針」。他有加以說明道、「中國人（台灣人）的性質、係是世界的疑問、所以非有經過二三代之後、不得決定其方針、政治的方針也是如此。設公學校的目的、不過爲普及國語的起見而已」。我們讀到這裡、便知道他怎樣不肯聲明政治方針的理由吧了。

我們又知道他設舊慣調查會、極力着眼這個、分明不是要尊重台灣人的舊慣、乃是因此可以發見怎樣可以治台灣人的方法了。他知道中國人平生愛顧門面、便設紳章制度來勵獎官許的御用紳士了。

我們讀到第二十八頁、他有寫道、「當討伐土匪的時候、有定一個土匪歸順法、說要交給歸順的土匪們的歸順証、聚集他們於警察署辦務支署裏頭、豫先出訓令、使軍隊把他們同日同時統殺得乾乾淨淨了」。唉！似這樣做出大虐殺的大惡人、現在尙敢提倡什麼「政治的倫理化」、豈不是矛盾至極！好笑至極！

最後、他在那本書的序言有說道、「篇中、或帝國植民史上的秘訣、雖有講不詳細的遺憾、若是曉理的人、眼光自能徹紙背、則爲我植民政治的向上、亦不失爲他山之石了」。哈哈、我曾是一個受過愚民政策的教育（國語學校）的人、完全也得眼光徹了他的紙背、可見他的愚民政策、終是一個下策了。我常常有說起、他的愚民政策、還不似秦始皇的徹底、那麼、我在國語學校中、也曾讀過什麼民約論、什麼天演論。他似乎不知道曉得講國語、便曉得讀書這層情理了。又他竟不似康熙君的巧妙、假使台灣不歸日本、我或者練做八比、幾回渡海過福州去考試也不一定了。可惜這本書業經絕版了、不得介紹給我們同胞讀讀、回想當年他的好手段吧了。



《歷史小品》

# 請勿認賊作父

• 吳健民

五月十日出版的「生根」週刊第八期，有一篇高伊哥寫的「後藤新平」，稱頌後藤新平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文中雖然點綴式的說了幾句「後藤一手拿劍，一手拿糖餡，把本地人玩弄得服服貼貼」、「台灣人被迫學習現代化，所付出的是被剝削和被壓迫的血淚代價」，但是，由於該文作者並不真正了解日本帝國主義者殖民統治的本質，全文沒有從被壓迫、被剝削者的觀點，揭露日帝「王道其外，霸術其內」的醜陋面目，反而站在日帝壓迫者的立場稱頌後藤新平的政績，甚至說出後藤「建立民主統治」、「不愧為功利主義者」、「我們不必責怪後藤新平」等荒謬透頂的話。

高伊哥在文中不厭其煩的詳述後藤的各項政績，唯獨對後藤用卑劣手段，誘殺抗日台民的「歸順式場慘案」略而不提。所謂「歸順式場慘案」，台灣新生報編的「台灣年鑑」有如下的記載：『即對於雖表示投降各領袖，表面上善用甘言，許他歸順，內心則企圖徹底剷滅，所以訂定是年（一九〇二）五月二十五日，約張大猷以下二四三人抗日份子，分別六處，聲言舉行歸順式，即：一、斗六式場六十人，二、林杞埔式場六十二人；三、嵌頭式場三十八人，四、西螺式場三〇人，五、他里霧式場十四人，六、內林式場三十八人』，這些人在六個地方同時被用機關槍全部殺戮。對這樣卑鄙殘酷的虐殺，在高伊哥看來，卻是「我們不必責怪後藤新平」。

日本奪取台灣是想用台灣做為侵略中國、南洋的基地，在台灣的經營、建設都只為便於榨取而已，實則一切皆以日本母國的利益為依歸，絕不會為了臺人設想，這是殖民地統治的本質。所謂「後藤新平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這類的話，只宜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口中說出，絕不是被殖民、被壓榨的台灣人後裔該說的。後藤新平的殖民政策由他的殖民思想而來，這裏且錄一段最能代表他的殖民思想的話：「所謂殖民地，正

好像是在本國樹木上所結的果實一樣，成熟後即離樹而去。然則欲使殖民地永久歸屬本國不再離去之方策又將如何呢？……我認為，要想消除歸附的人民內心自恃，不甘屈服，桀驁不馴的現象，便應從發展教育、農牧、工商業等百般行政上着手，尤其要使日本人民在外時常保持團結統一齊心拓殖的精神，而開導當地民心，事事宜早作準備，才不致一旦遭受當地人民反抗而驚惶失措。……就如今日之英國祇知榨取印度財物，從來未為印度教育事業用過心思，一旦其民反抗，便形成不可收拾之局面……既有前車之鑑，切莫重蹈覆轍，這就是殖民政治家的秘訣韜略啊！」這種殖民思想，後藤自己美其名曰「文裝的武備」；「若問何為殖民政策？亦即吾所說的文裝的武備之意，就是舉王道之旗而行霸術，這一原則將成為當前世紀的殖民政策也是不爭的事實，……所謂「文裝的武備」者，簡言之即以充實政治、經濟、工業、農業、醫學、教育等文事施設去準備對付將來的侵略：一旦情況緊急時即可協助武裝的軍事行動，故此應早為設置，早作準備。」「舉王道之旗而行霸術」，「一旦情況緊急時，即可協助武裝的軍事行動」，後藤的這些話豈不很明顯的指出後藤殖民政策的真正用心嗎？可是，因為眩於後藤的「王道之旗」，因為惑於後藤的「文裝」。高伊哥遂不見其「霸術」與「武備」而不惜肯定後藤新平在台灣歷史地位了。

高伊哥在文章的話語中要讀者「不必責怪後藤新平，但必須檢討他和那個時代日本統治者的心態及手腕，才能由歷史得到教訓。」然而，連高伊哥本身都不清楚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本質，讀者又能從他大量鋪陳後藤政績的文章中，得到什麼歷史教訓呢？要有的話，大約也只能像高伊哥一樣，仰望後藤飄飄招展的「王道之旗」，齊聲感恩讚頌：「後藤新平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吧！

# 布烈希特與 當代戲劇

——從文化大學演出「四川的好女人」談起

● 林南友

## 文化大學演出的得與失

五月七日至十日，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的同學，在國立藝術館演出布烈希特的名劇「四川好女人」，這次演出，就演員的表現、燈光、舞台道具與劇幕的安排而言，均有長足的進步，比起過去該校演出的戲碼，更生動、感人且富戲劇性，不再停留於形式的模仿與抄襲，真正比較成功地將一個西方劇作，透過翻譯活潑地呈現在觀眾眼前。我們願意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並希望他們能愈做愈好，排出更有內涵的戲來。

這次演出，值得讚賞的地方固然不少，值得批評之處同樣很多。首先是參與演出的工作人員對布烈希特的思想所知甚少，他戲中所強調的意識型態問題自然變得模糊不清，甚而消聲匿跡。再者，由於演員未能充份掌握布氏的劇場美學，導致演出時忽略了「史詩劇場」的「間離效果」，使整齣戲以感性的方式呈現，失落了理性的分析與判斷，更違背了布烈希特創作這齣戲的基本原則。上述兩點都是很致命的缺憾，為了彌補此次演出的缺憾，筆者特將布烈希特的思想型態與劇場理論簡介於後。

## 布烈希特這個人

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歐洲的文藝界，已經飽受資產階級唯心思潮的滲透與控制，



這種專事討好貴族附庸風雅習尚的文學潮流，免不了波及當時的劇場活動，劇場中充斥著頌揚統治階級的聲音，這樣的情形一直到德國的工人運動漸次抬頭以後，才有了顯著的改善，工人運動的抬頭，自然改變了當時的戲劇風潮，許多進步的劇作家因而有一展才華的機會，他們的劇本從此廣為大眾歡迎與接受，著名的「工人戲劇聯盟」及其所屬的演出團體受到多數觀眾的鼓舞，便是最好的證明。而布烈希特這位當代最具代表性的劇作家，便是上述戲劇聯盟中的佼佼者。他實際創作劇本，並發展一套深刻的劇場理論。他同時也是著名的反法西斯鬥士，早年曾經以「第三帝國的恐怖與貧困」一劇揭露法西斯的罪行，號召德國人民起來反抗法西斯的極權統治和對外侵略。然而，也就在他積極從事反納粹行動之後不久，統治當局開始對他表示「關注」，因不見容於當局，遂與當時法蘭克福學派的進步知識份子一起流亡到海外。

布烈希特是一位現實感極強的劇作家，也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但是，他所信仰的社會主義却與當時的某些進步份子有別，他的辯證性很強，這可由他的美學理論和政治觀點獲得佐證，他

對俄國於十月革命以後逐漸走向機械決定論，早有犀利的批判，對日後史大林上台極力提倡的「階級壟斷論」更是大加撻伐。布烈希特對俄國的文藝工作者處處遭受當權者的控制，深表同情與惋惜，「如榮一首詩中沒有史大林三個字出現，就可能遭到騷擾，這恐怕是無產階級被人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罷！」這段話，說明了他非但對俄共不存幻想，且厭惡史大林政權的統治模式。

布烈希特不見容於法西斯專制政權，對當年的社會主義祖國—俄國，同樣展開猛烈的批評。這說明了他在面對人類社會的困境時，不受僵化的意識型態所限制，而以人道主義的襟懷出發，嘗試為理想的人間描繪藍圖。他正像許多有良知的進步作家一般，希望在經濟平等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讓自由與民主在這世界上大放異彩。

布烈希特終其一生，寫下許多極富代表性的劇本，更創下史詩劇場的表演形式，影響了二十世紀的劇場走向，除此而外，他還是一位飽學深思的美學家，他的美學理論深刻而富挑戰性，一九三〇年代，他與匈牙利的思想家盧卡契的論戰，早已是當代文化界討論、爭執的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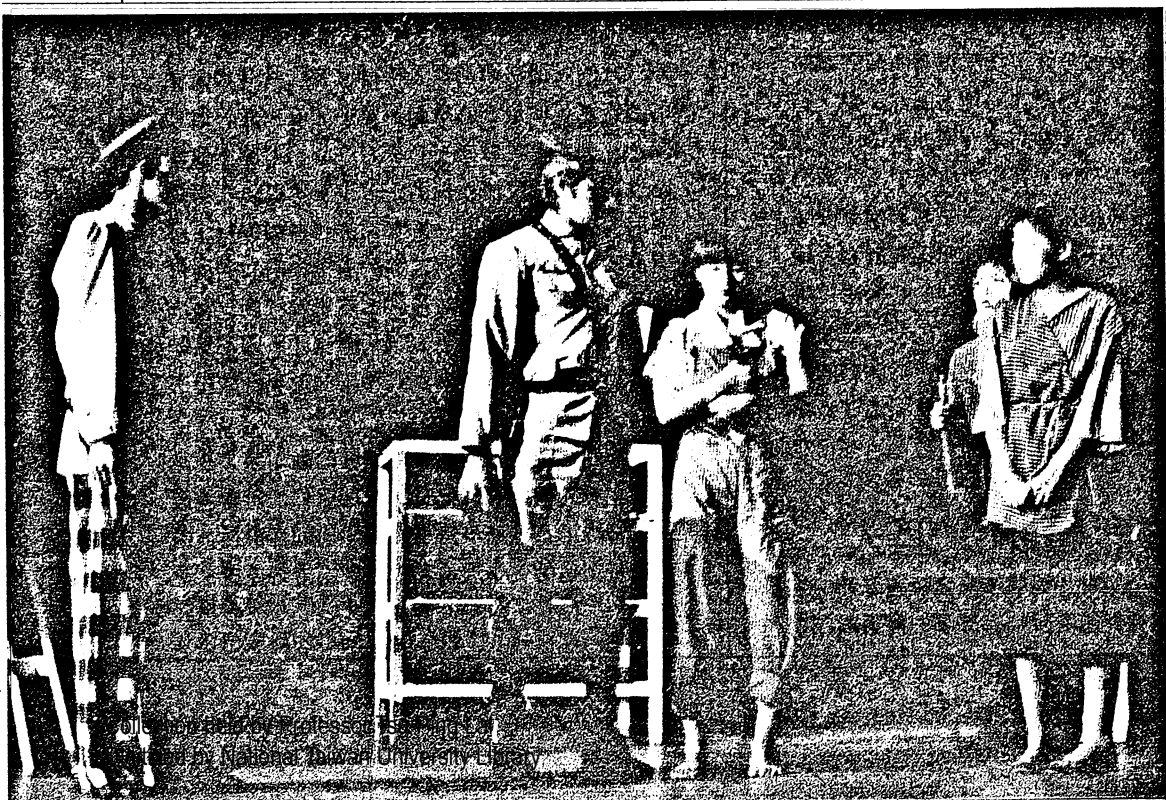
## 革命性的戲劇理論

讀過布烈希特的劇本，或稱為涉獵過他的劇

場理論的人，多少都能瞭解布氏對當代戲劇最大的貢獻，即是他以「間離效果」的劇場美學，開創西方戲劇的新局面，他揚棄亞里士多德以降的「幻覺主義」表演體系，認為傳統的戲劇，每一齣戲都限制在固定的時空下，只能傳達單一的動作，劇中的每一幕只有在全齣戲的推演過程中，扮演其中部份的意義。因而，作為一革新劇場的人物，布氏強調他所謂的「史詩」結構—便是以史詩的鬆散與敘述的形式來構成一齣戲。這戲中的每一幕都各有其獨立存在的特色，不必受全齣戲的限制。

史詩劇場，在結構上和一般劇場不同的地方，在於它往往以敘述的方式來呈現過去發生的事件，而不以當下發生的事情來鋪陳其故事的情節與內容。在此，布氏希望觀眾所接受的舞台動作是曾經在某個特定時空下發生過的。觀眾應避免以幻象來面對舞台，而應該將呈現出來的形象視作活生生的歷程，一度在現實生活中出現過，如今，被成功地搬上舞台。

這樣的結構，常常讓我們想起平劇的表演形式，而布烈希特在這方面確實深受我國傳統戲劇影響。他自己就曾經寫過一篇「中國劇場的間離效果」。文中除了談到我國戲劇中特有的呈現方式外，更視平劇的抽象舞台為傳達動作的最好結



水大是專事吸取他人血汗的資產階級。

構。因為舞台的抽象化經常能將觀賞者與演員之間隔離開來；觀賞的人一方面不必受移情（Empathy）的干擾，演員因而也和台下的人產生隔離（Detach）的效果。如此一來，劇場便呈現出所謂的間離（Alienation），而觀眾便能夠自行產生分析、批評的精神，不受舞台形象左右了。

布氏的這套理論，從比較深遠的角度來觀察，主要是針對外在世界：社會、政治、經濟的景況而發的。簡略地說，也就是當人開始以慣性的態度去面對世間的一切時，心靈便愈來愈形麻痺，愈無法獨立起來思考生命的問題，相形之下便失去了對應「客觀」世界的的能力。因而，解決這難題的最好方式便是重新調整自己的內在步伐，以全然革命性的視野去觀望外面發生的一切事物。這時，人是可以有抉擇能力的。譬如說，當一位劇作家對他所處的客觀環境不滿時，他一方面入乎其中，一方面又超乎其外。一旦他把這種精神帶上舞台時，觀眾所看到的便是一個具有批評性的嶄新的創作觀，而不是將「客觀」環境視作永遠無法改造的對象了。依布氏的看法，社會、政治、經濟體系之所以能改善，劇作家所佔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他們透過「間離」的技巧，能將觀眾引向改革現實世界的道路，這股力量比什麼都來得大。

## 「四川的好女人」 是典型的史詩劇場

而「四川好女人」便是布烈希特幾個典型的史詩劇場之一。整齣戲在演出過程中，不斷以「間離效果」提醒觀眾，面對劇中所提出的問題進行思考。

「四川好女人」主要描寫三位神明下凡到人間來尋找好人，幾經週折，終於找到一位名叫「沈德」的妓女，為了嘉賞他的善行，神明們資助她開菸草舖，此時，一些過去曾經侮蔑、欺凌她的三教九流，見她發了「橫財」，馬上一改過去的惡劣態度，回頭來求助於她，沈德見狀，非但不排拒他們，且善心地幫助這些人。爾後，就在她錢財幾乎散光時，風流倜儻、存心不良的飛行員楊孫更欺騙了她的感情。沈德在無可奈何之餘

裝扮成表兄水大，開始整頓菸草舖，果然在不久之後，他的菸草舖擴充為菸草工廠，並且敦請楊孫做工廠的經理，但楊孫當了經理，工人們備受剝削與宰割。不久，外傳裝扮成水大的沈德謀害了沈德，三位神明終於又出現在法庭上，欲判她謀害的罪行，沈德在屢經掙扎之後，揭去面具，露出真面目，神明知曉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建議沈德每個月裝扮一次水大，繼續行善，於是駕著浮雲回到天堂去。

神明們認為只要這世上有一個行善的人，人間便不至於太悲慘。問題是這樣的行善，非但不能推進社會進步，而且將造成極大的禍害。因為如果只像沈德一樣做一名慈善家，其結果便是讓生活在他週遭的人，不斷陷入無知、愚昧、受環境擺佈的狀況。只要這社會上大多數的群眾，因無法在經濟上獨立而備受外在條件控制時，水大這樣的人便會出現，他代表著資產階級悠閒、富裕的生活型態，為了不斷擴張個人的財富，資金，他用盡全部的心思，無情的剝削、掠奪烟草工廠的員工，布烈希特藉三位神仙的口吻，極諷刺的說，只要沈德每個月扮演一次水大，這世界仍會是美好的。事實上，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說只要這世界上有沈德這樣的人，便會產生像水大這樣專事奪取他人血汗的資產階級。因而，「四川好女人」這個「好」字，其實是反話，是嘲諷的意思。因而，唯有人們不再重複沈德消極的行善，而代之以積極扶持窮困的人使之經濟獨立時，水大似的資產階級才不會再囂張橫行。

「四川好女人」一劇以沈德這個角色為典型，探討階級的問題，並呈現出人與環境的對應關係，整齣戲帶給觀眾極大的震撼，這震撼同時也引發人們思考，為了避免剝削與掠奪，受迫害的群眾，應該主動地站起來與資本家力爭，唯有透過不斷的鬥爭，平等的經濟制度才會在人間誕生。而當然，布氏既以史詩劇場的結構來架構這齣戲，他正面、積極地質問觀眾，希望觀眾站到對立面來思考問題，也蔚為本戲的一大特色—沈德在戲尾向神明提出幾個她無法解決的問題，正是觀眾應該主動去面對的難題。

沈德最大的問題，即是「如何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且讓我們也共同來思考這個問題罷！



# 以詩紀念「五四」

／本刊編輯部

「五四」是現代中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日子，中國人民在這一天暴發了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怒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聞此驚雷而變色喪膽，中國青年從此覺醒起來，投入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洪流，推動歷史的發展，改變了中國的面貌。為紀念這個偉大的日子，本社在五月四日晚上七時，假耕莘文學院舉辦詩歌朗誦暨文學演講會。

詩歌朗誦分「抗戰詩」、「大陸傷痕詩」、「台灣新詩」三部份，共十六首，每一首都表達了中國人民爭生存、爭民主的心聲，充份體現了「五四」的精神。朗誦者都頗能掌握原詩的氣韻，激昂處令聽者蕩氣迴腸，哀婉處則令人低迴不已。全場三百餘位來賓的情緒隨著朗誦者的語調、感情，時或高亢，時或悽愴，達到主客交融的

境界，允稱一場極為成功的朗誦會。

朗誦完畢，即由首揭現實主義大旗嚴厲批判「現代派」僵斃詩風的唐文標教授演講「我的詩生活」。唐教授敘述自己由「現代派」中覺醒過來的過程，語意真摯動人。繼由陳映真先生講「讀馬奎茲的百年孤寂」，陳先生以風趣的口吻，談他讀「百年的孤寂」所學到的功課，亦莊亦諧，一座俱歡。陳先生講完，在座的胡秋原先生、楊逵先生、錢江潮先生、本社社長黃溪南先生、曾祥鐸先生相繼發言，氣氛極為熱烈。至九點半左右大會圓滿結束。

這次的「五四」紀念會由於主持節目的尉敦授台風穩健，節目進行極為順利，而汪立峽先生生動活潑的報幕更使節目增色不少，本社特此申致謝意。







尉天聰說：

「今天是五、四紀念日，我們所以要紀念這個日子，主要是因為它代表了中華民族爭取生存的決心。今晚我們所以用詩歌朗誦的形式，就因為詩是民族的心聲。今天我們要以抗戰時期的詩歌，天安門事件以來的大陸詩歌，和我們在台灣近些年來所創作的詩歌，來顯示中國人勇敢奮鬥的精神，在這些作品裏，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中國人的堅忍力量和對未來不熄的信心。」

黃秋麗以清新、動人的聲音，朗誦舒婷的「致橡樹」、高準的「陽光的召喚」與鄭炯明的「給獨裁者」。



王津平以他宏亮的嗓門，雄渾的音質，熱情地朗誦駱耕野的「不滿」、方含的「人民」與林華洲的「子彈」。

名歌手楊祖瑋朗誦抗戰時期詩人任鈞的「十二月的行列」與當代詩人施善繼的「中國，您往哪走？」





黨外政界名人孟絕子，以他慣常冷靜的語調，朗誦王璇的詩作「老兵」。

唐文標說：

「十年來，雖然我沒有寫過一首詩。但是，我沒有一天、一刻離開過詩。詩對我而言，絕對是接近現實、接近生活，與人民的日常作息密切結合的東西，我希望，大家一起來為中國的現代詩努力。」



唐澈是目前備受矚目的年輕詩人，他同時以國、台語朗頌自己的詩作——「寫給春風」。

陳映真說：

「馬奎茲給我的教育是：現實主義還有十分遼闊的發展前途。現實主義絕不必是板着臉孔，皺着眉頭，把陰慘的「真實」不厭其煩地刻劃，不容許一點點幻想，一點點異想天開。馬奎茲在他創作實踐中，豐富、多采地吸取了民族生活中迷信、神秘，這些人民文化中的傳統，創造一種咒語一般的現實，去表現着作者一定的認識和對世界的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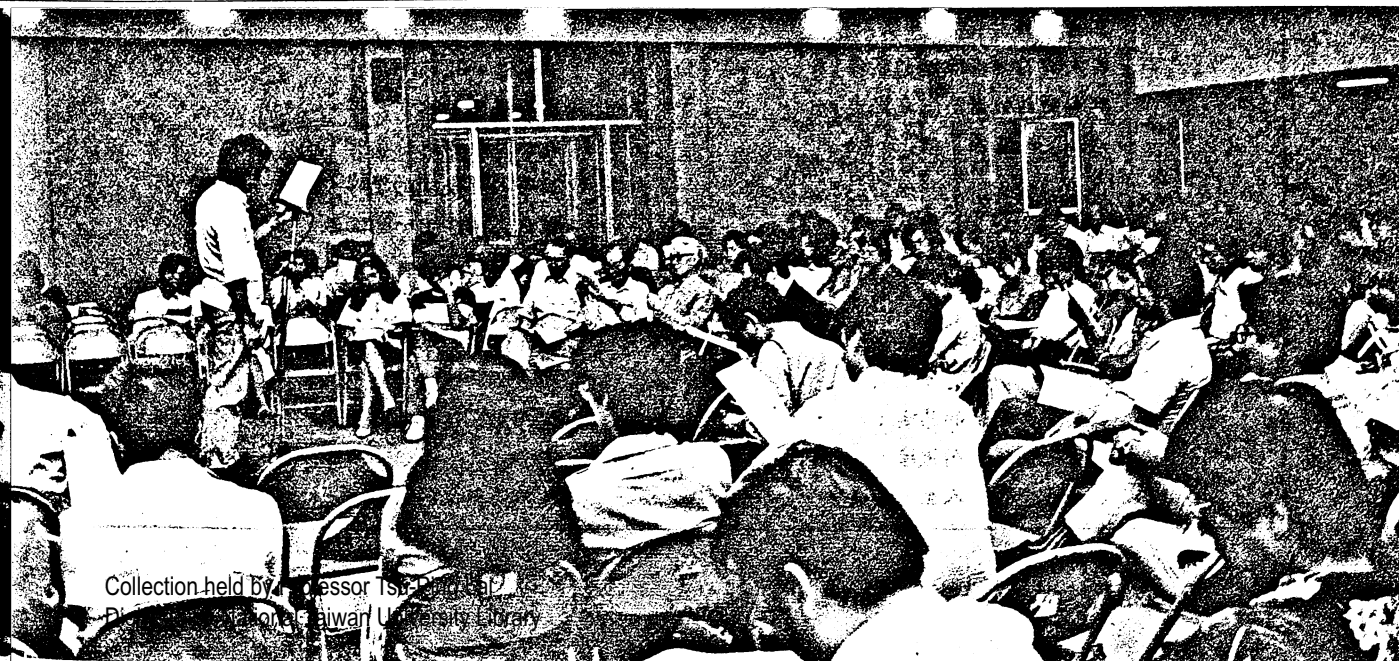




來賓曾祥鐸教授在自由討論時，提出了他對文學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他在今年五月三日參加的一次台北文藝界的座談會上也曾提到。他說半個世紀以來，文藝界一直在作不停的爭論，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應該是創作出偉大的文學作品來。足以反映這個時代的偉大作品之遲遲未見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的干擾，作家缺乏自由的創作環境，不能一展長才，是原因之一。卅年代作家本來是很有希望的一群，但在大陸「文革」期幾乎被一網打盡，這是文學界的慘重損失。此外，他認為中國作家們的天資是夠高的，但是，有沒有再補之以後天的苦學，以打好創作的穩固基礎，仍有賴於作家們作虛心的自我策勉。他希望大家都能享有一個自由創作的環境，更希望作家們以全副精力投入創作與學習。他相信中國新文學，一定會有光明的前途。

胡秋原：

五十一年前，我與中共的文藝總管周揚及左翼文人論戰，即舉出「沒有自由，就沒有文藝」、「文藝始終都是要自由的」，經過幾十年，事實證明我的主張是正確的。這不是我的勝利，而是因為文藝自由是無人可以否認的真理。



# 遠方

● 林華洲

遠方積聚著風暴與鬱雷呀，  
遠方是夢與彩虹的故鄉；  
遠方擁擠著飢餓的人群呀，  
在非洲赤旱的原野上。  
遠方瀰漫著血腥與硝煙呀，  
在拉丁美洲的叢林山間。  
遠方擾攘著壓迫與革命呀，  
在亞洲次大陸的邊緣；  
遠方既令人滿懷遐思、無比嚮往，  
又令人心存疑懼、躊躇不前。

在遠方，  
有著我哀傷的愛情喲，  
在遠方，  
有著我幻滅的理想；  
在遠方，  
有人在異國的土地上流浪喲，  
在遠方，  
有人被囚禁在陰暗的牢房；  
歌與哭的聲音消失在風中，  
血和淚也灑在了路上。

＊ ＊ ＊

我是一個貧農的兒子啊，  
成長的歲月多麼辛酸。  
經歷多少勞苦和匱乏啊，  
聽聞多少哭泣和悲嘆；  
及至一個偶然的機緣，  
我終於懂得了人生的美善，

像揭去了眼前的黑幕啊，  
從此不再憤懣徬徨；  
在人生的旅途上，  
我總算找到了方向。

穿戴過沉重的鐐銬，  
獨居過陰暗的牢房。  
這些都算不得什麼啊，  
為了成就一個地上的天堂；  
像盛夏裏的鳳凰木呀，  
我曾經熱烈地仰望過太陽。  
却落得凋盡了一樹火紅喲，  
為那多變的大陸性冷氛圍；  
那是我心愛的一首歌，  
為什麼被離譜亂唱？

＊ ＊ ＊

在遙遠的北國，  
在那銀色的冰雪之鄉，  
是誰在熱切地盼望呀，  
她那向南凝望的雙眸，  
像秋天的晴空一樣澄澈，  
像夏天的海水一樣碧藍。  
她心中滿溢著對我的愛情喲，  
我渴望著早日和她團圓；  
但我的腳步為什麼  
還踟躕在這片土地上？  
她孤獨無依的身影，



屢屢在我夢中出現——  
寂寞地行在  
一條荒無人跡的長路上，  
有時候沐著淒冷的月光，  
有時候頂著火毒的太陽，  
有時候冒著早春의 寒雨呀，  
有時候踩著深秋的薄霜；  
多麼的痛苦啊！  
我的心被撕成了兩半。

＊ ＊ ＊

臨別前請容我再看一眼，  
妳這生我養我的地方。  
空氣中飄著我的呼吸呀，  
土地上打過我的印記；  
我對妳的刻骨思念啊，  
將會歲歲年年永不怠倦，  
像群鴉和諧的飛翔，  
盤旋在妳監獄的天空上；  
高田種小麥啊終久不結穗，  
男兒在他鄉呀馬得不憔悴。  
假如只能在異鄉流浪，  
永生永世不得回歸家園，  
生命將不再具有意義喲，  
只是浮萍般隨著風波漂蕩；  
我寧可失去行動的自由喲，  
像故鄉的榕樹一樣，  
把枝葉伸向無盡的藍天，  
將根幹紮入深厚的土壤；  
放逐是法西斯惡毒的詛咒喲，  
慢慢枯萎的痛苦更甚於死亡。

＊ ＊ ＊

像從蛇口裏攫奪玫瑰，  
像在蜂巢上採摘玉蘭，  
是誰在亞非拉爭取自由民主呀？  
是誰在第三世界掀起反帝巨浪？  
人權的序曲是拷打和囚禁，

法治的前奏是棍棒和刀槍，  
向著人民的這樣一份愛喲，  
為什麼會那麼艱困而危險；  
但只要你能忍苦受痛啊，  
一定會得到鮮花與蜜糖！

你也許忽然消失不見，  
被送到某個神秘的地點，  
然後，經過油鍋和刀山，  
經過地下偵訊室曲折的長廊；  
受盡了死亡的威脅與恫嚇喲，  
遍嘗了拳頭、巴掌和皮鞭。  
傷痛疲倦的失路旅人啊，  
監獄是你風雪中歇息的客棧；  
鞭痕與傷疤都將消褪呀，  
愛與恨的種子埋進了心田。

＊ ＊ ＊

遠方是激昂的高歌，  
遠方是哀恸的哭泣。  
遠方是無邊的記憶喲，  
吊掛著一串串沉重的嘆息；  
遠方是騷動與吶喊喲，  
常在我心中喧嘩迴響。  
遠方是崎嶇的長路喲，  
滿佈著驚嚇與試煉；  
我既熱切地憧憬著遠方喲，  
我更深愛著自己的鄉土家園。

雖然我昨日的理想啊，  
未能實現。  
雖然我哀傷的愛情啊，  
不得圓滿。  
但你在異國流浪的，  
終將還鄉。  
而你在牢中囚禁的，  
也必得釋放；  
只要你們還堅持著愛喲，  
一定贏得勝利的明天！

# 回歸偉大的 韻文傳統

—林華洲訪談錄

■本刊編輯部



編按：被詩評家唐文權推定為台灣最佳詩人的林華洲，對大多數人而言是個陌生的名字。他曾以不同的筆名寫過許多的詩，極大部份發表在「老」夏潮雜誌。其中予人較深刻印象者，計有「海邊」、「鐵路工人之歌」、「子彈」、「他的汁液」……等，與年前發表於「大地生活」雜誌的「誰來晚餐」、「澳南悲歌」，最近將由遠流出版社出版他的詩集「澳南悲歌」。

農家出身的林華洲當過職業軍人，一九六八年因陳映真案判處六年徒刑。出獄後作過多種行業，包括開鑿隧道的鐵路工人；多樣的歷練使他深刻地進入了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他寫作的豐富題材。

對於林華洲，現實主義的詩作絕不止是生活中瑣碎事物的排比堆砌，而是通過對於生活樣態的敘寫呈現人生觀與世界觀，這從他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証。

雖然詩觀正確，作品優秀，但因數量不豐，因之未能在詩壇上發生一定的影響。本刊特以詩人節之便，刊出本訪談錄，期能有助於優良的民族詩風之闡揚！

□請問你對於詩內容和形式的問題有什麼看法？

■ 包括文學在內的一切藝術都存在著內容和形式的問題，在文學則為「寫什麼」和「如何寫」。「寫什麼」是文學的共同課題，而「如何寫」却是個別的文學形式各自的課題。比方說，「愛情」這個題材，戲劇、小說、散文、詩皆可為之，但却有它們各自不同的寫法，也因了不同的寫法而區別了它們之各自為戲劇、小說、散文和詩。「寫什麼」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受到該作家人格結構、生活經驗、知識背景和意識型態等因素的制約；至於「如何寫」的問題則較為複雜，一般而言，任何藝術創作都有它基礎性的技術層面，比如攝影之機械操作，繪畫之素描、調色，文學之語言表達，以及在這些技術層面之上的藝術層面。兩者都可以經由一定的訓練而加以掌握，尤其是技術性的能力。

□既然作家寫作的內容早被本身的條件所決定，為什麼還有人要提倡新詩的寫實主義？

■ 我想，他們無非是要求作家一本自己的身份誠實地寫作。

我們知道，一個人或一個社會要有怎麼樣物質狀況才有怎麼樣的精神面貌。物質狀況包括所得、消費、人際關係等等；精神面貌則包括感覺、意識、思想觀念等等。身處第三世界的中國人的感覺、意識、思想觀念一



定不同於第一、二世界富裕社會中的白人，而即使在同一個社會中也因為分屬不同的層級而有不同的精神面貌，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源則為物質條件的不同。以我們的物質存在狀況而在作品中高喊孤絕、疏離等等實在是有點東施效顰的味道。『太平廣記』上有這麼一則故事：

魏晉之間貴族普遍有餌藥的風尚，有服松脂茯苓者，有服煉製的重金屬者，也有服玉屑石粉如五石散者，一時之間服石餌藥成為身份的象徵；其中服石者服後全身發熱，稱為「石發」，于是就有那麼一個人，比方說是鞋匠王三罷，忽然脫光了衣服躺在城門邊「展轉稱熱」，旁邊圍了一圈看熱鬧的人，有人問他：「怎麼了？」王三答說：「我石發！」就中有認得他的人不覺失笑道：「你鞋匠王三奈何充富貴體！」王三眼看混充不過，急忙辯稱真的在飯中吃下碎石云云。真是一幕趣劇，其中頗堪注意的是這句「奈何充富貴體」。像丹朮、五石散這些當時非常昂貴的東西只有士族的富貴人才服得起，只有他們的富貴體才養得起「石發身熱」的富貴病，至於一般寒門百姓謀衣求食尚且不易，那有餘錢餌藥服石。在今天，開發中的第三世界國家切身的問題一大堆——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問題錯綜複雜，以體質而言，根本就是鞋匠王三一類的「貧賤體」，以貧賤體而裝富貴病，豈不可笑。所有口稱孤絕、虛無、疏離的本地作家，也無非都是些裝富貴病以充富貴體的王三之流亞。一個作家，首先應該找到自己的身份，然後才能清醒地、誠實地寫作。

□對於「平白易解」這樣一種詩風的提倡，你有什么看法？

■平白易解只是詩之可傳達性的必具條件，是文學的共性。過此之外，詩應該還有其所以為詩而不是戲劇、小說，尤其是散文的質素在。若只一味強調詩的平白易解，則不是在提倡詩，而是在取消詩，因為順此方向一路下去，詩必將混同於散文而終致消亡。當然，在前一階段，甚或目前階段，提倡詩的平白易解大致上並沒有錯，因為，在此之前，

台灣現代詩的弊病是「不知所云」，也就是一個語言的問題。

在所有文學形式中，以詩對於文字的誤差寬容度最小，一個好小說家偶爾寫出不順甚至不通的句子而仍不失其為好小說家，但一個文字不通的詩人却絕不會是好詩人。語言是思想的演算符號，語言的能力也就是思考的能力。聽說年輕一代普遍地有語言表達——也就是思考能力低下的問題，毋怪乎他們要利用一種不必思考、也根本無從思考的文學形式——現代詩來抒發他們青春期的滿腔騷動，這就是現代詩這種「逃避的文學」提供給年輕一代的「文學的逃避」。

我建議年輕人多讀古典。中國文字繁多，有些因為不用而成了死字，有些因為少用而詞義變窄，多讀古典除了拓廣詞義，兼可體會音韻之美；尤其是有志於詩的年輕人，更應痛下「識字」的工夫，切實掌握每一個字的詞義調性、培養好語言表達能力，因為這個技術層面的能力是做為詩人的基本條件，在這個條件之上才能談及其他。

□那麼，詩在平白易解的基礎上還應該講究什麼？

■詩的「藝術性」。但這頗難解說，古人論詩標舉「意境」，也只能舉例說明。在對於新詩的藝術上的見解，我十分同意朱光潛，朱氏之高明，在能以豐富的學養、開闊的眼界透澈了解詩的本質，並具體地分析中國文字的特性以釋明中國詩的特質，因為只有透過對於這些特質的認識，才能在詩的新舊交替之際對於傳統的揚、棄、取、捨有正確的抉擇。「橫的移植」是一定行不通的，「縱的繼承」又該如何繼承？我想，朱光潛的「詩論」一書以及其他相關的著作可以提供很好的參考。

台灣新詩的發展似乎已經到了需求一種正確、深刻而細緻的詩論來加以指導的時刻，這只要看看一些新起的、有覺悟的年輕詩人之大量寫平白易解的詩，又不以平白易解為滿足可以得到一定的說明。

□在你的作品中，除了用韻之外，似乎還企圖建立固定的格律，對於這點你有什么話說？

■ 不錯，是有這個意思，但也只是在嚐試之中而已。舊詩解體之後新詩尚未定形之前的這個階段，我想，每一家的詩都只可以看作是詩新定形運動的長路上的一些小實驗。

音韻是格律的一部份，音韻的格律在舊詩中是很嚴格的，而在新詩中即使最講究韻律的詩人，也只是押腳韻而已。句子也只求口吻調利，不過，即使只是這樣，也還是有人頗不以爲然，他們認爲新詩就是自由詩，應該拒絕一切格律的束縛，越自由越好，他們更認爲格律化會導致新詩的死亡，爲了避免新詩的死亡，應該反對格律化，從中國文學史上韻文形式的演化情況來看，詩經以降，經歷楚辭、漢四言、魏晉五言、唐絕、律、宋詞、元曲等等一連串的興衰嬗替，在新舊交接之間都會出現一段或長或短的過渡時期，這段期間內的作品形式繁多，體裁自由，但歷史是不斷地向前進展的，不可能永遠停留這一個近乎無政府狀態的過渡時期，還是慢慢地向著格律化的方向運動，一直到確立了另一個新的韻文形式。老的死了，新的誕生了，成熟了，老了，又死了，又有更新的誕生了，這是歷史進步的規律，我們實在沒有必要擔心新詩因爲格律化而趨於成熟以致死亡，偉大輝煌如唐詩宋詞都死了，新詩又算得了什麼？而且只有在新詩死亡的基礎上才可能誕生另一個新的韻文形式。歷史上新舊王朝交替之間，不都有一段天下大亂群雄並起，盜賊紛出的時期嗎？不也總有那麼一些人——經常是盜賊而不是群雄——夢想著在那樣的無政府狀態之下無法無天的自由能長地久地持續下去嗎，但歷史發展自有它的客觀規律，天下大勢總是那麼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且是以分爲變、以合爲常，天下大亂一定要走向天下大治，走向一切依法行事，走向事事物物有定則、有規矩，走向一個新王朝的誕生，雖然這個新王朝也仍然要走向衰朽、覆滅。

□卅多年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分別在兩種不同的政經制度下各自發展，不同的社會型態和發展階段必然有不同的文學成就，請問有什麼看法？

■ 雖說不同的社會造就不同的文學，但因爲都是在相同的文化傳承之下使用相同的文字創作文學，所以在「如何寫」的這一點上應該沒什麼大的差異，有差異的應該是「寫什麼」。不過，這種推論和事實却有些出入，尤其是關於詩這一方面的情況，本來，詩是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學形式——只要看看詩之難於外譯以及外國詩論之不適用於中國詩可以得到說明，所以，兩邊的詩在形式上應該十分近似才對，事實上是兩邊的詩竟然比兩邊的小說乖隔得厲害。至於成就方面，有一種說法是：小說，台灣優於大陸；詩，大陸領先台灣。小說的狀況我不確切知道，詩方面則確乎如此，比如駱耕野的「不滿」，用字之精當準確——包括辭義的正確和韻律的適當——意象之豐繁厚實，思考之縝密周全，結構之平衡完美，放之台灣，可謂無出其右者。我想，台灣之所以不及，在於三十多年來新詩發展的主流一直背離了中國偉大的韻文傳統，對治之道當然是儘速回頭和這一偉大的傳統接榫掛鈎。

□對台灣新詩未來的發展抱持怎樣的看法？

■ 寫詩或寫小說據說是一個風尚的問題，但一種風尚一定有它的物質基礎，例如歷來詩風之盛是因爲開科取士的結果。所以，從這個方向看，詩的前途應該是樂觀的，因爲工商社會使人變得忙碌，時間被分割得十分細碎，不適用於讀長文如小說，而較便於讀詩，這當然要詩本身經過一番變革，能爲大眾所接受，詩的中興才可預期。



公害問題

本刊編輯部

## 「工業局」掩耳盜鈴

台灣地區工業廢水及廢氣造成的農產及水產損害，自六十三年以來，已經愈來愈嚴重。其直接或間接遭受污染的農田已達六萬餘公頃，佔總面積的百分之十四。造成污染的主要是石油化學工業、紙漿廠、染整廠、電鍍工廠、皮革廠及大畜牧廠排放的廢氣和廢水。農業局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站在保護農業生產的立場，乃將污染的實況發佈給外界，以提醒大眾關切。豈料工業局竟然在不久前舉行的經濟部所屬四局聯席會議中，提案指責農業局擅自發佈有關工業公害的消息與意見，這種蠻橫的作風，聯席會居然還議決，農業局日後對「公害問題」有意見，須先核定才可發表。居住在台灣，要免遭公害已經太不容易了，現在連瞭解生活環境污染程度的權利都要被剝奪，不是太過份嗎？

## 人人製造垃圾，處處拒絕垃圾

三重市公所在堤防四號水門外河川公地上，另闢一處垃圾傾倒場，但在五月六日第一天前往傾倒垃圾時，又遭當地里長和民衆出面抗議阻擋，市公所爲免糾紛擴大，隨即暫時封閉該場。隨著人們日常生活和消費習慣的改變，台灣地區垃圾的生產量愈來愈是驚人，加以可供處理垃圾的地方有限，類似三重市一般垃圾無處傾倒的城鎮比比皆是，省府乃不得不在新年度中增列二億元的經費，協助幾個垃圾問題較嚴重的市鎮先行解決，這些地區初步決定爲：三重、新莊、板橋、永和、中和、中壢、旗山、路竹和台中市。

## 高雄紅毛港居民厭惡公害

台電公司大林發電廠的露天運煤輸送帶，位於高雄市小港區的紅毛港，全長三千多公尺，貫穿紅毛港地區，是台灣地區最大的輸送帶，也是因爲工業污染招致議論最多的建築物，未來運煤時，必將煤屑滿天。紅毛港的海水已被高雄港進出的商船污染了，地方居民皆盼政府趕快完成遷村計劃，以便早日離開公害。

## 本省農藥使用量居世界之冠

台北市議員于秉溪在議會中指出，本省蔬菜使用農藥量爲世界之冠，每公頃達三點一公斤，省府今年曾發表檢驗一千六百餘件葉菜類的結果，其中一半含有殘餘農藥，顯示菜農未嚴守農藥規定濃度及安全採收間隔期，而果菜公司全年檢驗費僅二萬四千元，對蔬菜殘餘農藥之檢驗漠不關心，草菅人命。于議員指出，消費者如長期食用農藥殘存量高之蔬菜，可能產生慢性中毒，發生神經混亂、疲勞、不孕以及胚胎畸型等現象。

農藥的濫用在第三世界國家已經造成很大的問題，四月在日本舉行的國際消費者協會，專門由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針對這個問題提出討論，希望國內有關當局也能特別重視農藥在台灣濫用情形。

## 久未改變的付臭劑外洩

輔導會的基隆市欣隆瓦斯公司置於八德路的付臭劑（瓦斯內添加的一種有味道可辨認之氣體）貯藏所，近半年來經常有嚴重外洩現象，居民

及路過駕駛人飽受其害，均怨聲載道，可是該公司卻一直不見改善，後來經報紙披露之後，才派員檢修，總算解決一場公害問題。

## 太空梭上看地球—— 一顆灰色行星

美國太空梭挑戰者號的太空人們說，在五天飛行中，他們對在他們下方圍繞地球四周的污染程度感到震驚。挑戰者號指揮官魏茲指出：嚴重的污染幕好像燃燒木材的藍色烟霧，它似乎懸掛在每塊陸地的上方，甚至未開發國家也如此。很不幸的，這個世界正快速變成一個灰色的行星，我們的環境顯然每下愈況……，我們正在弄髒自己的窩。

## 濫捕「魩仔魚」，無異殺雞取卵

「魩仔魚」是所有魚類幼苗的總稱，撈捕魩仔魚的細密漁網，原先是由日本人推廣的，但在日本使用一年後，發現因為幼魚都被撈光，無法成長大魚，大魚又無小魚可吃，於是漁業資源遽減，日本政府乃斷然下令全面禁止撈捕魩仔魚。可是撈捕魩仔魚的細密網却被賣到台灣來，撈捕魩仔魚在台灣迅速成爲一個新的漁業，在本省漁民大肆濫捕魩仔魚的情況下，本省沿海漁業資源已經急遽減少，導致漁業日益衰退。漁業主管單

位雖有鑑於此，規定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禁捕魩仔魚，却不全面禁捕，因此，其餘的七個月，一些短視自私漁民依舊大撈特撈，再長此下去，漁民們可能會先嚐到沒有魚捕的苦果，我們的子孫也將要沒有魚吃了，不知漁業主管單位還有什麼可以管轄的？

## 「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三讀通過

立法院於五月十七日三讀通過「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據三位召集委員聯合發表的談話指出，水污染防治法自民國六十三年公布施行，迄今八年，績效不彰，仍有不少海域及河川遭受污染，影響國民健康，並造成農漁業之危害。爲因應當前之需要，乃針對缺失，配合實際情形加以修正。本法全文卅二條，修正重點在明定主管機關、擴大管制範圍、提高罰鍰，及增列規定水污染受害人請求賠償，由當地主管機關召集雙方協商，所得協議，賠償人如不履行，受害人得逕行聲請法院強制執行。

法貴在執行，希望有關主管機關能夠切實執行，尤其能夠從對一些公營企業和民營大企業的污染源整頓開始，以表彰效。否則像以前即使有法律擺在一旁，但對於類似彰化台化公司、南港啓業化工……等，污染了十幾年的大污染源，又奈何？

## 搶回過去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現在請你閱讀這些詩人的詩集，他們爲你也爲詩搶回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從七〇年代開始，現代主義在文學、詩、繪畫、音樂等各國陣地敗退下來。新詩大論戰後，爲現實主義的、中國風格的、干涉生活的文學藝術，準備好認識的條件。 —陳映真

- 林華州／澳南悲歌／定價80元
- 詹 澈／土地，請站起來說話／定價80元  
／預約單冊八折
- 廖莫白／戶口名簿／定價80元三冊190元

與蔣勳詩集合購四冊 245元，遠流出版社郵撥189456號。